

# 古今繡線譜



上海女子書局發行

# 叙

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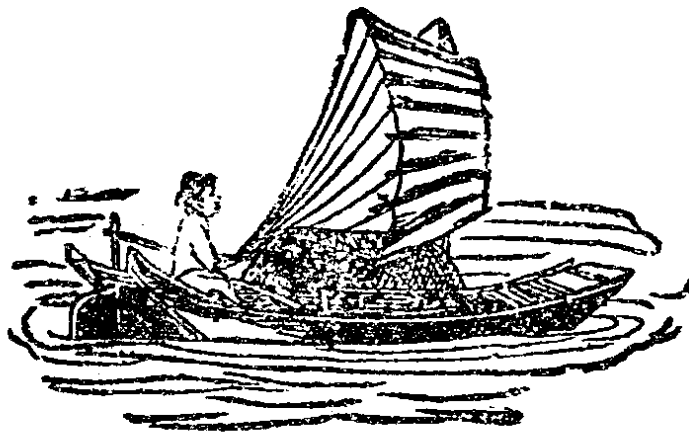
今年炎熱且旱。腦筋沈沈。筆枯墨槁。硯田欲裂。蓋已荒書日久。百事俱廢。思有著作。俱不能屬稿也。俄有鄰友走告。省中某議員出缺矣。身後遺產。未有遺囑處分。妻妾因是爭攘。聽其言。至尋常無價值。置之不答。忽同坐者問曰。某議員果有妾耶。胡未前聞。友曰。某君固有妾。且彼之得妾。其事甚趣。蓋某名曾挂黨籍。項城時代。偵探四出。以戮辱異己爲能事。某往來家鄉間。竄匿無定。時在盛夏。復聞緹騎追蹤。至急。駕小舟。潛行曲港。港盡得一沙灘。園墻修竹。地頗幽勝。不覺舍舟入園。循行竹徑。徑盡有一小室。推扉直入。聞水聲琤琮。則有一女郎。方獨身澡浴於室內。女驚駭。意將呼

拒某已遙見追者及門外。乃亟搖手哀女郎。述逃亡之故。籲求藏匿。因以浴巾自掩。蜩縮盆後。以脫於難。女家固小康。父亦耕讀累世。以女既現色身。且念某雖有家婦。固亦知名士。因嫁某爲小星焉。卽今妾是也。同坐聞是事。皆軒渠鼓掌。僕亦繞室彷徨。爲之憮然不置。因念嫺緣湊巧。如此類者。亦不知凡幾。冥冥之中。若或主之。若或尼之。當其境者。或有幸。不幸。此情編淚史。所以書不勝書也。但古今人於嫺緣離合。雖東鱗西爪。頗有記載。未有彙勒專書者。爰搜古今事例。分門別類。著爲是編。都爲四十四類。名曰嫺緣譜。大抵皆奇情異趣。可驚可喜之作。凡二百八十餘則。方今自由婚媾之說。推波揚燄。激增未已。誠如坐飛艇者。糜軀塗腦。死亡踵接。而空中交通之鼓吹。益復津津不倦。吾悲夫。青年男女。世緣之經歷。至淺情。

海。之。波。折。無。窮。無。針。無。舵。泛。舟。於。慾。海。之。中。鮮。有。不。遭。傾。覆。者。得。此。一。編。  
差。如。海。燈。照。夜。不。無。航。線。可。循。則。誠。讀。者。之。幸。而。作。者。之。望。也。是。爲。序。  
中。華。民。國。十。四。年。歲。次。乙。丑。四。月

編者王 藝識

古今  
嫵緣譜  
紋



## 例言

一凡男婚女嫁。爲人生不可避免之大事。青年男女。每有因一著錯誤。貽憾終身者。作者惻然憫之。因將古今來婚媾事例。足以模範昭炯戒者。甄采諸家筆記。及自己見聞。分門別類。著爲斯冊。以供青年男女之龜鑑。

一所搜事實。但分門類。不序時代之先後。佳耦怨耦。一律兼收。孔子刪詩。不廢鄭衛。以待後人之懲勸。亦竊比斯旨耳。

一凡男女戀愛。離合無定。有類似媾緣。而實非媾緣者。以不符本書名義。概從割棄。然亦有事頗哀艷可傳。循覽數過。終於不忍割棄者。間亦徵采一二。似無傷於大體。或爲閱者所諒。

一作者初意。每一事例之後。擬附評論。既以冗俗未果。實則貞淫正變。按而不斷。勸懲之旨自在。世間不乏聰明男女。當能會心於弦外。如必引繩批根。一軌於正。反落言詮之下。乘願普天下男女。廣讀是書。用勸用戒。反求諸己。勿負作者婆心。斯足以告慰矣。

一作者牽於俗冗。成書匆促。對於本書。有抱憾者三事。門類不廣。一憾也。抉別未精。二憾也。搜討未遍。三憾也。然椎輪既具。緣飾自易爲工。完備之望。自當期之異日。

一人生關係之密切。無過於男女。男女言情之結果。必要以婚姻。本書徵采各節。皆古人筆記之精華。且都係實事。毫無虛構。得此一編。勝讀言情小說千百部也。

一本書可使未訂婚之青年男女讀之。既讀以後。設想自己將來之婚媾。屬於何類。思之甚有趣味。

一本書可使已訂未婚之青年男女讀之。既讀以後。設想自己訂婚之經過。與書中何類相似。思之更有趣味。

一本書可使初婚之青年男女。在水晶簾底。茜紗窗下。凭肩並頭而讀之。既讀以後。思二人結婚之經過。與書中何種之事項相似。如我二人之事例將來亦可傳載否。錦心香口互相商略。思之尤有無上之趣味。

一凡在男女交際互相慕悅之際。皆可以本書互相投贈。因本書實爲香艷之作。古今男女愛戀之情。無不賅備也。

一凡遇男女親友同學。在結婚之際。皆可購贈本書。作爲禮品。因本書事



例豐富。文字香艷。鼓琴鼓琴之餘。大可爲新夫婦閨房中消遣之妙品。不比他種消耗品。時期一過。一無顧盼之價值也。

一本書內容。不但青年男女可看。卽中年或老年男女。亦皆歡喜觀看。因有許多事例。趣味深長。不專屬於青年男女故也。

# 古今嫺緣譜目錄

## 椒殿嫺緣一 共九則

辜負鸞衾治九州

糜弧箕服實亡周

靈夢臺前色未衰

被底鴛鴦解踏花

楚舞楚歌配大風

妙女除妖達九閻

青城山上有王氣

高吟紅葉龍心喜

宛似民間伉儷然

古今嫺緣譜 目錄

## 榮典嫺緣二 共七則

奉詔重行交拜禮

卿家家運合如斯

清風吹不倒蠻婆

我爲汝聯今世緣

唱罷一聲何滿子

劉郎莫恨蓬山遠

老臣夜不慣孤眠

## 金榜嫺緣三 共三則

阿翁偏是重科名

一

愧作彭宣拜後堂

詔恩歸去與如何

美滿姻緣四 共六則

才子達官美少年

汝能如此吾心慰

自知福慧難雙修

翁姑拜前兒婦後

不如我爲汝撫磨

爲郎秘製全緋散

風雅姻緣五 共八則

風雅豈宜列小星

爲謝冰人畫牡丹

良緣締自折枝花

此中合號畫姻緣

壓奩只用十三經

須防謝女弟兄才

此老猶慙我不如

風吹笙磬落詩亭

荆布姻緣六 共七則

赤貧并乏合歡牀

莫恃豪門毀禮義

欲借衣褐隱深山

不因貧賤貶高節

衡門之下可棲遲

琴書之樂樂無藝

佳耦古傳挽鹿車

### 金石嫺緣七 共十則

婦人所貴在乎德

坊建義夫邀例外

生死不渝君子交

甘爲呂家作僇人

兒心不棄喪明女

事出權宜亦可矜

紅氍毹上白頭人

爲尋故劍上金山

不遠千里爲卿卿

古今嫺緣譜 目錄

### 物色嫺緣八 共八則

自誇老眼不曾花

會當賀我得佳婿

狀頭人是賣糕兒

汝是當朝千里駒

天下士無如使君

風塵慧眼識英雄

亂世功名原重武

癡心輸與董先生

### 義俠嫺緣九 共十一則

慈悲宗旨俠心腸

四壁何堪累少女

三

古今嫺緣譜 目錄

與他祖父是詩交

吾文無用聊贈汝

無依孤女作螟蛉

應買青絲繡老虎

見義可為非獵豔

奈何令我奪人妾

合當重謝救夫人

關家女已不能歸

奴非碌碌市門女

生死嫺緣十 共七則

與郎三世為夫婦

一枝獨秀映冬青

願矢來生諧伉儷

郎君底事實胡粉

精誠所感石為開

人面桃花相映紅一一四七

一見屠郎眼目矣

同穴嫺緣十一 共五則

清英山前穴女骸一一四九

雙鴛塚上合歡樹

筵席從來無不散

死者不生生已死

素羅雙鎖鴛鴦頸

文字嫺緣十二 共七則

有人情重不言仙

得嫁此郎願已足

佩綸何幸得知己

遙念故鄉何處是

滿身風露立多時

方知紅葉是良媒

晚雲帶雨歸飛急

### 游戲嫵緣十三 共六則

祇我羅衾渾似鐵

人盡願爲夫子妾

江南綠柳未成陰

丐女原來骨裏貴

古今嫵緣譜 目錄

再入青廬試一回

使君玩掌玩孺子

### 離合嫵緣十四 共六則

兩家骨肉欣完聚

自言當得二千石

示我當年舊血襖

曇花菴裏對紅鞋

願爲雙鶴戲清池

虎不負人人負虎

### 割愛嫵緣十五 共十則

笑啼不敢做人難

黃娥今日可于飛

五

古今嫺緣譜 目錄

春光忽又下山來

相逢難把姓名通

莫謂候門深似海

襄王不戀般勳意

心有靈犀一點通

魚隨人歸破鏡圓

莫以今時忘舊日

山東葛亦近人情

撲翅嫺緣十六 共二則

焉能辨我是雌雄

木蘭底事不歸家

畫餅嫺緣十七 共十一則

白頭猶是守童男

郎君守義妾守貞

地下相憐有十娘

不知情愛爲何物

慎毋割愛做人情

此是女中第一流

紅葉成陰子滿枝

銷金帳裏參情禪

歸妹因緣且讓人

因緣簿上掛虛名

萬籟無聲盪自眠

仙遇嫺緣十八 共四則

此君堂上雲深處

十里山間有一川

藍橋本是神仙窟

留住半年經十世

顛倒嫺緣十九 共六則

我老不堪誤少年

讀經偏以禍蒼生

顛倒原來是一義

四人相對各歎歎

雪花有意翻花樣

兩家父母作冰人

波折嫺緣二十 共十一則

古今嫺緣譜 目錄

願嫁前夫抑後夫

不忍謀夫應告父

珠還全仗制軍力

不愧女中曲逆侯

縣公焉得不多事

嫂氏一言釀禍胎

撩得孤鴛入網來

記取婚人是馬公

風吹嬌女落銅井

渭南路上嫺緣譜

髮邊一點似飛鴉

泡幻嫺緣二十一 共八則

七



古今姻緣譜 目錄

一腔恨事鎖紅橋

對寫丹青五嶽圖

壯志未酬身已死

今宵佳景與人同

地上有身無放處

嫁與黔婁百事乖

妾委蛻兮盍送我

馬陸月夜我來時

強迫姻緣二十一 共五則

我謂縣公愛美才

事已如此復何言

還當泥首謝天恩

此恨縣縣鎖瀟臺

揉木成舟可奈何

乖謬姻緣二十三 共四則

于今穢史說聚塵

原來教孝有天子

亂倫差擬古文姜

習俗如斯真化外

放誕姻緣二十四 共六則

狐蹤隱約牆東北

中夜相從知爲誰

墜歡收拾亦前緣

休負滄波好月天

風流佳話傳三笑

鞦韆板上小蠻鞋

薄倖嫺緣二十五 共九則

小姑居處實無郎

不應悔作團頭壻

負心漢子寒心否

奈何竟背海神盟

琵琶絃上女兒血

飲得黃泉也是酸

蝴蝶不來夢未醒

抱得衾裯猶欠死

新特求來舌已紅

古今嫺緣譜 目錄

機械嫺緣二十六 共三則

巧借天燈修舊怨

假途故智學桓伊

敢謂子面如吾面

孽海嫺緣二十七 共七則

縱報兄仇已失身

佛門造孽應有報

莫話當年得意事

這回還了相思債

宛似蝦蟆落水時

吁嗟一婦有天知

我是當年捫乳人

古今嫺緣譜 目錄

怪異嫺緣二十八 共九則

妙想天開布鵲橋

不妨題作柳林子

古塔何來美丈夫

繡被長年勞展轉

妾自桃花津上來

淺斟低唱值千金

紅粉何如白骨香

無端邂逅綠衣郎

疑是神仙拒火食

破耗嫺緣二十九 共四則

笑指鴛鴦三十六

一〇

劫婚不遂受笞刑

一生積善付淫波

試問郎君好色無

恨海嫺緣三十 共七則

一生怨憤鎖良心

家道難于蜀道難

恨不香魂葬馬鬼

可憐母也不諒人

官艦分明鬼一舟

點燈登閣各攻書

誓將誤嫁認天庭

意外嫺緣三十一 共十一則

阿儂身世付棋枰

天教獸長作冰人

欲得馬家女不難

裸露可令高斗見

權臣這樣下梢頭

糕垂盡矣值無多

天賜夫人達九重

運來頃刻成家室

封姨好事作蹇修

三宵同臥不解衣

誰知佳婿卽儂相

指鹿嫺緣三十二共三則

古今嫺緣譜 目錄

何堪生受朱提餽

不做媒人作丈人

與君遭際一般艱

懊惱嫺緣三十二共九則

愛女奈何配武夫

十首悲題留客邸

不遵禮制不爲婦

孝義兩虧非吾夫

縱有風流無處說

一腔幽鴛賦雙鶴

月轉花梢玉漏長

新詩和淚寫郵亭

惱人誰祭東牀雪

畫裏嫵緣三十四 共三則

呼之欲出是真真

身是崑崙山上女

牀頭人是畫中春

幽冥嫵緣三十五 共六則

不妨成就鬼鴛鴦

也是嫵緣一小劫

願結前生未了緣

奈何恩亦墮名節

看來門第似鴛鴦

君是生人我是鬼

紅袖嫵嫵三十六 共三則

年來甘苦與卿嘗

辛苦流離歌團扇

小紅低唱我吹簫

異族嫵緣三十七 共七則

滿漢聯嫵誠異數

海外孤鸞不復歸

西山馬上撥琵琶

一間石室締良緣

異島聯袂驚兩載

心傷祖國捐私情

親主屬意劉家婦

夢兆嫺緣三十八 共五則

黑龍入夢翻魚缸

巧從白馬馱明珠

命婦當年曾入夢

嫺緣自昔夢神人

舟中人是呂家婦

再世嫺緣二十九 共二則

原是姜家舊玉簫

願來生生富貴家

方外緣緣四十 共二則

鼠姑花老心何毒

未許披緇參靜禪

古今嫺緣譜 目錄

痴癡嫺緣四十一 共二則

彩鳳甘心隨黑鴉

生平嗜好與人殊

斷袖嫺緣四十二 共九則

怕棄前魚掩袖啼

願將身試黃泉路

多事文人咏小史

爭鷄險釀醋風波

生緣未了期同穴

僞教小袖妬宮人

心悅君兮君不知

入地應如同命鳥

古今嫺緣譜 目錄

除桃未許他人食

異類嫺緣四十二 共十一則

猩娘長抱夫兒痛

哥兒真是殺風景

我是當年鄭四娘

山林辜負百年心

不歸我女當存子

風流好是偷香蝶

生肖屬鷄年十八

寸趾允宜匹瘦腰

靈鳳歸來抱女飛

新鴛合祀馬頭娘

一四

真個虎雌不噬人

草木嫺緣四十四 共四則

今宵欲把高枝折

不信蓮房有玉環

豔于林隱妻梅花

悔倩燕娘侑酒觴

左都四十四類共二百八十二則

# 古今嫺緣譜

椒殿嫺緣一 共九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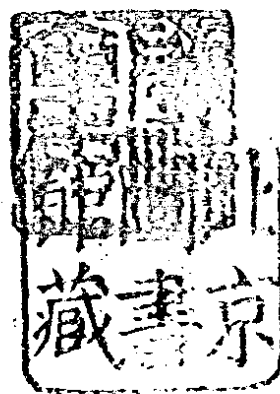
寡人好色。張皇水滸之行。天子多情秘密。長生之誓。情之所鍾。達乎貴賤。彼傲歷萬乘。託足清涼。非恩愛關頭。打勘不破。耶三千寵愛。特別垂情。欲不謂之前生緣分。而不可得。作椒殿嫺緣譜。

## ●辜負鸞衾治九州

禹長頸鳥喙。面貌醜惡。年三十猶未娶妻。一日行經塗山。瞥見塗山女。悅之。諷於女。欲與之訂婚。女亦不之却。遂諧鸞鳳焉。然以愛民故。晝不暇食。夜不暇寢。女常作歌以諷之。

## ●壓弧箕服實亡周

周宣王時有童謠曰。壓弧箕服。實亡周國。至是為幽王所聞。有夫婦鬻是器者。王使執而戮之。為弧服者方逃於道。聞有兒啼哭而收之。以奔於褒。後褒姒有獄。請進此女於王。以贖其罪。是為褒姒。幽王得褒姒而篤愛之。





生一子名伯服。用是竟廢申后。並太子。以褒姒爲后。伯服爲太子。

◎靈夢臺前色未衰

李夫人本以倡進。初夫人兄延年。善音。嘗於上前起舞。歌曰。北方有佳人。遺世而獨立。一顧傾人城。再顧傾人國。甯不知傾城與傾國。佳人難再得。上歎息曰。世豈有此人乎。平陽主因言延年有女弟。上召見之。妙麗善舞。由是得幸。生一男。是爲昌邑哀王。及病篤。上自臨候之。夫人蒙被謝曰。妾久寢病。形貌毀壞。不可以見帝。願以王及兄弟爲託。及夫人卒。以厚禮葬焉。圖其形於泉宮。諸兄皆尊官。後思夫人不可得。復作靈夢臺。歲時祀焉。

◎被底鴛鴦解語花

楊太真。以天寶四年六月。冊爲貴妃。次年七月。以妬悍忤旨。令高力士以單車送還揚銛宅。初出。上無聊。中官趨過者。或箠之。至有驚怖而亡者。力士因請召還。既夜。遂開大興坊。從太華宅以入。自此恩遇日深。九年二月。以竊吹竇。王玉笛忤旨。復放出。吉溫奏曰。妃婦人無知識。有忤聖顏。罪當死。既蒙恩寵。只合死於宮中。陛下何惜一席之地。使其就戮。而忍使取辱於外乎。上爲之憮然。中使張韜光送妃至宅。妃泣曰。衣服之外。皆聖恩所賜。惟髮膚是父母所生。今當就死。無以謝上。引刀剪髮一髮。附韜光以獻。上見之。驚惋。遽使力士召歸。益嬖

焉御苑新有桃花千葉。帝親折一枝。插於妃子寶髻。帝曰。此花尤能助嬌態。因呼爲助嬌花。五月五日。上避暑遊興慶寺。與妃子晝寢於水殿中。宮嬪凭闌倚檻。爭看雌雄二瀾。戲於水中。上時擁妃子於綃帳內。謂宮嬪曰。爾愛水中瀾。爭如我被底鴛鴦。太液池有千葉白蓮。數枝盛開。帝與貴戚宴賞。指妃子示左右曰。爭如我解語花。

### ●楚舞楚歌配大風

戚夫人善鼓瑟擊筑。帝嘗擁夫人倚瑟而歌。歌畢。每泣下流連。夫人善爲翹神折柳之舞。歌出塞。入塞。望歸之曲。侍婢數百人。於後宮齊首高唱。響入雲霄。侍高帝。嘗以趙王如意爲言。帝思之。幾半日不言。歎息悽惋。嘗令夫人擊筑。歌大風歌以和之。及留侯招四皓輔太子。帝指示戚姬曰。我欲易之。彼羽翼已成。難動搖矣。姬涕泣。帝曰。汝爲我楚舞。我爲若楚歌。歌曰。鴻鵠高飛兮。一舉千里。羽翼已成兮。橫絕四海。橫絕四海兮。當可奈何。雖有繒纒兮。尙安所施。

### ●妙女除妖達九重

李誕女。東越人也。閩中有庸嶺。高數十里。其下北隰。中有大蛇。長七八丈。圍一丈。土俗患之。祭以牛羊。爲害不

息或與人夢。或喻巫祝。欲得噉童女。年十二三者。都尉令長畏之。共求人家婢子。兼有罪家女。養之。至八月朝祭。送蛇穴口。蛇輒夜出吞齧之。累年如此。前後已用九女。一歲將祀之。募索未得。時誕家有六女。無男。其小女名寄。應募欲行。父母不聽。寄曰。父母無相留。今惟生六女。無有一男。既不能供養。徒費衣食。生無所益。不如早死。賣寄之身。可得少錢。以供父母。豈不善耶。父母慈憐不聽去。終不可禁止。寄乃行。請好劍及咋蛇犬。至八月朝。便詣廟中坐。懷劍將犬。先作數石米。蠶蜜。麩以置穴口。蛇夜出。頭大如囷。目如二尺鏡。聞蠶香氣。先噉食之。寄便放犬。犬就齧咋。寄從後斫。蛇因踊出而死。入視穴。得九女。獨體。悉舉出。遂緩步而歸。越王聞之。聘寄爲后。拜其父爲將樂令。母及姊皆有賜賞。自是東冶無復妖邪之患。其歌謠至今存焉。

●青城山上有王氣

成都人徐耕。生二女。皆有國色。耕教爲詩。有藻思。耕家甚貧。有相者謂曰。公非凡。當大富貴。因使相其二女。相者曰。青城山有王氣。每夜徹大者一紀矣。不十年後。有真人乘運。此二子皆當作妃后。君之貴。繇二女致也。及建入城。聞有姿色。納於後房。姊生彭王。妹生衍。建卽位。姊爲淑妃。妹爲貴妃。及衍卽位。冊貴妃爲順聖太后。淑妃爲頤聖太后。

●高吟紅藥龍心喜

明邵貴妃。與獻王母也。父林。洵沙軍。杭俗軍衙多貧人。無業。取民屋等沙淘之。得金以易食。他人則否。後凡淘沙者。亦皆以軍名之。生一女。鬻於杭。鐵守太監。太監愛其慧。爲授書。讀唐詩。餘數千首。稍長。有容色。知禮。太監携還京。會中宮選掌禮嬪。妃應選。時萬妃妬甚。妃託微疾。居外宮未進也。偶夜坐。自詠紅藥詩。憲宗過聞之。大喜。遂召幸。成化十二年。冊爲宸妃。二十二年。進貴妃。生三子。興王祐杭。岐王祐楡。雍王祐標。興王卽睿宗也。

●宛似民間伉儷然

明孝宗后張氏。興濟人。父耨。母金夫人。夢月入懷而生。后當適人。其所當適者。忽大病。及選爲太子妃。則前所當適者病已。孝宗卽位。立爲后。頗篤愛。宮中同起居。無所別。寵如民間。伉儷然。耨自都督同知封壽甯伯。其卒也。加贈昌國公。子鶴齡嗣。侯。弟延齡亦封建昌伯。並加保傅。其他羣從。以后故授中書舍人。及錦衣百戶。諸官者。不可勝數。帝又爲后立家於興濟。土木闕麗。明世外戚之盛。無過張氏者。

榮典嫺緣二共七則

九重春色沐浴恩。波絕世風流成全美眷。矜人生遇合之奇。極夫婦倡隨之樂。榮

逾九錫盟締百年。泱隨淪肌。滿恩汪濊。拜君之賜。光采生門。作榮典嫺緣譜。

●奉詔重行交拜禮

尹文端公繼善之母徐氏江寧人。爲相國尹秦小妻。相國家法嚴。文端總督兩江。夫人猶青衣侍屏。文端調雲貴入覲。世宗從容問汝母受封乎。乃叩頭免冠。將有所奏。世宗曰止。朕知汝意。汝庶出也。嫡母封。生母未封。朕卽有旨。文端拜謝出。相國怒曰。汝欲尊所生。未啟我而遽奏上。乃以主眷壓翁耶。擊以杖。墮孔雀翎。徐夫人爲隱請。乃已。世宗聞之。翌日命內監宮娥各四人。捧翟茀。至相國第。扶夫人榻上。代爲櫛沐。袪服。祿飾。花釵燦然。八旗命婦皆嚴妝來。圍夫人而賀者。相環也。頃之。滿漢內閣學士捧聖書。高呼入曰。有詔。相國與夫人。跪。乃宣讀曰。大學士尹秦。非藉其子繼善之賢。不得入。非側室徐氏。繼善何山生。著勅封徐氏爲一品夫人。尹秦先肅。夫人再如詔行禮。宣畢。四宮娥扶夫人南面坐。四內監引相國拜夫人。夫人驚。踉蹌欲起。四宮娥強按之。不得動。旣乃重行夫婦合巹。結褵之儀。內府梨園子弟亦至。管絃鏗鏘。肴烝紛羅。諸命婦各起。持觴爲相國夫人壽。酒罷。大歡笑去。

●卿家家運合如斯

尹文端公出將入相。垂四十年。常謙謙然不自喜。惟小妻張氏。以所生女入宮爲皇子妃。詰封一品夫人。逢人必夸。故紀恩詩曰。瑞日曠隴展翠屏。環階拜舞祝慈寧。爭傳王母赴瑤會。竟見仙班列小星。而具摺謝恩。亦奏及生母徐夫人受封事。高宗曰。朕實不知先帝有此事。乃竟暗合。豈非卿之家運耶。

### ●清風吹不倒蠻婆

景龍二年冬。召王公近臣入閣守歲。酒酣。上謂御史大夫竇從一曰。聞卿久曠。今夕爲卿成禮。竇拜謝。俄而內侍引燭籠。步障金縷羅扇其後。有人衣縷衣花釵。令與竇對坐。却扇易服。乃皇后老乳母王氏。本蠻婢也。上與大臣皆大笑。詔封營國夫人。嫁爲竇妻。俗稱乳母之婿曰阿翁。竇每進表。自稱翊聖皇后阿翁。欣然有自負之色。

### ●我爲汝聯今世緣

開元中。願賜邊軍纊衣。製自宮中。有兵士於短袍中得詩曰。沙場征戍客。寒苦若爲眠。戰袍經手作。知落阿誰邊。蓄意多添線。含情更著棉。今生已過也。重結後生緣。兵士以詩白於帥。帥進之。玄宗命以詩徧查六宮。曰。有作者勿隱。吾不罪汝。有一宮人自言萬死。玄宗深憫之。遂以嫁得詩人。仍謂曰。我與汝結今生緣。邊人皆感泣。

又僖宗自內出袍千領。賜塞外吏士。馬真於袍中得金鎖一枚。詩一首云。玉燭製袍夜。金刀親手裁。鎖萬千里。客鎖心終不開。真就市貨鎖。爲人所告。主將得其詩。奏聞僖宗。遂出此宮人以妻真。後僖宗幸蜀。真晝夜不解衣。前後捍禦。

●唱罷一聲何滿子

唐文宗御宴。有宮妓舞何滿子者。沈翹翹也。文宗問其由。泣曰。妾本吳元濟女。自因國亡。沒入掖庭。易姓沈。因爲上奏梁州曲。音韻清絕。文宗喜謂曰。卿欲歸宮。欲適人。翹翹不對。上知其意。乃選金吾判官秦誠聘之。出宮之夕。宮人伴送。花燭之盛。皆自天恩。

●劉郎莫恨蓬山遠

宋子京祁與兄公序郊。人稱爲大宋小宋。子京過御街。逢內家車子中。有峯簾者。曰小宋也。子京驚。遂作鷓鴣天云。寶轂雕輪狹路通。一聲腸斷繡幃中。身無彩鳳雙飛翼。心有靈犀一點通。金作屋。玉爲籠。車如流水馬如龍。劉郎已恨蓬山遠。更隔蓬山幾萬重。其詞傳達禁中。仁宗知之。問內人第幾車子。何人呼小宋。有內人自陳。頃侍御宴。見宣翰林學士。左右內臣曰。小宋也。時在車中。予偶見之。呼一聲。上召子京從容語及。子京惶懼。

無地。上笑曰。蓬山不遠。因以內人賜之。

●老臣夜不慣孤眠

河間紀文達公爲一代鉅儒。幼時能於夜中見物。蓋其秉賦有獨絕常人者。一日不御女。則膚欲裂。筋欲扯。嘗以編輯四庫全書。值宿內廷。數日未御女。兩睛暴赤。頰紅如火。高宗見之大驚。詢問何疾。公以實對。上大笑。遂命宮女二名伴宿。編輯既竟。返宅休沐。上即以二宮女賜之。文達欣然。輒以此誇於人。謂爲奉旨納妾云。

金榜嫻緣三二共三則

紅顏嬌女。正賦桃夭。綠鬢少年。甫攀桂蕊。娶佳人爲佳婦。喚新貴作新郎。婿是乘龍才。矜繡虎洞房。金榜古今能有幾人。佳話流傳。彌堪珍貴。作金榜嫻緣譜。

●阿翁偏是重科名

德清蔡殿撰啟僉之封翁。庭訓至嚴。殿撰花燭之夕。秋闈報捷。封翁曰。汝嘉禮已成。科名事重。不得以新婚分志。限三日。部署入。不令進房。殿撰曰。謹遵嚴訓。願一見新婦之面足矣。蓋湖俗。新婦障面二日。封翁允其請。殿撰揭障視之。卽趨出。剋日北上。次年得殿元。歸省親。始合卷焉。



愧作彭宣拜後堂

康熙庚辰。史文靖公貽直年十九。館選後。歸娶繪玉堂。歸娶圖。徵詩。其門人錢唐袁子才。太史枚題云。愧作彭宣拜後堂。絕無衣鉢。繼安昌。算來只有歸迎事。曾學黃梁夢一場。

詔恩歸去興如何

錢塘袁子才枚。以翰林庶吉士歸娶。繪圖紀事曰。恩假歸娶圖。圖有袁像。少年玉貌。披紅斗篷。騎白色馬。行風雪中。前後從者數人。跨衛同行。圖後題跋者有數百人。皆雍乾時老名宿也。咸豐時。粵寇陷金陵。圖燬於難。

美滿嫺緣四 共六則

月不常圓。花難常好。人世嫺緣配合。美滿無缺者。不數觀。百年長恨者。實不勝縷。屈也。天道忌盈。於此可見。珠聯璧合。彌復可珍。作美滿嫺緣譜。

才子達官美少年

清同治甲子。湘軍收復金陵。籍各會家。某姬色極豔。挾重資。曾忠襄欲以賞將士。姬言非顯官才子年少而美容儀者。弗嫁。時蜀人某方筭糧儲。四者皆備。而未娶。姬慕之。遂委身焉。

●汝能如此吾心慰●

王文敏公次子崇烈之繼室。爲陳代卿之第二女孺雲。光緒己亥八月。既婚。至京師。文敏見之。極稱其淵源家學也。居京師二月。命隨崇烈需次於天津。既又令畫伏生授經圖。文敏大喜。謂不特畫非凡筆。卽書法。吾兒亦當讓婦出一頭地也。孺雲十餘齡時。父母將爲之擇壻。孺雲微聞之。語其姊曰。兒女同受父母鞠育。女大則嫁。吾不堪也。願長依膝下。不遠離。因涕泣不止。議遂寢。既長。文敏爲崇烈求婚。姊承父母意。語之曰。女生有家。古有明訓。生女不爲計終身。親心何以慰乎。孺雲曰。父母命。不敢違。願依侍二十年。一旦置之數百里外。不復相顧。可乎。姊慰之曰。山東天津壤地相接。往返易耳。勿慮也。其母送之北上。既成禮。母又送之津間。將返。母謂女曰。吾聞汝翁甚稱汝善事翁姑。和妯娌。又言汝慧心如此。若得翁教。汝讀書。其成就。當突過文苑通人。無論女子。及至津。見汝夫婦靜好。有踰賓友。撫前室子女如已出。汝如此。吾心慰矣。

●自知福慧難雙修●

尼姊妹。泉州人。閩俗。往往以尼姑等字爲名。時見之於名刺書牘。不以爲忤。有尼姊妹者。貌陋。兩足參差不齊。故其履厚薄不一。然猶不能掩其足之長短。終不良於行。少讀書。不甚了解。以買替入庠。益自驕。人咸稱之爲

尼姑秀才。泉州有故家何氏。祖父皆顯宦。某亦副貢。家居爲紳。性迂。諳占卜。所謂文王八卦者。尤自負。有一女及笄矣。姿態明媚。頗聰穎。某爲之卜。初占曰。當爲秀才婦。既而曰。當爲釋氏夫人。某不解。問字者。某曰。爲縣學生乎。或曰然。或曰否。必又問曰。頭禿乎。蓋自意爲髮稀。或爲釋氏之隱語也。聞者瞠目。不知所對。快快去。既而聞尼姑秀才之名。則大喜曰。文王之言。不我欺矣。遂央媒妁。以女歸之。何之婿。微調於女。女曰。休矣。吾聞庸庸者多福。君幾見福慧雙修者乎。既嫁。伉儷甚篤。而何女尤撫弄尼姑。妹如嬰兒。尼姑妹甚畏之。事必請命。而後行。女私謂其婢曰。爲才子婦。孰若爲愚夫母耶。聞者笑之。或曰。福慧自古難雙修。彼世爲才子。又欲如何女之福。徒自苦其不自足耳。或曰。爲之母。愚天何患。

翁姑拜前兒婦後

秦娘。維揚勾欄中人。父固老諸生也。失其姓。生而國色。幼失怙恃。依其舅以居。而其舅負官逋。不得已。議鬻之。爲媒者所誑。遂入青樓。女守貞不辱。假母好言勸之。不從。恫恻之。撻楚之。惟以死自誓。假母計窮。議轉鬻之。他所以其貌美。未忍也。或爲假母謀曰。凡爲女子。孰無情欲。宜廣覓少年美男子。勿責纏頭費。有當女意者。任留一二宿。此後卽易爲計矣。假母從之。於是裘馬少年。日有至者。女見之。輒哭泣。稍近之。則怒詈。假母不能忍。

日鞭扑從事。女決意求一死。夜夢老翁曰。吾爾父也。汝慎無死。吾已覓佳婿。明日當諧秦晉矣。吳下有蔣某者。以應京兆試。道出蕪城。初無意尋芳也。蔣有友。平時亦嘗受假母之託。以蔣貌美。導之往。蔣始不可。友固慫恿之。及至。女向壁哭如故。蔣調之曰。聞卿名秦娘。小生則小字晉郎。秦晉自宜爲媾好。何拒之深也。女聞言。憶夢中父語。而睨視之。見蔣風度不凡。不覺哭聲頓止。假母喜曰。大好大好。今日仙女思凡矣。老身且將酒食至。女雖淚痕涔涔。而絕無愠意。是夜遂同燕好。假母喜。女意轉。堅留小住。乃流連三日。女謂蔣曰。郎君別後。假母必不容獨居。宜早爲計。君家有何人。所居何處。可詳告。蔣曰。家中無人。惟一寡姊相依。所居則姑蘇某巷也。女喜曰。妾得計矣。君宜爲一書與姊。詳述妾事。妾自有策。脫此火坑耳。蔣既去。假母果別招一客。至。女強笑承迎。醉之以酒。乃服客之衣帽襪履。詐爲客狀。啟戶。逕出。大罵曰。何物婢子。如此倔强。令人憤氣填膺。假母疑女又有變。得罪於客。追出謝之。則拂袖竟去矣。入房審視。客固醉臥未醒。而女鬼脫。乃呼衆出門追逐。已不知所之。追者皆廢然返。女遂附船至蘇州。竟至蔣家。投書於姊。姊審書。不謬。留之。而女已有身。及期產一男。姊始猶疑視所生男。酷似其弟。乃善養之。初蔣之應京兆試也。不售。或薦之就四川學使幕。甫至而學使卒。蔣留蜀不得歸。俄值川楚教匪之亂。益困頓。適大帥欲延一書記。蔣遂入其幕。賓主甚相得。以軍功保舉訓導。時道路梗塞。

蔣亦從事戎旂。置家事不問。遂與家人久絕音問。及川楚平。叙功。以知縣銓選。始乞假歸。自辭家北行。至此將二十年矣。至所居坊巷。則門庭如故。且紅燈雙挂。綵幕高張。鼓吹喧闐。溢於戶外。不知其有何事。入門。則坐上客滿。多不相識。有少年就問客所從來。蔣詫曰。吾故蔣某。此吾家也。少年大駭而入。無何。有中年婦人出。則其姊也。驚且喜曰。吾弟歸歟。引少年就蔣曰。此吾弟之子也。蓋其子年已弱冠。是日適爲畢嫺耳。坐客皆大驚歎。以爲巧遇。姊曰。正有一事爲難。弟婦已作阿婆。而猶垂髮作女兒裝束。使之改妝。不可。今吾弟幸而歸來。事當如何。一客曰。何不趁此吉日。使父母子婦同日完嫺。亦佳話也。衆賓轟然曰。然。於是青廬之內。花燭高燒。翁姑拜前。兒婦拜後。觀者皆嘖嘖。謂爲未有之盛事。好事者爲作秦晉配傳奇。

●不如我爲汝推磨

蜀有某生。幼聘中表妹爲妻。及成童。從塾師讀。他日歸。過其門。見女方推磨。某入。知舅姪俱他出。戲曰。妹役良苦。我爲代之。可乎。女曰。甚善。時女已及笄。遂私焉。某素畏舅。自念女脫有孕。舅知之。奈何。別女而出。徘徊中道。遂逃亡。不知所之。越日。師使人探諸其家。家固以爲在塾也。使人跡之。無朕兆。而女果孕。久之。腹漸膨脹。母察其有異。詰之。遂吐實。乃使人告某父母。其父母僅此一子。以出亡。方隱憂。聞女有孕。大喜。商諸冰人。以禮迎歸。

待某歸成禮。初某之出亡也。乞食至漢口質庫。主人見其不類乞人。留使學。既喜其勤謹。令司會計。大寵任之。頻年蓄積。殆及萬金。乃與人合設布肆。特歸省視。既至里。見道周有鼓吹喧闐。車馬焜耀者。詢知爲某氏子。親迎。而固有母無父者。今娶矣。聞之驚喜。既念生平祇一索。何便有子。試探之。果然。先是某家迎妹。歸分奴。果得男。比長。讀書甚慧。十三歲。應童子試。學使賞其文。拔冠軍。名噪庠序。同里某富翁。有愛女。遂以字之。此時適成婚也。某抵家。見賓客滿堂。姑與爲禮。僉問客從何來。詭言曰。至自楚北。爲某作寄書郵者。其子聞有父書。喜出叩見。問父書何在。某笑撫其背曰。兒不知耶。我卽父也。其子驚疑。某窺其意。曰。兒如不信。可呼汝母出見。自知之。其子不得已。入請母出。某遽前揖之。曰。別來幸無恙。推磨推磨。不如我與汝磨。其母聞之喜。謂其子曰。果兒父也。蓋某所云。乃當日推磨時相謔之詞。非他人所與知也。賓客聞之。交口稱賀。僉請具香燭酒醴。卽於是日。父子姑婦同行廟見禮而合巹焉。

●爲郎祕製全緋殼

校書許玉珍。字寶如。燕人。眉目軒爽。舉止大方。蓋巾幗而具鬚眉氣者。浙西吳公子挾重貲入都。輸部捐郡佐之職。客中多暇。時游狹邪。或引至玉珍所。一見悅之。遂移寓其家。日與之昵。兩情浹洽。有終身之訂。公子年甫

冠美姿容。耽飲好博。而性豪爽。一擲數十金不少吝。諸狹少聞其名。羣就之博。公子數負。未匝月。千金之裝。行將告罄。而博猶未已。玉珍愛之。欲爲公子操必勝術。輾轉久之。思得一計。先命人沽酒市脯。然後飾貌整衣。出拜諸客。就案旁斜坐。爲公子點籌。公子喝雉呼盧。連負數擲。玉珍計囊中之金。不足以償博負。乃笑而起。歛衽向客曰。公子輸矣。妾請代爲一擲。客許之。乃出五十金爲注。約既定。讓客先擲。或梟或雉。錯見於盆。次及玉珍。徐向盆中取骰。低鬟微笑曰。願賜全緋。輕輕一擲。六子皆緋。衆見子。無不愕然。玉珍歛骰徐起。口稱如願。向客言曰。妾幸擲全緋。案上之銀。願諸貴人悉賜焉。客皆諾而付之。玉珍命侍兒取以入。統計之。不下三千金也。已而酒炙紛陳。共相歡飲。席將散。玉珍曰。妾已治具。願諸貴人來日早集。客皆應曰。諾。明日。客果陸續駕臨。玉珍命侍兒佈席。海錯山珍。咸烹饈有法。酒三行。玉珍手捧巨觴。從容對客曰。妾今日邀諸貴人飲酒者。爲吳公子戒賭也。請公子先飲此觴。公子受而飲之。玉珍復徧觴諸客。徐起入內。捧一巨匣。置於几上。向假母歛衽再拜曰。玉珍受母撫養之恩。愧無以報。請以匣中五百金。爲母終養之資。假母聞之。駭甚。且悲甚。持金而泣。不能成語。玉珍又向客萬福曰。妾今爲吳公子妾。不可復與諸客相見矣。言訖。翩然而入。酒未闌。驪駒已先在門。俟客散。卽偕公子南還。抵家後。公子不復博。惟時時至玉珍房。與之敲棋花前。飲酒月下而已。甫半載。公子選授某

郡別駕。將攜玉珍赴任。玉珍染疾不能行。公子爲之延醫召巫。遲發者兩月餘。疾終不瘳。既卒。公子哀毀骨立。檢其遺物。於奩中得繡囊一。啟視之。中有骰子六枚。面面皆耕。蓋昔時一擲三千金者也。公子見之。號慟幾絕。厚殮葬之。終身不復置妾。

### 風雅嫺緣五 共八則

焚香讀書妝樓之韻事。無窮抱甕灌花茅舍之倡隨。自得宜風宜雅。鼓瑟鼓琴。劉樊仙侶。幾疑不食人間烟火。使村夫婦見之。如在九重天上也。作風雅嫺緣譜。

### 風雅豈宜列小星

盧淨香女史。名元素。一字淑蓮。其先爲福州駐防漢軍鑲黃旗人。父鼎。以裁旗入侯官籍。徙梁溪。父歿。從其母。依許如蘭女史之母以居。偕如蘭習針黹。閒或讀書。初亦未能爲詩畫也。乾隆戊申。有錢東者。謀置孀室。因如蘭之父爲之執柯。時方七夕。以詩十章爲聘。未嘗以貲入也。辛亥。淨香歸。明年。舉一子曰守貽。甲寅。揚州金帶圍開一莖三花。時兩淮都轉爲曾賓谷。尉錢爲圖。且乞淨香買絲爲合卷。時淨香頗學爲詩。並續所作和章於上。七月。圖繙成。八月。次子生。故命名曰守瑞。其年冬。曾招王夢樓與錢。爲題襟館消寒小集。夢樓言淨香能以



詩畫羽翼風雅。不宜久處蓬室。資谷立爲隙。吉臨錢氏。崇淨香以繼室之禮。

●爲謝冰人畫牡丹

廣西于丹九。晦若侍郎式枚之父也。有才名。且能詞。張德甫方伯以粵東閨秀居玉徵爲可匹之也。爲作之合。居善畫花卉。婚夕。張卽席出紈扇。索繪設色牡丹一本。居應手而就。于乃填詞寫於上。蓋所以謝冰人也。

●良緣締自折枝花

張文襄公之洞。視學蜀中時。石夫人已逝。求偶未得。及按臨龍安。王文敏公懿榮之父。方爲龍安守。例充提調。辦供張文襄視帳上畫折枝花卉。甚妍。問文巡捕。此出誰手。答云。太守之女所畫。卽文敏妹也。文襄丐吳仲宣制府。振械貽書於土。求爲繼室。王以文襄與居無節。不卽應。文襄乃丐在都戚友。與王有連者。再三言之。婚始就。及娶。賢而慧。文襄甚敬之。然亦早逝。

●此中合號畫嫵緣

南海朱星工六法。繪仕女尤精絕。八爭寶之。星女金翠芬亦善此。能吟詠。視朱畫。輒歎曰。得此郎嫁之。足矣。家藏朱畫世夥。輒就其端。題以絕句。日夕目誦之。父以其及笄。將受土氏聘。翠芬聞之。絕粒食者三日。旋以一詩

呈父。父令其母探意。翠芬不語。母遂辭王聘。時朱亦未婚。翠芬乃賦百韻詩寄之。朱賦詩以答。丐人為媒。遂諧伉儷。及成婚。時有倡和里人美之。謂之曰畫嫻緣。

### ●壓奩只用十三經

阮文達公繼娶孔夫人。乃孔子七十三代長孫女。為貽字輩衍聖公孫女。憲字輩衍聖公女。高宗幸闕里。夫人尚年幼。隨其祖母跪遊宮輿。蒙駐輿詢年齒。且携其手。賜宮花一朶。後文達以詹事視學山東。遂委禽焉。比成婚。杭州禮儀輿服。隆於一時。以詩賀者。有壓奩只用十三經之句。

### ●須防謝女弟兄才

吳山尊學士續配孫恭人。淵如觀察妹也。學士年四十一。贅於甯州。胡城東唐鑄小印贈之。文曰垂老遇仙。觀察催妝詩云。他時沛上傳佳話。更指南樓作鳳臺。張船山太守亦有詩云。莫倚元龍湖海氣。須防謝女弟兄才。蓋調之也。

### ●此老猶慚我不如

定窰觀音者。吳門女子也。膚色潔白。因以得名。知書工楷法。有賈胡挾重價募之。女矢志不從。後嫁吳縣蔣盤。

漪孝廉。蔣書法冠一時。與袁子才爲文字交。袁至蘇州訪蔣。蔣引女出。盈盈下拜。時已兒女成列。而丰姿嬌好。猶可想見當年。袁踏羨不置。蔣止袁而觴之。女亦同席。蔣出閨中。唱和詩冊索題。方知女沈姓瑤名。瓊如爲字。母家在蘇州之白蓮橋也。

風吹笙磬落詩亭

沈子慕。名無咎。長興人。失愛於後母。譖之父。將加罪焉。避而至宜興之漁莊。所居一畝之宮。流水周於屋外。隙地皆種梅。又善莖菊。多佳種。子慕自痛處天倫之變。無用世意。其幽抑悲憤。嶽崎歷落之志。悉發之於詩。年五十。不娶。金壇有貧女湯蕉雲。亦能詩。奉母。依宜興呂氏。兩人故相慕。呂因爲之作伐。而蕉雲遂適子慕。時蕉雲年四十矣。其後十年。蕉雲卒。子慕爲築埋詩亭於墓側。又其後十四年。子慕卒。返葬長興。長興令鮑鈔重其詩。爲立碣曰。故詩人沈無咎之墓。子慕所著詩曰夢華集。與其婦蕉雲合刻。曰笙磬同音。

荆布嫺緣六 共七則

丁茲物質文明時代。婚嫺奢侈。相習成風。殊不知來日大難。非易女之力所能擔負。而且燕爾之樂。在乎精神相感。蘆簾紙閣間。情以淡泊而彌永。亦何必揉羅被。

穀插金戴銀。始爲美滿。乎作荆布嫻緣譜。

◎赤貧并乏合歡床

會弗人名異。枵晉江人。以文章氣節雄一時。貧而善病。率從友人借居。娶妻時不能具一床。自是身常不宿。俾妻隨母而臥。以爲常。妻亦怡然相安焉。

◎莫恃豪門毀禮義

錢塘汪魏美。孝廉。溲妻錢氏。字瑟瑟。建寧守飛卿女。初成婚。汪語之曰。吾本寒儒。得連嫻貴室。所望知禮義。孝姑嫜。和妯娌。足矣。侈習釵綺繡之飾。毋庸也。錢聞之。卽盡去服飾。屏侍婢。以荆釵布裙親操作。

◎欲偕衣褐隱深山

梁鴻字伯鸞。勢家慕其高節。多欲女之。鴻並不受。同縣孟氏有女。肥醜而黑。力舉石臼。擇對不嫁。父母問其故。女曰。欲得賢如梁伯鸞者。鴻聞而聘之。始以妝飾入門。七日而鴻不與語。妻跪床下請罪。鴻曰。吾欲求衣褐之人。可與隱深山者。今衣綺繡。傅粉墨。豈鴻所願哉。妻曰。以觀夫子之志耳。乃更爲椎髻。著布衣。操作而前。鴻大喜曰。此真梁鴻妻也。字之曰德耀。名孟光。欲相與入灞陵山中。以耕織自食。初至吳。依臯伯通。居廡下。爲人賃。

春。妻具食。舉案必齊眉。伯通異之。曰。彼備能使其妻敬之者。此非常人。乃舍之於家。

●不因貧賤貶高節

楚狂接輿。躬耕以爲食。楚王使使者持金百鎰。車二駟。往聘迎之。曰。王願請先生治淮南。接輿笑而不應。使者遂不得與語而去。其妻從市來。曰。先生少而爲義。豈將老而遺之哉。門外車跡。何其深也。接輿曰。王不知吾之不肯也。欲使我治淮南。遣使者持金駟來聘。其妻曰。得無許之乎。接輿曰。夫富貴者。人之所欲也。子何惡我許之矣。妻曰。義士非禮不勸。不爲貧而易操。不爲賤而改行。妾事先生。躬耕以爲食。親績以爲衣。食飽衣暖。據義而勸其樂。亦自足矣。若受人重祿。乘人堅良。食人肥鮮。而將何以待之。接輿曰。吾不許也。妻曰。君使不從。非忠也。從之又違。非義也。不如去之。夫負釜瓶。妻戴紕器。變名易姓而遠徙。莫知其所之。君子謂接輿妻爲樂道而遠害。

●衡門之下可棲遲

楚老萊子。逃世。耕於蒙山之陽。葭牆蓬室。木牀蓍席。衣糲食菽。墾山播種。人或言之。楚王曰。老萊賢士也。王欲聘以璧帛。恐不來。楚王駕至老萊之門。老萊方織。畚王曰。寡人愚陋。獨守宗廟。願先生幸臨之。老萊子曰。僕山

野之人不足守政。土復曰：守國之孤，願變先生之志。老萊子曰：諾。王去，其妻戴舂菜，挾薪樵而來，曰：何車跡之衆也？老萊子曰：楚王欲使吾守國之政，妻曰：許之乎？曰：然。妻曰：妾聞之，可食以鴻肉者，可隨以鞭撻，可授以官祿者，可隨以鈇鉞。今先生食人酒肉，受人官祿，爲人所制，也能免於患乎？妾不能爲人所制，投其舂菜而去。老萊子曰：子還，吾爲子更慮。遂行不顧。至江南而止，曰：鳥獸之解毛，可績而衣之，拾其遺粒，足以食也。老萊子乃隨其妻而居之。民從而家者，一年成落，三年成聚。君子謂老萊妻果於從善。

### ●琴書之樂樂無藝

楚王聞於陵子終賢，欲以爲相，使使者持金百鎰往聘迎之。於陵子終曰：僕有箕帚之妾，請入與計之。卽入謂其妻曰：楚王欲以我爲相，遣使者持金來，今日爲相，明日結駟連騎，食方丈於前，可乎？妻曰：夫子織屨以爲食，非與物無治也。左琴右書，樂亦在其中矣。夫結駟連騎，所安不過容膝，食方丈於前，所甘不過一肉。今以容膝之安，一肉之味，而懷楚國之憂，其可乎？亂世多害，妾恐先生之不保命也。於是子終出，謝使者而不許也。遂相與逃，而爲人灌園。君子謂於陵妻爲有德行。詩云：愔愔良人，秩秩德音。此之謂也。

### ●佳偶古傳挽鹿車

鮑宣妻桓氏。字少君。宣嘗就少君父學。父奇其清苦。故以女妻之。裝設資賄甚盛。宣不悅。謂妻曰。少君生富。驕習美飾。而吾實貧賤。不敢當禮。妻曰。大人以先生修德守約。故使妾侍巾櫛。既奉承君子。惟命是從。於是悉歸侍御服飾。更著短布裳。與宣共挽鹿車歸鄉里。拜姑禮畢。提甕出汲。修行婦道。鄉邦稱之。

金石嫺緣七共九則

身無二色。盟締百年。自古義夫貞女。匪惟安常不亂。卽富貴貧賤威武。舉不能移。易素志。誠心所至。神鬼同傾。愛情神聖。至斯而極。作金石嫺緣譜。

婦人所貴在乎德

艾倬雲。字勤夏。新化人。年十六。卽補博士弟子。乾嘉間人也。父秉實。爲聘謝氏女。既聘而喪明。女之父謂女有廢疾。不可事人。使辭焉。秉實以告倬雲。倬雲毅然曰。始聘之。旋棄之。不義婦之所貴者。在德。喪明何害。秉實笑曰。吾特試汝耳。汝果如是。必能興吾門。及婚。女之父又以美婢爲媵。却之。越歲。女目漸明。亦不廢。盥饋蓬豆之事。

坊建義夫邀例外

義夫曾伯博。蜀南筠邑人。家殷實。年未壯而悼亡。誓不再娶。戚族咸勸之。毅然拒之。曰。娶爲宗祧也。余有嗣矣。何娶爲。或疑其有狹邪行。乃經營商業。挾巨資。歷京滬。及通都大邑。雖楚館秦樓。歌筵徵逐。而守身固如玉也。年六十餘卒。子名肇坤。字次乾。以明經官永甯學政。光緒朝。爲伯博請旌。於筠建義夫祠。並建坊以誌不朽。

◎生死不渝君子交

陳錦心。宛平世家女。錦有伯母畢。工針黹。光緒中葉。曾蒙孝欽后召入內廷。派充供奉。教習宮嬪。錦心從畢習。女紅畢。有猶子國華。見錦心。愛之。丐畢作冰人。一言而成。時錦心年十八。國華少一歲。方肄業武備學校。國華家天津。有田千畝。肆數所。嫻事成。國華約俟畢業始婚。無何。拳匪事起。津門擾攘。國華爲拳匪所略。亂平而無。耗。有言國華已死者。錦心聞之。量絕。父母欲令更字。錦心曰。君子之交。死生不渝。朋友且如此。矧已字人之婦耶。兒欲過門守志。以全貞焉。父乃令女之友及戚族婉言譬喻。終弗獲。於是令人告之畢宅。畢宅大驚。擇日迎女過門。是日也。女服吉服。抱國華之木主。行婚禮。禮畢。卽易素服。矢志柏舟。二年矣。一日。有客登門。翁姑出見。皆大歡喜。小姑奔入。曰。嫂哥歸矣。我家哥哥蓋未死。速出見。速出見。言未已。翁姑引一人入。其人見女素服。抱而大哭。視之。國華也。蓋國華爲拳匪所擄。迫之司會計。不一月而大沽失守。外兵入京。匪分隊四散。國華被脅。



出山海關。流徙至奉天。又至黑龍江。積二年之久。始得歸。於是舉家大喜。擇日與錦心成婚。

甘爲呂家作僇人

清乾隆末。揚州郝雲士。官吏部。諂事和珅。妾李氏生二女。長璈玉。次雛玉。璈玉嫁廣東藩司劉文波子。雛玉年十五。秀外慧中。郝愛重之。將以留嫁貴人。郝精子平術。時祥符呂鳳臺。方官給諫。郝爲之推算。謂當官一品。其子亦貴。乃請見其子。呂子名笙。字晉齋。年十七。美如冠玉。能作褚河南書。已入邑庠。郝遂願以女字笙。既行聘。兩家過從甚密。後呂以劾和珅二十四大罪下獄。笙哭求於郝。郝哂之。尋得諸城劉文清公塋爲之緩頰。戍烏魯木齊。自是呂家日落。笙爲人傭書。肄業金臺書院。得膏火贖母。而至是郝已蓄意悔婚矣。一日。郝召笙至宅。予以五百金。令作離婚書。笙不受金。卽顧侍者取紙筆。方作數行。忽有女子之纖手自其背取離婚書。則雛玉也。謂笙曰。我何罪於呂而逐我。和相以賄震天下。吾翁彈之。是也。楊椒山死。柴市朝貴。尙有以女字其子者。今逐我。不如應箕。應尾遠矣。碎其紙。大哭不止。家人驚駭。郝之妻適在內室。聞之亦出。曰。呂氏子非久賤長貧者。奈何不情如是。郝羞憤。遂與其妻反目。笙乃歸。以語母。母泣曰。郝雲士禍不遠矣。獨惜吾賢婦身陷其中。恐不卽脫。奈何。呂母語未竟。忽聞車聲止門外。則雛玉至矣。見母卽拜。曰。兒未成禮。然呂家人也。今不得老父之歡。

而見遂矣。願生爲呂氏之人。死卽呂氏之鬼。呂氏尸。煩爾呂家收也。明知不行。親迎而遽登門於新婦。爲無狀於呂氏。爲僂人。願姑賢而翁忠。新婦衷曲。或能諒於堂上。今日之事。去留由母。卽不見收。新婦已挾白刃來。誓自剄於此。不更歸矣。母曰。賢哉。兒貞淑如此。老身暮年。乃享奇福。請與老身同處。明日具禮矣。笙師高郵王懷祖聞之。令人以百金餉笙。越三日。雛玉蒞厨。煮糜蒸餅。靡所不能。笙畏敬之如天人。是年。仁宗御極。和珅下獄。論死。鳳臺赦歸。任太常少卿。逾年。補侍郎。而郝亦籍沒。戊鳳臺故地。妻挈其蠶子歸儀真。雛玉泣送之。城外。母曰。吾觀呂甥。偉器也。後此幸無忘若母。雛玉涕不可仰。是時笙以第二人捷北闈。連捷入詞苑。鳳臺亦擢尙書。

### 兒心不棄喪明女

武進鄭賓。日茂才之罕。娶於段。其大母爲恠氏。有妹。嬪於段。以其孤女。孫約爲婚。嫻遂聘爲賓日妻。已而女患風病。右肱折。左足跛。欲辭婚。時康熙甲申。賓日甫九齡。父琢庵詢之。賓日曰。不可。琢庵曰。兒後得無悔乎。賓日曰。大人義不以孤女負諾。兒忍負之耶。段年十九。來歸。踰年。患目疾。遂瞽。勸賓日買妾。賓日不允。琢庵笑曰。予嘗以劉得之娶瞽女爲難。不意汝今能之。越二年。段卒。琢庵爲娶繼室於卜。旣廟見。卽令謁段之墓。而迎其母。

養之終身。歿葬於段墓之右。段氏以田六畝歸賓。曰。母遺命也。却之。

◎事出權宜亦可矜

太原富人張某。生二女。長曰金姑。適同邑李氏。而早寡。次曰玉姑。字同邑曹氏。曹翁販買南中。壻隨往。故年已及笄。鴛盟雖訂。猶未結褵也。久之。道路傳言。謂曹翁父子。皆客死。張遂商諸玉姑。將別字他族。玉姑不可。曰。微獨道路之言不足信。即信矣。兒已許爲曹氏婦。寧有他適之理哉。張強之。玉姑默不言。張遽使媒說於同里姚某。娶有日矣。曹氏子忽從南中歸。行李狼狽。逕投岳家。張大駭。窮叩其行止。始知曹翁客南中。構訟事。商業凋敗。鬱鬱以死。遺囑其子。歸投岳家。謀畢婚。且謀歸櫬也。張聞之。竊喜悔婚之不謬。惟思所以遣之之法耳。曹子之入門也。婢媪盡皆知之。竊告玉姑。玉姑喜。取白練剪斷之。曰。今無事於汝矣。及夕。屏人私詣曹。曹駭欲却避。玉姑止之。曰。郎勿爾。妾已奉父母之命。憑媒妁之言。以爲君婦。無私奔理。今既事出倉猝。不得不冒不韙。爲我二人謀終身。曹少定。問來意。玉姑曰。老父惑道路之言。以妾別字姚氏。娶有日矣。妾方擬以尺帛自殉。以謝君。不謂天憐此志。使君今日來也。曹曰。將若何。曰。計惟與郎偕遁矣。曹曰。僕之困頓。卿當知之。行旅之費。將安出。玉姑曰。是無慮。妾稍有私蓄。雖行千里。勿虞不給也。曹曰。雖然。來日方長。使僕而終困也。將何以處。卿曰。君母

慮。烏有丈夫而終窮者。卽終窮。妾以守從一而終之義。已出此。必無悔。曹尙躊躇。玉姑促之。乃竊雙衛僧道。

### ◎紅氍毹上白頭人

山陽程允元。道光時人。少遊直隸。議婚於劉氏。未娶而歸。留玉環一雙爲聘。女父登庸。卽書庚帖付之。約三年而婚。允元抵家而登庸已前卒。女幼失母。至是益癡。獨轉徙天津。靡所依。隣人妄傳允元死。將以爲利。女聞之。朝暮飲泣。誓以身殉。而苦無確耗。或諷令改字。則哽咽不食。毀容素服。屏居尼庵。以針黹度日。蓋南北音問斷絕者。至是三十餘年矣。初允元家居。父母相繼歿。久不得登庸耗。又極貧困。屢欲踐約而不果。中年以往。議婚者踵至。允元亦執義不納。久之。附糧艘課徒。因北上。至天津。聞有劉貞女者。隱跡尼庵。詢之。果登庸女。玉環猶在耳也。允元亦出庚帖爲證。隣人皆喜。促議婚期。劉不可。曰。吾守父命。吾矢吾心耳。遲暮之年。行將就木。豈有五六十年老女子而作新婦狀哉。天津守聞而異之。召劉入署。使眷屬勸慰。助奩具。備鼓吹。送歸允元所。合卺之夕。兩新人偃僂成禮。僮相扶持。鬢髮如銀。與花燭紅妝相映射。遠近觀者皆感歎。詫爲僮事。

### ◎爲尋故劍上金山

阿勝。廣州人。逸其姓。少孤。游於美利堅國之舊金山。善貿易。居六載。積貲頗豐。航海而歸。將締婚。有某氏女及

筭因媒合之。女母聞其豐於貲也。許焉。既又懼其仍遠游也。曰。吾女豈能相從於海外哉。故使媒灼索重聘。阿勝鄙之。曰。賣婚非禮也。吾何患無妻。遂已其事。復出游。女聞之。不直其母。竊附海舶。至舊金山。尋夫。一日。於途中遇之。連呼曰。阿勝。阿勝。勝願之。驚曰。卿閨中弱質。何爲至此。女具告之。勝感其義。與俱歸旅舍。成禮焉。

◎不遠千里爲卿卿

山東某邑有鎮焉。約百餘家。馬某有少女幼字於吳。吳行買十餘年。無耗。武生李某。虎而冠者也。聞女美。強委禽焉。馬不敢違。居數月。吳猝歸。且携多金謁馬。馬喜且駭。商於妻。妻曰。女歸吳。何以拒李。且吳孤身。不如毒之。命將焉往。馬然之。出市酒肉。妻呼曰。市肉必於廣生堂。廣生堂者。藥店也。女在旁訝之。會隣家火。妻出視。女急呼吳曰。可速走。吾父母將毒汝。吳曰。天下多美婦人。不遠千里者。爲卿耳。捨卿去。不如死。女曰。然則偕亡耳。遂開後戶。携金之半。遁而自成婚焉。

物色嫺緣八 共八則

生女縱號門楣。相婿亦關家運。特是洪流徧地。誰知池上蛟龍。聚貉一邱。莫辨個中麟鳳。乘龍佳客。往往交臂失之。至於今日。自由戀愛之說。寢昌寢熾。一或不慎。

轉有仇離畢世之歎。乃知風塵巨眼之可貴。人倫之始。不可不慎。作物色嫻緣譜。

●自誇老眼不曾花

陸射山爲明末老宿。善詩。夙有人倫鑑。欲爲其女與寡嫂之女。擇壻於邑中。得查慎行許汝霖二人。皆貧而好學。謂其嫂曰。查富貴未可必。必成名士。許則八座無疑也。嫂以女字許查。爲射山壻。許既婚。嫂知其家徒壁立。爲之哭失明。查竟不能娶。而射山適悼亡。欲遠行。佯謂其女曰。我與汝至舅家。遂同乘小舟。至壻門。射山先入。謂慎行父曰。我二人兒女長大。可成婚矣。慎行父亦名士。而拘於禮法。答曰。吾雖貧。不能備六禮。然則具酒食一席。亦非倉猝可致者。射山曰。皆不須此。今是吉日。我特送女來。遂成婚。許娶後數年。聯捷至高位。爲慎行座主。射山名嘉淑。海甯人。

●君當賀我得佳壻

清道咸間。翁壻以功業顯者。世皆稱林文忠。沈文肅。林之相攸也。甚奇。某歲。林方撫吳。沈時以諸生備書於其署。值歲除。賓僚皆散歸。而沈獨留。治文書未去。林偶出。至旁舍。見之。詰沈曰。今日除夕。幕賓均歸家。汝奚事留此。沈曰。治事未竟。故獨後。林諦視良久。曰。吾有章奏。今夕須繕發。汝留此。大佳。卽招入廳。畀疏稿。屬書。文累

千萬言。沈燃燭疾書。滿三下始竟。自視無訛脫。遂以報林。且告歸。而林忽曰。字太荒率。宜重錄。置於几。不復審。沈逡巡不敢歸。復寫一通。天將曉。重以進。林頷而笑曰。此差可無何。賀歲者至。集林笑謂家人曰。今日賀正。并當賀我得佳婿。衆皆愕異。林乃招沈。使揖於衆曰。此我婿也。蓋林之重沈。殆有二端。歲除治事不歸。有異儕輩。再屬易書。不涉躁怨。宜其後能成功如林也。

◎狀頭原是賣糕兒

德興楊靖伯中丞重雅。撫廣西時。張建勳方爲諸生。應書院試。屢列高等。中丞奇賞之。蒙召入節署。與文譏。既謂其長子婦曰。張秀才溫文爾雅。前程未可量。若有女。曷以妻之。長婦曰。張乃某街張餅肆子也。奈何以中丞孫偶餅師兒乎。中丞乃繩張於次子婦。次婦曰。翁謂可婿。卽婿之耳。何敢違。遂贅以女。楊氏子姪皆鄙侮之。張頗不能堪。中丞因資以金。使歸。及光緒己丑。張以一甲第一人及第。而中丞已歸道山。不及見矣。中丞長子婦之女。後適黃縣賈文端公楨家。其婿名位皆不顯。且夫婦俱早卒。張字季端。臨桂人。後爲學使。

◎汝是常朝千里駒

杜有道妻嚴氏。字憲。京兆人也。貞淑有識量。年十三適于杜氏。十八而鰥。居子植。女穉。並孤藐。憲雖少。誓不改。

節撫育二子。教以禮度。植遂顯名於時。韓亦有淑德。傅立求爲繼室。憲使許之。時立與何晏鄧颺不穆。晏等每欲害之。時人莫肯共婚。及憲許立。內外以憂懼。或曰。何鄧執權。必爲立害。奈何與之爲親。憲曰。晏等驕侈。必當自敗。遂與立爲婚。晏等尋亦爲宣帝所誅。立前妻子成年六歲。嘗隨其繼母省憲。謂咸曰。汝千里駒也。必當遠至。以其妹之女妻之。咸後亦有名於海內。其知人之鑒如此。

### ●天下士無如使君

楊素守西京日。李靖以布衣獻策。素踞牀而見。靖長揖曰。天下方亂。英雄競起。公爲重臣。須以收羅豪傑爲心。不宜倨見賓客。素歛容謝之。時姬妾羅列。內有執紅拂者。有殊色。獨目靖。靖旣去。而執拂者臨軒指吏曰。問去者處士第幾。任何處。靖具以對。誦而去。靖歸逆旅。其夜五更初。忽聞叩門聲。漸低者。靖啟視。則紫衣紗帽人。杖一囊。問之曰。楊家紅拂妓也。延入。脫衣去帽。趨向靖拜。靖驚答之。再叩來意。曰。妾侍楊司空久。閱天下之人多矣。無如公者。故來相就耳。靖曰。如司空何。曰。彼屍居餘氣。不足畏也。諸妓知其無成。去者甚衆矣。彼亦不甚逐也。計之詳矣。幸無疑焉。問其姓。曰。張。問其伯仲之次。曰。最長。觀其肌膚形狀。言詞語氣。真天人也。靖不自意。獲之。愈喜。愈懼。萬慮不安。而窺戶者無停履。數日。亦聞追討之聲。意亦非峻。乃雄服乘馬排闥而去。



●風塵慧眼識英雄

韓蕡王之夫人。京口娼也。嘗五更入府侍候賀朔。忽於廟柱下見一虎蹲臥。鼻息訥訥然。驚駭亟走出。不敢言。已而人至者衆。復往視之。乃一卒也。因蹴之起。問其姓名。爲韓世忠。心異之。密告其母。謂此卒定非凡人。乃邀至家。具酒食。卜夜盡歡。深相結納。資以金帛。約爲夫婦。蕡王後立殊功。爲中興名將。梁封兩國夫人。

●亂世功名原重武

杜憲英。河南人。以勇略著於時。父爲名諸生。藏書數千卷。幼從少林學拳法。技擊絕精。及生憲英。愛之若掌珠。盡以藏書及拳擊進退諸法授之。憲英亦聰穎。自輯古今兵事爲一編。藏之枕中。父病戒之曰。吾晚得汝。不及爲汝訂嫺事。汝母年老。須自具特識。決可否。百年事重。勿似人間小兒女。羞澀不言也。遂卒。母自外家見兩生。一周一傑。才品相類。皆內親也。密商於憲英。憲英歎曰。文武兼備。世罕其人矣。鄉當以文學進。而不能大成。周福較厚。特武功耳。母曰。年荒盜賊四起。武功亦良善。遂字周。旣嫁。伉儷果甚篤。

●癡心翰與董先生

富陽董文恪公邦達。少時以優貢生留滯京師。資盡。見逐於逆旅主人。窮無所之。有劉媪者。奇其貌。謂必不長。

貧賤館之家。屬勤業。待再試。董日夜淬厲。期得第自振。且酬媼德。榜發。仍落第。恚甚。謀自盡。踰街市。未有所也。倚一高門而立。俄有人啟門。呵問誰某。董告以下第生。其人大喜。邀入款語。出紅箋。倩書謝柬。署名則某侍郎也。既而留食。知爲侍郎司閹。以薦初至也。司閹進謝柬。侍郎大稱善。因請留董代筆。薄奉旅資。董方失路。欣然諾之。自是一切書牘。皆董代筆。往往當意。侍郎益信任。僕居頃之。侍郎有密事。召僕至內室擬稿。僕惶寤。良久不能成一字。侍郎窮詰。乃以實告。侍郎大駭。急延董至。應具衣冠見之。且謝曰。使高才久辱奴輩。某之罪也。因請爲記室。相得甚歡。侍郎家有婢。敏慧得夫人意。夫人欲嫁之。婢不可強之。則曰。身賤。終隨與。慧耳。必欲如董先生者。乃事之。又安可得。故甯不嫁也。夫人以告侍郎。侍郎哂曰。癡婢。董先生神志不凡。行且騰上。烏肯妻婢。會中秋。侍郎與董飲月下。酒酣。從容述婢言。且願爲妾。董慨然曰。某落魄京師。盡京師不加青睞。公獨厚愛之。彼女子亦有心。何敢言妾正位也。侍郎終以爲疑。謀於夫人。女婢而壻董焉。踰年。董舉鄉試。成進士。後官尙書。生子。諱爲相國。卽文恭公。相國登庸時。太夫人猶健在也。

### 義俠嫻緣九共十一則

癡男怨女自由不得。婚姻道苦。夫復何言。而乃黃衫佳客。作成意外良緣。從刀光

劍影之餘極紛膩脂香之樂鶯啼燕語破涕回嗔悲喜相逢疑真疑夢殆非夫人之力不至此作義俠嫺緣譜

◎慈悲宗旨俠心腸

江右裴文達公日修有友賂某正直耿介懷才不遇抑鬱死無後遺妻女甚貧困裴官京師迎至贍養之無賂女爲己女女才貌冠一時時裴中丞宗錫自皖述職入都裴故與賂有舊裴告之裴亦以爲己女携至署爲之擇婿會洪洞劉侍郎秉恬喪耦聞女賢且美因議婚裴作伐裴贈奩嫁焉

◎四壁何堪累少女

汾陽王敏老而無子有一婢自幼畜之長而有姿或勸納爲妾敏曰吾貧困何又重累少女尋有以三百金購此婢者或以勸答曰貧吾分也恥因婢取財況不得其所乎彼之生死事大吾雖窮弗忍爲也乃卽爲擇偶嫁之爲人妻

◎與他祖父是詩交

方恪敏公觀成年五十而未有子撫浙時使人於江甯買一女子恪敏女兄弟送之至杭州將擇日納之副室

曩。敏恪至女兄弟所。見詩冊有相知名。問之。知爲此女所携其祖父之作也。敏恪曰。吾少時。與此女之祖。以詩相知。安得納其孫女。卽還其家。助資嫁之。及年六十。乃生子勤襄公維甸。

◎吾文無用聊贈汝

有富家子。所娶亦富家。奩具甚盛。婚夕。將就良席。婦忽長歎。子問故。婦曰。吾初許嫁老儒子。老儒死。家益貧。吾父亦死。吾母悔焉。背其盟。改適於君。雖母命。而追念往事。不覺失聲。君勿罪也。子瞿然曰。老儒子今安在。曰。聞流落市井矣。子遽出。謂其父曰。吾家幸富厚。何患無婦。奈何奪貧子之妻。卽訪求老儒子。迎之以歸。衣以己之衣。掃除別室。使成婚禮。盡以婦家所裝送者畀之。居數歲。父使以太學生應鄉試。子雖自幼從師。讀書。然日以嬉戲爲事。所作詩文。皆師代爲之。父固不知也。及入闈。執筆苦思。終日不得一字。疲極假寐。有老翁褰帷而入。推之起。曰。吾文已成。而卷爲墨所濡。無用矣。知子文尙未就。敬以相贈。子大喜。錄之。而出。以草稿示師。師曰。佳則佳矣。二三場必不相副。奈何。及入第二場。仍終日無一字。薄暮。內偪如廁。又遇此翁。哀之曰。尙有以贈我乎。翁笑曰。諾。出之袖中。經文五篇皆具。出以語師。師默然。至三場。又遇翁如前。師曰。汝今必中式矣。榜發。果中式。師乃告之曰。汝所遇者鬼也。天下固無是好人。且第一場。旣以墨污遭擯斥。再入筭爲。汝於第二場相遇。吾

已知其非人。不言者。恐子畏怖耳。汝不奪貧子之妻。固宜有是報。此翁必其父也。衆以爲然。乃厚贈貧子。後貧子亦成名。兩家往還若嫺姪。

●無依女子作螟蛉

陳慰民。來安人也。守滁州時。適大雨。遂成水災。鬻女之聲。不絕於道。陳遣人購婢三人。一日公暇。至夫人室。見諸婢侍立。陳問曰。此間樂否。其二曰。樂甚。一悽然泣下。問之。始曰。我祖爲某科孝廉。父亦諸生。今以孤苦。爲叔所強鬻。是以悲耳。陳曰。吾反汝至家。不索身價。願否。女未及答。夫人曰。彼既無依。反之。亦終爲叔所掠賣耳。今我膝下無女。不如繼爲螟蛉。女喜。伏地頓首。夫人乃命之易裝。令婢僕等呼爲梅姑。越二載。府試。有某生。年十七。善屬文。未娶。陳遂以女妻之。

●應買青絲繡老虎

清光緒初。丹徒徐寶山。方以販鹽爲生。嘗至仙女鎮。與其徒游於女閭。肆筵設席。酒闌。忽聞哭聲自內出。亟趨入視之。則一垂髻羅妓。方縛柱受鞭。爲解其縛。搗母止之。謂此多方習絃索。而未能工。故責之也。寶山曰。渠學唱。當使其循序漸進。何遽鞭之。搗強辯。寶山怒。瞥見其頸有針刺痕。令弛上衣視之。則黑色之烙痕。紫色之鞭

痕。紫。紫。皆。是。也。寶。山。大。怒。出。手。鎗。擲。几。上。召。院。主。至。使。與。鴛。並。踞。於。地。而。受。鞭。其。徒。鞭。之。五。百。復。以。刀。犁。其。股。者。三。院。主。與。鴛。不。敢。呼。痛。也。事。已。命。備。祀。神。之。物。拽。女。拜。神。訖。寶。山。自。端。坐。復。拽。女。使。拜。已。指。之。而。語。鴛。曰。此。我。之。義。女。也。姑。寄。養。於。此。飲。食。起。居。毋。使。纖。毫。不。如。意。否。則。罰。若。其。體。視。今。爲。瘠。者。亦。罰。敢。有。侵。犯。或。強。使。接。客。爾。輩。皆。死。月。餘。鴛。使。院。主。哀。於。寶。山。願。遣。女。歸。不。允。乃。以。具。厚。奩。嫁。良。家。爲。請。始。呼。其。父。母。至。爲。主。婚。焉。

●見義可爲非獵豔

桐廬義賊苗喜鳳。短小有力。能上五丈餘高牆。行城樓。輕捷如猿。嘗行竊江南。過某村。聞小屋有泣聲。陟屋窺之。見西廂殘燈尙炯。一女跪庭中。焚香瓦鼎。泣不可仰。方小語曰。弟幼家貧。僅老母相依。願減壽增母。無力市藥。請以臂肉和血。爲母起病。求神鑒佑。言已。出小刀。喜鳳知爲孝女。哀而敬之。捷下中庭。女大驚。欲號。喜鳳搖手曰。無恐。今來拯卿。無惡意。探懷出銀授之曰。此三十金。可作醫藥資。數月後。我當復來。幸勿刳股傷身也。言訖。一躍而逝。女驚定。知遇俠客。乘夜延醫。而母竟不救。女哀毀不欲生。喪葬已。有某戚家憐女。憐女憐女。憐女憐女。遺使來迎。女不可。數月後。喜鳳來探。則破屋塵封。杳無人跡。問之鄰。始悉顛末。先是女母傭城紳家。女亦時往助母操作。紳子涎女美。出金啗母。欲納爲妾。以有夫辭。公子怒。欲強逼之。母訴於紳。始得免。因以紡織度日。不復至紳家。

公子恨未釋。比紳死。女母亦亡。公子乃授計家人。賺女至家。囚之密室。迨夜半。公子來。盡褫女衣。欲污之。女驚叫。則絮塞其口。聞不容髮之際。喜鳳以探待女耗。至紳家。聞南樓有呼救聲。疾往視之。大怒。破窗入。手刃公子。救女出。負女至野。謂之曰。卿弟何在。可同往吾家避禍。女告以弟所匿地。喜鳳往覓之。頃刻携至。次早。僱船同返桐廬。女感甚。而欲委身事之。喜鳳曰。我豈好色者。救卿復娶卿。人將謂我不義矣。卒爲女擇一士人。備奩嫁之。女之弟依喜鳳爲活。得成立。

奈何令我奪人妾

文登賽可園僉事枝大。爲山西提學道璋之子。當年二十餘時。嘗以太學生就試京兆。進士某之房師。爲璋門下士。賽因識之。與往還。一日。賽將東歸。某曰。吾無子。夙聞山東女子多淳樸。能爲購妾乎。賽曰。諾。及歸。爲訪某氏女。頗端淑。以善價購之。於是備衣飾奩具。僦車騎。躬送之都門。而某以妻如。不果納。或謂此女殊屬意於君。盍留作側室。賽曰。既購爲吾友妾矣。而自留之。是負友也。會有文登人入都販易。其子年少。善居積。遂以此女妻之。

合當重謝救夫人

邵金寶故娼也。口西俠戴綸所與游。綸爲京營參將。以善威甯侯下獄。將坐重辟。念事非朝夕可竟。去家數千里。無可庇朝夕。罄囊金三千餘。屬邵曰。余生死不可知。若其念我乎。特以贖余以待命。邵含泣收之。爲畫策。因費以結權貴公子。驢而買少妓。博市井富兒金。輾轉出綸。綸庭鞠赴市。邵咸罄資於權貴。因得周旋。推楚勿及。十餘年如一日。而綸需用不缺。綸卒。藉其力以出。尋補建昌游擊。簞金尙四千有奇。悉付綸。而從之任。綸妻自其家來省。請邵升高座。命侍女強持之。委身下拜。令勿答。報其救夫恩也。居旬而返。將行。語綸曰。夫受難。妾以疾不能爲力。而邵能代之。妾當愧死矣。無以謝邵氏。惟君念之。垂涕泣而去。

### ●關家女已不能歸

劉以平字近塘。猗氏人。初聘關處士女。未娶。而女病廢。及婚。乃以次女行。合卺之夕。劉疑其無病容。詰之。媒以實告。劉悵然曰。吾聘者病女也。棄之不義。且恐速其死。然次女已歸吾家。無復還理。卽室吾弟以寬可也。更迎病女。女果泣涕求死。親迎後。病遂愈。於是兄弟同日畢嫻。

### ●奴非碌碌市門女

楊玉山松之商人也。性愛小妓。積丹帕數十。以爲帳。號百喜帳。南京有女妓曰張小三者。稚齒雅容。不肯就門。



戶曰能妻我。當與之諧。楊以稅事入京。聞而懇求之。捐數十金。乃成婚。踰月。欲隨還家。曰。奴固誓之矣。今不歸。君爲妾。復何歸乎。楊妻妬。不敢許。約以半載爲期。及去。妓守志不渝。父母無如之何。數寄聲。楊所感其誠。歲四五至。至必留旬日。所贈遺以千萬計。往來如家焉。久之。費日剗削。既二十年。田產爲一空。男女未婚。薪水且不給。而日受妻子怨言。怏怏悔歎。兩目皆爲失明。妓怪其久而不來。使使諗焉。知己盲矣。乃扁舟下江。直造楊氏之廬。登堂拜主母。捧楊首大慟曰。主君貧困。職我之由。妾當代君婚嫁。君幸無苦。悉出向所贈珠璣器具。以爲資粧。嫁其二女。又出儀物。設筵之費。爲二子納室。留侍湯藥者一年。楊終鬱鬱以死。女又脫簪珥。殮之。守其柩不去。妻亦哀憫其志。語之曰。姊院中衣食自豐。何爲困此。與我同辛苦。妓謝曰。奴非碌碌市門女也。少有不污之誓。與主君交往廿載。名雖風塵。身固不異楊氏之少房也。且主君爲我而死。何忍背之。願從主母。側執庖湑之勞。雖死不悔。聞者豈不歎異。而且欽佩之。旣免喪。其父母強之歸。不從。認諸禮曹。移牒逮之急。不得已。泣別其靈而去。後卒不面一男。考終於舊院。

生死嫺緣十共七則

西諺有云。真正之愛情。不爲外境所移易。雖至海枯石爛。此志終不可渝。然而情

海揚帆。風濤險惡。自由戀愛。實所難言。特以歷劫之多。益見愛情之篤。作生死嫻緣譜。

●與郎三世爲夫婦

濟寧邵士梅。字暉暉。順治己亥進士。其妻某氏瀕死時。語邵曰。吾兩人當三世爲夫婦。再世當生館陶董家。所居濱河。河曲第三家。君異時罷官後。獨寓蕭寺。緝佛經時。訪我於此。邵後謁選。得登州府教授。已而遷吳江知縣。謝病歸。有同年知館陶縣。因訪之。館於蕭寺。寺有藏經一部。取閱之。忽憶妻語。乃沿河覓之。果得董姓於河曲第三家。家有女未字。邵告以故。且求縣宰爲媒。灼娶之。後十餘年。董病且死。與邵訣曰。此去當生襄陽王氏所居濱江門前。有二柳樹。君幾年後訪我於此。與君當再合。後生二子。

●一枝獨秀映冬青

國初海上之變。搢紳駢戮者。日數十人。株連遺戍之家。尤不可勝數。常熟戴高亦以嫌疑被逮。罪至大辟。家族徙邊。有子曰研生。成童穎異。通經史。善屬文。有先民矩矱。咸目以大器。難作不及避。欲以身代父死。吏錮之。不令知。旋與母俱徙遼陽。研生聘王氏女琴娘爲婦。王名錫爵。邑名士。與高交契。研生故從之讀。愛其敏妙。詔秀。

遂以琴娘字之。琴娘年十三，以難故，闔家避地於金園，不敢與戴通往來。時時遣人刺探消息而已。研生以親  
亡家破，無意嫺好。兩家之音問遂絕。先是，研生課暇，曾與琴娘說字論詩。琴娘色美若舜華，而性峻潔，喜讀貞  
女烈婦傳記軼事。嘗謂研生曰：昔有才女如文君如文姬，而不貞其節，心竊鄙焉。吟風弄月之章，雖無傷雅道，  
然究不可以此爲婦女之分所應爾也。研生聞言，譽其卓見。且賦女貞子歌，隱括琴娘語以贊之。琴娘感其意，  
取箋稿藏篋中，暇輒誦之。無何，難作。王夫婦彷徨終夜，琴娘知有異，微問母，母不實告。但云聞此當有兵亂，  
父意將徙蘇，彼處防衛嚴，或可安堵耳。琴娘謹聽命，而察家人私語，似皆與已有關係，不能無疑。會小婢如意  
竊聞其事，因洩於琴娘，乃大驚懼，飲泣不食。朝夕取女貞子歌誦之，狀如病狂。母覺之，乃曰：兒固敏慧，知世事，  
此滅門禍，獨不爲父母計耶？吾輩來此，姓名且更易，而子思念不已，設有漏言，吾族無噍類。兒當不如是之不  
解事也。琴娘泣曰：母也，天只烏有不諒親生兒者？兒寧不知此中利害，但自藏其志，金石不可移。母誦母慮，兒  
決不漏言。惟此心，則天日可誓耳。母愀然曰：兒志果佳，惟此言殊有誤。人方疑吾家與戴氏有連，兒若不別嫁，  
是以實證示人也。其三思之。琴娘不語良久，既而毅然曰：兒悟矣。戀舊亦人情，能容兒三歲後更議此事乎？且  
兒年甫笄，尙當習家政，奈何議其他？母曰：此亦無害。自是日，事女紅，操井臼。隣里罕見其面。時錫爵仍爲童子。

師年餘。益困。復以憂鬱。故得目疾。至失明。止一子曰敬熙。少於琴娘五齡。自教之。錫爵有中表曰范慕希。棄儒而賈。挾巨貲歸。起第宅。富甲於鄉。念錫爵貧。時周恤之。慕希有子。與琴娘年相若。曾至蘇。見琴娘而愛之。言於父母。委禽焉。成婚之夕。琴娘令侍婢傳語曰。須誦昔日女貞子歌。然後許諧夙願。范子愕然。既而怒曰。今日在吾掌中耳。尙安所道耶。排闥直入。欲干以非禮。琴娘至是。始信非戴子。堅拒之。大聲呼救。且以首觸壁。血涔涔下。滴隣里。皆驚起問訊。琴娘侃侃。致范子誘致強逼之罪。中有父老聞之。駭曰。此范某子也。奈何行此不法事。當訴其父。於是范子鼠竄去。衆隣召錫爵至。使偕琴娘訴之。慕希大驚曰。吾絕不知。亟馳至。則錫爵與琴娘相持而泣。甚悲。慕希乃長跽而言曰。某之罪也。誓必成女志。以贖罪。復謂琴娘曰。吾昔曾買遼東。頗熟其山川。道里城郭。必可踪跡。研生遂挈琴娘抵遼陽。久之。乃聞研生輾轉踰長白山。入吉林。某將軍麾下。爲記室。刻苦自勵。未有家室。老母尙健。爲之尸褻。將軍嘉其行。將爲奏請赦歸。及慕希挈琴娘往。與研生相見。悲喜交集。將軍聞之。甚欽琴娘之貞。歎曰。戴生一門。貞義節孝俱備。於是爲之奏請。成禮於將軍署。送之南歸。女貞子歌有云。朔風徧吹勁草折。雪墮榆關夜凜冽。一枝獨秀映冬青。纍纍可以妾心赤。却扇之夕。琴娘請誦舊作。研生恍然如夢。曼聲吟之。不覺淚下。曰。不意竟成詩讖也。既返。以歸途唱和之作。與譚戍時。並琴娘隨慕希北行尋

夫諸作合刊之曰。榆關雙淚集。謂悲喜同之也。慕希歸館。研生於家。以致子。卒化爲善。而以女適敬熙。吳人爲作俠烈傳。及望夫石傳奇。姜西溟汪堯峯諸人皆有題詠。

●願矢來生諧伉儷

重慶祝春海孝廉。生而能言。八歲盡十三經。九歲游庠。十四舉於鄉。父母欲爲論婚。堅不願。固詰之曰。兒前身爲山左荷澤丁時薊也。年十八。以刻苦力學。嘔血死。妻真氏。年十七。世家女。美而賢。臨死誓來生仍爲夫婦。今兒臂上朱痣。卽妻所志也。父母驚駭。久之曰。果爾。妻年將倍於汝。且世家女。安肯再適。祝曰。姑探之不諧。當再議。父母未能強聽之。明年春。入都應禮部試。紆道山左。謁其前生母。述往事。皆合。真避不出見。令婢持一函以詢之。祝乃於函之封面。大書願矢來生仍爲夫婦八字。付之。蓋果丁臨終時所手書之八字。付之以爲證也。真乃大哭。祝旋丐冰人爲之媒合。真允之。遂爲夫婦如初。真年之長雖近倍。望之猶二十許人。祝著有兩世緣傳奇。

●郎君底事買胡粉

近有一富家。止生一男。姿容過常。遊市見一賣胡粉女子。甚美麗。愛之。無絲自達。乃託買粉。日往市。得粉便去。

初無所言。積漸久。女深疑之。明日復來。問曰。君買此粉。將何所施。答曰。意相愛樂。不敢自達。然恆欲相見。故假此以觀姿耳。女悵然微應之曰。見愛如斯。敢辭私奔。遂竊訂約。薄暮果到。男不勝其悅。把臂曰。宿願始申於此。歡躍遂死。女惶懼不知所以。因遁還粉店。至食時。父母怪男不起。往視已死。遂就殮殮。發篋筒中。見百餘裹胡粉。大小一積。其母曰。殺吾兒者此粉也。入市徧賣胡粉。以此女比之。手跡如先。遂執問女曰。何殺吾兒。女聞嗚咽。具以實陳。父母不信。遂以送官。女曰。妾豈復懼死。乞一臨尸盡哀。縣令許焉。逕往撫之。慟哭曰。不幸至此。若死魂而靈。復何恨哉。男豁然更生。具說情狀。遂爲夫婦。子婦繁茂焉。出幽明錄。

●精誠所感石爲開

陳壽分宜人。聘某氏。未成婚而壽得癩疾。其父令媒辭絕。女泣不從。竟歸壽。以已惡疾不敢近。女事之三年不懈。壽念惡疾不可瘳。而苟延旦夕以負其婦。不如死。乃私市砒欲自盡。婦覘知之。竊飲其半。冀與俱殞。壽服砒大吐。而癩頓愈。婦一吐不死。夫婦偕老。生二子。家道日隆。人皆以爲婦貞烈之報。

●人面桃花相映紅

博陵崔護。姿質甚美。少而孤潔寡合。舉進士第。清明日獨遊都城南。得居人莊。一畝之宮。而花木叢萃。寂若無

人扣門久之。有女子自門隙窺之。問曰：誰耶？護以姓氏對曰：尋春獨行。酒渴求飲。女入以杯水。至。開門設床。命坐。獨倚小桃斜柯佇立。而意屬殊厚。妖姿媚態。綽有餘妍。崔以言挑之。不對。目注者久之。崔辭去。送至門。如不勝情而入。崔亦睽盼而歸。爾後絕不復至。及來歲清明日。忽思之情不可抑。逕往尋之。門院如故而已。扃鎖矣。崔因題詩於左扉曰：去年今日此門中。人面桃花相映紅。人面祇今何處去。桃花依舊笑春風。後數日。偶至都城。南復往尋之。聞其中有哭聲。扣門問之。有老父曰：君非崔護耶？曰是也。又哭曰：君殺吾女。崔驚但莫知所答。父曰：吾女笄年。知書。未適人。自去年已來。常恍惚若有所失。比日與之出。及歸。見左扉有字。讀之。入門而病。遂絕食數日而死。吾老矣。噫！此一女。所以不嫁者。將求君子以託吾身。今不幸而殞。得非君殺之耶？又持崔大哭。崔亦感慟。請入哭之。尙儼然在床。崔舉其首枕其股。哭而祝曰：某在斯。須臾開目。半日復活。父喜。遂以女歸之。

一見屠郎瞑目矣

甯國屠義英之妻。品性貞烈。幼時許嫁義英。義英未第。家甚貧。會里豪有事女家。見女有色。強納聘焉。女父辭以已字屠氏。豪以勢壓之。必欲昏乃已。父謂豪曰：欲得吾女。當先令屠氏無爭。豪備禮謁屠。因告之故。且恃其勢。弗能與爭也。屠以女家慕富厚而厭貧賤。遂受其禮。弗與競。女意屠必有言。而屠竟默默。乃以死自誓。豪擇

日親迎。女涕泣不肯就車。父與母強之。女令與豪訣曰。妾本屠氏婦也。未親見屠郎之必棄妾也。今日之事。道必經屠氏。願至屠門。一面屠郎。如屠令妾從。乃敢侍巾櫛。豪意以勢言。可必屠之無他也。曲許之。女上車。令御者至屠氏門。則相告及門。呼屠與見。屠出揭簾視之。女已拔簪自刺其喉。亟救之。血流如注。氣絕矣。豪以女既死。遂棄其尸。悉與家人奔歸。屠控諸官。官抵豪罪。屠感其義。葬之如妻禮。

### 同穴姻緣十一 共五則

人生男女居室。春花秋月。祇僅有限之風光。然易盡者人慾。而無盡者情義。戀愛之極。甚至不願同生。而但求同死。嗟嗟。一坏黃土。同棲並命之禽。萬塚青燐。環弔癡情之客。其遇可哀。其志彌復可矜矣。作同穴姻緣譜。

#### 清道山前穴女骸

梁山伯祝英臺。皆東晉人。梁家會稽。祝家上虞。嘗同學。祝先歸。梁後過上虞。尋訪之。始知爲女。歸乃告父母。欲娶之。而祝已許馬氏子矣。梁恨然若有所失。後三年。梁爲鄞令。病且死。遺言葬清道山下。又明年。祝適馬氏。過其處。風濤大作。舟不能進。祝乃遣梁塚。失聲哀慟。地忽裂。祝投而死。馬氏聞其事於朝。丞相謝安。請封爲義婦。



梁復顯靈異効勞。封爲義忠。有司立廟於鄆云。

●雙鴛塚上合歡樹

林澄。字太清。侯官人。年十七。與同里戴貴共學。館於戴之西軒。一日購得佳書。期貴分錄。澄匝句猶未卒業。而貴五日已繕寫成帖。且點畫媚人。澄心異之。徵其故。貴曰。余女弟伯璘。素閑翰墨。爲我分其任。故速成耳。時生未議聘。而女亦未字人。因陰有所屬。第不敢白之父母耳。一日適貴他往。女刺繡簾中。窺生容顏韶秀。相視目成者久之。生歸西軒。情不自禁。乃題詩於團扇之上云。目似秋波髻似雲。繡簾深處見紅裙。東風嫋嫋吹香氣。夢裏猶聞百和薰。女有侍兒名壽娘者。頗亦解事。值他故之西軒。見生所題扇。因携示女。女見詩。知生之屬意有在也。乃密賦古風一章。命壽娘寄生云。妾本葑菲姿。青春誰爲主。欲結箕帚緣。嚴親猶未許。憐君正年少。胸中富經史。相逢荷目成。愁緒千萬縷。咫尺隔重簾。脈脈不得語。願君盟勿渝。早諧鴛鳳侶。莫學楚襄王。夢中合雲雨。自後書札往還。無間晨夕。上元之夜。女至西軒。與生會。至鷄鳴而別。且訂偕老之盟。生因賦詩云。四鄰歌吹玉缸紅。始信藍橋有路通。無賴汝南鷄唱曉。驚回魂夢各西東。女亦有詩云。風透紗窻月影寒。鸞雲撩亂晚妝殘。胸前羅帶無顏色。益是相思淚染斑。踪跡由是益密。家人莫之覺也。中秋之夕。生復會女於繡房。枕席調

繆極其款曲。蒲下四鼓。甫畢。徐歡而貴之家奴貴。陰知其事。因持斧突入。意有所挾。而生急奔走。不謂觸斧。邊殞。女見生氣絕。乃取羅帕自經。雙手抱生尸而死。兩家父母聞之。無不嗟嘆。檢其篋。得詩數十首。皆情至之語。不忍讀。竟焚之。女兄貴。素與生深交。議爲合葬。因殮於東郊清貴里。題曰雙鴛塚云。時有文士吳子明爲之銘曰。璧碎珠沉。蘭摧玉折。生願同衾。死期共穴。塚號鴛鴦。魂爲蝴蝶。華山祀英臺墓。連理枝合歡樹。古有之。今再遇。時正德三年事也。

●筵席從來無不散

常州通桂坊有兩妓。曰王雪子。曰劉蘭芬。姊妹花中。素稱雙豔。於是有周姓者昵於王。有沈姓者眷於劉。各以其憐香惜玉之心。訂而爲地久天長之誓。奈鴛母索身價甚昂。二客又無力爲之脫籍。四人私相計議。謂與其生而無不散之筵席。莫若死而結不解之幽歡。遂於某夜置酒痛飲。飲畢。同拜。拜起而服砒霜。黃泉路上。携手偕行。道焉遙焉。無所戀焉。問何以出此短見。曰。以爲情也。噫。異矣。天下之最無情者。莫過於妓女。迎新送舊。強飾笑啼。彼二客者。果操何術。能使二妓甘爲情死歟。然因狎妓而至於以身殉。亦未免情癡太甚。鴛毒如飴。鴻毛等命矣。

●死者不生已死

狼山鎮總兵鄧某。初走卒也。從楊芳。楊遇春勦白蓮教。徒積功至總戎。其在陝也。得鄭氏婦。納之。凡六月而生女。生之時當七夕。故名之曰巧姑。巧姑生。其母不復孕。總戎多姬侍。終無子。不得已。子巧姑。爲易男子裝。束髮爲辮。總戎盛怒時。得巧姑一言。卽立解。孫荇洲者。江右老名士。總戎以千金聘之。使之教小姑。荇洲中歲喪妻。不復娶。以嫁李氏妹。所生子耀宗。爲子。時年亦十二三。從至署。伴讀焉。兩小無猜。荇數年。巧姑長成矣。問名者接踵。總戎令自擇。客至。巧姑自屏後窺之。年餘無許可者。乃漸屬意於耀宗。耀宗聰穎而謹愿。孫以女弟子將有室。耀宗宜引嫌。於是與巧姑稍稍疏遠。久之。巧姑亦漸覺微逗以辭。耀宗不敢應。然不能無動。荇洲乃撻耀宗。責以不知自愛。巧姑入塾。見耀宗有淚痕。異而詰之。耀宗不答。頃之。覘荇洲他顧。則小語曰。爲卿耳。巧姑是日歸。遂臥。明日病矣。總戎視之。以爲巧姑患感冒也。延醫診治。服藥而病益劇。連易數醫。最後一醫診畢。告總戎曰。此非藥可治。總戎大驚。以告婦。推測久之。姑以訊巧姑。不答。有慚色。乃召耀宗。耀宗至。總戎命坐榻前。手解其佩囊。授巧姑。巧姑不接。則納置枕下。曰。癡女。吾爲汝定矣。耀宗窺巧姑。面色白而微黃。瘦加平時。知其病久也。時總戎姬侍皆環榻坐。因是不敢出一言。少坐。卽趨起而出。以告荇洲。明日。總戎使兩統領爲媒。行聘。

禮復數日。巧姑病果大愈。苻洲亦携耀宗辭歸。總戎厚贖之。約吉期以明年某日。明年乃買舟循江而東。抵狼山。親迎期至。耀宗方乘綵輿至署。忽見署中夫役紛亂。詢之。知總戎昨夜被刺。其有關係者爲愛妾某。且牽涉巧姑。大驚。亟奔歸。及暮。聞犯人已舟送金陵。事關大員被刺。由臬司親審矣。耀宗念巧姑甚。告之苻洲。欲往觀審。乃偕至江寧。宿逆旅。使耀宗先往探覽。抵暮。耀宗還。則哽咽不成聲。問之。第曰。此獄實不冤。女已投江。尸且不得哀哉。久之。耀宗乃得其顛末焉。蓋鄭氏者。母家實爲吳。鄭其前夫之姓也。居四川叙州。家巨富。嘉慶戊午。教匪之亂。闔家盡殫。積薪中以免。已而鄧以衆至。復搜其家。得之。爲殮殮其翁姑。夫壻伯叔。既葬。始納鄭。鄭感其義。且念腹中塊肉。未知若何。欲留以延鄭氏一線之祀。不期已失身。而所生者乃一女。卽巧姑也。亦無如何。昨以嫁女期屆。從總戎檢點一切。忽從篋中得故夫漢玉珮。及翁姑所常御物數事。以問總戎。總戎微醺。忘其故。卽應曰。此西川一富豪物。吾使人刼殺其家而取之者。鄭頓悟。乃徐徐窮究之。總戎忽有省。遽叱曰。若已在吾手中。絮絮胡爲者。鄭無言。總戎更滿飲數觥。大醉。是夕。就鄭宿。鄭不能復耐。翦其喉。斃之。巧姑初不知也。禍發。鄭始以告巧姑。巧姑懼公堂凌辱。乃自投於江。苻洲聞言。歎息而已。尋秋讞定。鄭處凌遲。苻洲亦率耀宗歸。猶念巧姑。冀其不死。或有遇也。越一年。苻洲病卒。族人覬其產。揭耀宗亂宗。於是復爲李氏子。年二十。舉

孝廉房師某愛其才。願以其女妻之。耀宗不可。而父母強爲訂婚約。及期。賀客滿座。而耀宗念巧姑。就座隅。拭淚而已。綵輿入門。衆扶耀宗。迓新婦。則紅巾繫頸。赫然尸也。衆大驚。耀宗亦惶惑。審視。忽曰。是可活也。吾向在狼山。曾從緇戎。署中人習救急法。速昇至於榻。待吾爲之。衆如言。耀宗揮衆人出。曰。如有窺視。墮鷲者。術不靈。衆屏息以候。久之。不出。有疑之者。趨入視之。則兩人一巾雙結。臂與臂相抱。衣與衣相糾。足與足相勾。死者不生。而生者則死矣。詢某。則此女得於江上。愛其慧。卽女之。其訂婚。未嘗以告。出閣之夕。女乃知之。自言已婿孫氏。不虞其至此也。李氏購大棺。合兩人葬之。好事者乃爲生死鴛鴦曲以哀之。

素羅雙鎖鴛鴦頸

任迂叟浙右儒生。富而無子。唯一女名之曰宜男。飾雌爲雄。聊娛膝下。延師教讀。時有東鄰之子白雲娥者。其父鬻年所得。慮其嬌柔難育。爲之貫耳披鬢。呼爲雲姐。附任氏之學。與宜男爲窓友。時女年十三。男年十四。兩小無猜。二情相洽。校書賭誦。互角聰明。女或勝之。則割雲之面。相與嘲笑。適師外出。女之母與姑入塾。不識雲之爲男也。共視柳眉疊翠。杏臉舒紅。與其女璧合珠聯。爭輝並耀。嘆曰。使宜男而果男也。以配雲姐。真一對好姻緣。姑曰。儂合爲媒。問雲姐願否。母笑曰。以待來生。雲始知宜男之爲女也。益比暱之。歡娛易過。不覺臘去春

回女年加長。待字深閨。不復出就外傳矣。雲亦還其本來。另尋師友。女作書投之。有速遣冰人以全海誓。則半瑕之璧。幸得全歸。已破之舟。不致沉沒等語。雲得書情急。恃寵撒嬌。直告父母。父雖怒其不端。然事已如斯。轉慮其子失所。遂倩密友。卽任翁之戚。敬備鳧儀。往求鳳卜。任曰。西鄰白翁。固所素識。第伊僅有掌珠。那得配我假子。媒曰。其女實男子。僞作女裝。以期易養耳。任曰。卽雲姐耶。媒曰。是也。翩翩年少。諒必中東床之選。任曰。不可。不可。雲姐昔與我女同學。若與聯姻。是無私有弊。玷我家聲矣。媒以童穉無知。決無他故之言。再三勸之。任怒掉頭而入。媒覆白公。雲不知也。尙歡欣鼓舞。慰答女書。時女已聞父決絕之言。飲泣數日矣。母知其意。反加詈也。得雲書。慟絕復蘇。遂與雲訂踰垣之約。相持對泣。淚繼以血。女曰。妾生不逢辰。之死靡他。既不能續前緣。當以魂依左右耳。惟郎君新不忘故。時以孟羹呼名而奠。則九原如在矣。今邀郎來。知我死所。遂指其床。已細絲結扣懸於頂格。雲曰。生不同寢。死當同穴。奚忍舍我。搶先入扣。女往牽救。則抱女同登。雙雙畢命。次日。婢姐喚女不應。撥戶而入。瞥視雙懸。驚呼翁至。撫之俱僵。且兩屍互抱不解。喚白翁來。共鳴諸官。判曰。審看得白雲娥與任宜男者。居本比鄰。幼而同學。盈盈弱女。僭稱冠帶之雄。渺渺丈夫。反襲裙釵之飾。陰陽顛倒。堪嗟兩老之朦朧。天地爛緣。宜有雙星之繾綣。繼而瓊田大去。碧海無歸。借斑管以描愁。託瑤箋以請命。既以參媒氏灼。

好。逐。稱。意。之。花。允。宜。風。舞。鸞。歌。竟。唱。定。情。之。曲。而。乃。不。容。坦。腹。徒。悔。噬。臍。密。簡。傳。心。愁。甚。衡。陽。之。雁。捧。書。泣。血。淒。踰。巴。峽。之。猿。牽。袂。趨。風。匹。夫。之。志。難。奪。紅。顏。赴。義。匹。婦。之。諒。可。悲。遶。爾。雙。璧。同。組。立。絞。鴛。鴦。之。頸。循。環。合。體。牢。牽。蛤。蚶。之。身。雖。事。不。可。風。而。節。猶。足。取。律。順。大。法。例。順。人。情。用。是。殮。以。巨。棺。俾。作。同。工。之。藹。葬。諸。大。陸。將。生。連。理。之。枝。從。此。地。下。長。眠。不。羨。人。間。短。景。本。縣。特。以。表。圭。璋。之。堅。志。非。徒。豔。花。月。之。新。聞。此。識。斷。合。葬。西。河。之。麓。

文字嫺緣十一共七則

青。雲。矢。志。郎。具。驚。才。紅。葉。詩。題。女。矜。夙。慧。自。古。佳。人。才。子。必。圖。璧。合。珠。聯。果。然。月。老。多。情。未。必。文。章。誤。我。呼。楮。公。爲。盟。主。倩。管。子。作。壑。修。風。流。未。泯。佳。話。常。留。作。文。

字嫺緣譜

有人情重不言仙

番禺葉蘭臺名澄。詩才清逸。常賦鴛鴦詩云。笑我夢寒猶待闕。有人情重不言仙。有柳翁者見之。詫曰。有才如此。尙作不知何處月明多耶。以女妻之。一時傳爲佳話。有葉鴛鴦之目。

◎得嫁此郎願已足

清咸同間。某邑有張姓者。富冠一鄉。有女曰翠君。年十七。美姿容。善詩賦。同里有曹氏子。名璧。聰俊。工文詞。年十六。未娶。張頗屬意焉。曹以貧富自量。不敢啟齒。張設塾於家。召璧。使就讀。璧負笈而至。翠於花下窺之。念曰。得歸此郎足矣。張亦默自喜。命璧宿於西軒靜室。時值重九。張與塾師登高。璧兀坐書齋。已而意外閒步。與翠相遇。璧整容前揖。翠亦不避。方叙話。婢報主人回矣。遂各散去。翌日。翠書詞於彩箋。使侍兒投之。中有赤繩繫足之句。璧以詩答之。一夕。璧獨坐。聞叩門聲。啟視。乃翠也。袖出花箋。上書四絕句。笑曰。妾效唐人作廻文四時詩。請君改之。其一爲春。花枝幾朶紅垂檻。柳樹千絲綠繞堤。鴉鬢兩蟠烏鼻鼻。徑苔行步印香泥。其二爲夏。高櫺畫棟雙棲燕。葉展荷錢小疊青。腰細褪裙羅帶緩。銷魂暗淚滴圍屏。其三爲秋。明月晚天清皎皎。凜霜晴霧冷悠悠。情傷暗想開長夜。淚血垂胸鎖恨愁。其四爲冬。天冷雪花香墮指。日寒霜粉凍凝腮。懸懸意想空吁氣。夜月閒庭一樹梅。璧誦畢。大贊之。翠曰。家君新構別墅。名流題詠甚富。但無作廻文者。請君爲之。璧亦成四絕。其一云。東西岸草迷煙淡。近遠汀花逐水流。虹跨短橋橫曲徑。石嶙嶙砌路悠悠。其二云。墻矮築軒當綠野。樹高連屋近青山。香清散處殘紅落。酒興詩懷遣日閒。其三云。溪曲繞村流水碧。小橋斜傍竹居青。啼鳥月落霜



天曉岸泊閒舟兩葉輕。其四云。歧路曲盤蛇。亂山羣舞鳳。屨屨枝封雪。蕊梅依屋。獨坐閒窓夜。伴燈翠讀之。歎其敏妙。時漏下二鼓。乃各歸就寢。張知之。乃倩媒贅壁爲壻。後遭粵寇之亂。伉儷同殉焉。

佩綸何幸得知己

豐潤張佩綸。以光緒乙酉中法之役。督師馬江。敗績遣戍。及赦歸。入李文忠公鴻章幕。信用之。倚如左右手。李有疾。張入內候之。忽見案有楷法端麗之詩稿。知爲女公子所作。展視之。中有詠馬關戰事之七律。頗爲張誇過於人者。張且讀且伴哭曰。不意佩綸乃獲一知己。李笑曰。此小女走筆爲之者。何足道。張驚起曰。女公子作耶。此誠佩綸第一知己。佩綸今日且感且慚。直無地自容矣。乃跪而言曰。佩綸今方悼亡。願終身事女公子。藉報知己。李大愕。欲挽之起。則長跽於地。不稍動。李徐曰。君起耳。此事自有商量之餘地。張卽以外舅之稱奉李。李不得已。諾之。夫人大怒。責李曰。吾女何人不可許。乃欲婚於麻子賊配軍乎。李無言。太息而已。

遙念故鄉何處是

端忠愍公方撫蘇時。有丐婦蓬首垢面。詣轅請謁。自云本鳳翔大家閨秀。以水沒廬舍。父母諸兄俱溺死。孤身獨存。乞食至吳門。日得一餐之後。再不復食。因念中丞長者。故請有所賜。給端深疑之。命左右給紙筆。使自述。

婦把筆成詩云。蕭條行李此經過。只爲天災受折磨。踏破繡鞋埋雨濘。拖殘雲鬢入風波。沿門乞食推恩少。掩面求人忍辱多。遙念故鄉何處是。夕陽回首淚滂沱。末書雖女應素娟。拭淚作持紙呈上。端深歎賞之時。飲馬橋士人黃幹。多才而新。繆端命以配素娟。自製賀詞以寵之。

### ●滿身風露立多時

高季迪啟。年十八。未娶。婦會周仲建有疾。季迪往唁之。周出蘆雁圖命題。季迪走筆賦曰。西風吹折荻花枝。好鳥飛來羽翮垂。沙闊冰寒魚不見。滿身風露立多時。仲建笑曰。是子求室也。卽擇吉以女妻焉。

### ●方知紅葉是良媒

唐僖宗時。于祐於御溝中。拾得一紅葉。上有詩云。流水何太急。深宮盡日閒。殷勤謝紅葉。好去到人間。祐亦題一葉。置溝上流。宮中韓夫人拾之。後祐託韓泳門館。值帝放宮女三千人。泳以韓氏嫁祐。成禮之後。偶開筓見葉。異之。各出所得相質。嘆曰。事豈偶然。泳開宴慶之。曰。二人可謝媒矣。韓氏作詩曰。一聯佳句隨流水。十載幽思滿素懷。今日却成鸞鳳侶。方知紅葉是良媒。王伯良作題紅葉傳奇。

### ●晚雲帶雨歸飛急

趙令時字德麟。號柳復翁。襲封安定郡王。善詞。劉斧字偉明。既傷愛妾而不能忘。趙爲清平樂詞云。東風依舊。著意隋堤柳。得鴉兒黃欲就。天氣清明時候。去年紫陌青門。今宵雨魄雲魂。斷送一生憔悴。能消幾個黃昏。有王氏女聰慧。父母爲擇配未偶。壯年不嫁。作咏懷詩曰。白藕作花風已秋。不堪殘睡更回頭。晚雲帶雨歸飛急。去作西窗一夜愁。趙鯨居見詩。遂求媒焉。人以爲二十八字媒云。

游戲嫺緣十二共六則

人生聚散大可達觀。世上嫺緣本來泡幻。只茲數十春秋。莫問夫妻真假。紅塵小。謫何妨。戲鳳游龍。白首相期。若個栽花插柳。天從人願。夫豈偶然。作游戲嫺緣譜。

◎祇我羅衾渾似鐵

有歌僮名絮雲者。秀豔善歌。宜興陳其年暱之。絮雲成婚有期。陳賦賀新郎詞以贈之。詞云。小酌茶醲釀。喜今朝釵光鈿影。燈前濕漾。隔着屏風。喧笑語。報道雀翹初上。又悄把檀奴偷相。撲朔雌雄渾不辨。但臨風私取春弓量。送爾去。揭鴛帳。○六年孤館相依傍。最難忘。紅蕤枕畔。淚花輕颺。了爾一生花燭事。宛轉婦隨夫倡。努力做。麩模樣。祇我羅衾渾似鐵。擁桃笙。難得紗窗亮。休爲我再惆悵。每讀一過。覺溫馨旖旎。烈俊不禁也。

◎人盡願爲夫子妾

張船山詩才超妙。爲海內騷人所傾仰。秀水金筠泉告其所親。願化作絕代麗姝。爲船山執箕帚。而無錫馬燦。有贈張詩云。我願來生作君婦。祇愁清不到梅花。蓋船山夫人有修。到人間才子婦。不辭清瘦似梅花之句也。張戲成一律以謝云。飛來綺語太纏綿。不獨嫦娥愛少年。人盡願爲夫子妾。天教多結再生緣。累他名士皆求死。引我癡情欲放顛。爲告山妻須料理。典衣早蓄買花錢。名流爭現女郎身。一笑殘冬四座春。擊壁此時無如婦。傾城他日盡詩人。祇愁隔世紅裙小。未免先生白髮新。宋玉年來傷積毀。登牆何事苦窺臣。

◎江南綠柳未成陰

至正間。明州女子柳含春。年十六。患病。禱於關王廟而愈。因繙幡往酬之。一少年僧頗聰慧。窺柳氏姿容而悅之。因以其姓作咒語。誦於佛前。名曰回回偈。其詞曰。江南柳。嫩綠未成陰。枝軟不堪輕折取。黃鸝飛上力難禁。留取待春深。女亦甚慧。聞而恨之。歸告於父。時方國珍據明州。父因訟之。國珍捕諸僧至。詢作詞之姓名。對曰。姓竺名月華。國珍乃召匠氏作大竹筒。將納僧以沉諸江。謂曰。我亦取汝姓作一偈。送汝歸東流。因吟曰。江南竹。巧匠作爲筒。付與汝師藏法體。碧波深處伴蛟龍。方知色是空。僧惶恐伏地。叩頭哀告云。死吾分也。更乞容

一言國珍許之。僧復吟曰：江南月如鏡，亦如鈎。如鏡不臨紅粉面，如鈎不上畫簾頭。空自照東流。國珍知其以名爲答，笑而釋之。且令蓄髮，以柳氏配爲夫婦。

④ 丐女原來骨裏貴

鹽城民周六，居射陽湖之陰。地名朦朧。左右前後皆沮洳葦澤。無田可耕。且爲人開葺。不自振拔。唯芟刈蘆葦。織席以生。一女年十七八。略不識針紉之事。但能助父編葦而已。批神堰漁者劉五。爲其子娶之。不能縫裳。逐之歸。父母俱亡。無以餬口。遂行丐於市。朱從龍寓居堰側。時時呼入其家。供薪水之役。久而欲爲擇配。楚士吳公佐。本富家子。放肆落拓。棄父出遊。至寄跡僧寺爲行者。後還鄉里。親族皆加厭疾。郡庠諸生容之齋舍。因相與戲謀。便迎周女爲婦。假衣襦。具酒炙。共僦茅舍一間。擇日聘取。儕輩集舉。以成一笑。意吳生知爲丐者。必將棄之。已而相得甚歡。偶鈴轄葛珩之子。富於貲財。拉吳博賽。吳僅有千錢。連擲獲勝。通宵贏幾百緡。葛不能堪。明日復戰。浹辰之間。所得又十倍。吳由是啟質肆。稱貸軍卒。不數年。利入萬計。其父呼還家。讀書益勤。兩預貢籍。周女開慧解。婦工不學。而能肌理豐麗。頓然美好。初里中有嚴老翁。高士也。善講解孝經。又能說相。見周於丐中。語人曰：此女骨頭裏貴。果如其言。

### ●再入青廬試一回●

青浦重固鎮有諸生周景芳者。娶妻數年。伉儷甚篤。偶至上海。遇術士曰。相君之面。當剋妻。必再婚。始得偕老。周言妻固無恙。術士曰。我不妄言。來年鏡破矣。周歸。忽命妻回父母家。復邀媒妁行聘。鼓樂親迎。蓋以重婚魔之也。

### ●使君股掌玩孺子●

樊城趙生汝舟。字君牧。年少負才。未獲佳偶。有謝嫗携女自洛陽來。寓居南曲。女名素秋。才色無雙。誓非才士。必不失身。時人爲之語曰。男中趙汝舟。女中謝素秋。生聞之。因往訪焉。不遇。邸庭間紅梨花盛開。因題詩於壁。云。換却冰肌玉骨胎。丹心吐出異香來。武林溪畔人休說。只恐天桃不敢開。女歸讀其詩。甚悔。因和云。本分天然白雪香。誰知今日却濃妝。鞦韆院落溶溶月。羞覩紅脂睡海棠。以詩寄生。且訂晤期。會有無賴子挾勢求歡。女不從。遂之使行。遂還洛陽。生悵快不已。適故人劉輔爲洛陽太守。遣使召生。生喜。即日束裝赴洛。及相見。首以謝素爲問。劉本意。慮生花柳蕩志。欲令習靜理業。得問茫然。乃僞令人徵素秋侑觴。而以疾死還報。冀絕其念。生嘆悼不已。館於王參軍廢園。因而成病。輔爲求醫。生卻之曰。吾病非藥餌可療。除是素秋重生耳。輔方授

計於素秋。使僞爲王參軍女。月夜徬徨園亭。生望之心動。遽前挑之。宛轉成好。鬱抱頤開。久之試期漸逼。生戀女。未有行色。輔復屬賈花嫗。携篋詣園。僞爲奠其亡兒者。生問之。對曰。昔王參軍有女。甚美。亡瘞園中。紅梨樹下。每月明之夜。往往出現。魅人。吾子以是天死。今忌日。故奠之耳。生詢女狀貌服色相類。大懼。卽夕移寓他室。及明。遂辭輔詣臨安。輔厚贈資斧。生是歲登第。得選還鄉。道從洛陽。謝輔。輔觴之。命素秋見。生大駭。輔笑述始末。生喜極。卽爲治婚禮。竟爲夫婦。今傳奇有梨花記。或作謝金蓮。

離合嫺緣十四 共六則

遇同林之患。難鳳泊鸞飄。幻情海之波。濤星沈月。暗生離死。別慘痛。奚如影隻形單。化離莫慰。乃或飄萍千里。重見遭逢。破鏡經年。終當遇合。相逢悲喜。如在夢中。固有莫爲而爲。莫致而致者。作離合嫺緣譜。

●兩家骨肉欣完聚

浙東亂時。諸暨陳氏有女。年甫十八。爲杭旗撥什庫所得。鬻於銀工。逼之。堅不從。杭人朱瞻生。郭宗臣。劫義醜。金贖難民。知女之義。贖之。方至。忽友人某贖一童子。問之。卽其夫也。翌日。贖一嫗。至。乃其母也。繼又贖一嫗。至。

乃其姑也。未幾有兩翁覓妻。踉蹌而至門。卽其父及翁也。兩家骨肉一時完聚。遂合昏結裝而歸之。

### ●自言當得二千石

後漢會稽王昌。字聖真。初爲州書佐。其婦寘於家。遇賊被獲。遂流轉入蜀爲人妻。及昌爲蜀郡太守。妻之子犯事。詣昌自訟。昌疑此婦不類蜀人。因問所由。對曰。妾本會稽餘姚戴次公女。州書佐黃昌妻也。妾嘗歸家。爲賊所掠。遂至於此。昌驚呼前。謂曰。何以識黃昌耶。對曰。昌左足脚心有黑痣。嘗自言當爲二千石。昌乃出足視之。因相持悲泣。還爲夫婦。

### ●示我當年舊血襖

南安蕭某。少失怙恃。婦陳氏。抱子七月矣。而叔暴狠。懷私折辱。兼欲鬻其夫婦。以省食指。因事加大斧。擊某左臂。破裂。血滿衣。知不能容。別婦出亡。割襖分藏其半。爲異日會徵。遂適襄郢間。業製盆桶。諸木器。餬口飄零。憤恚久。亦忘家。婦倚做女工。自食。毀容貞守。子漸長。又闕於叔。不令讀書。則躬任課教。或竊附鄰兒。師講業。兒亦奮激。攻苦如飴。二十一成鄉薦。起家某縣令。嘉靖甲午。擢楚少參。建牙郢上。以失父故。常抱慘戚。頓欲挂冠。雲游覓父。忽夏月。太夫人隔簾窺見堂下製器匠。偏袒作努。臂露傷痕。疑之。令童子問匠何處人。曰。南安。因悉



其避叔棄子妻。出亡始末。復問汝血御何在。匠大驚曰。太夫人何繇知之。卽出持御。合太夫人所藏如一。於是登堂大慟。趨呼子入。曰。匠人汝父也。退而舞拜膝下。解衣進觴。懽溢百城。

曇花庵裏對紅鞋

宋末時。彭城程萬里。尙書程文業之子也。年十九。以父蔭補國子生。時元兵日逼。萬里獻戰守和三策。以直言忤時宰。懼罪潛奔江陵。未及漢口。爲虜將張萬戶所獲。愛其才勇。携歸興元。配以俘婢。統制白忠之女也。名玉娘。忠守嘉定。城破。一門皆死。惟女僅存。成婚之夕。各述流離。甚相憐重。越三日。玉娘從內出。見萬里。面有淚痕。知其懷鄉。乃勸之曰。觀君才品。必非久居人下者。何不早圖脫網。而自甘僕隸乎。萬里不答。心念此殆萬戶遺試我也。婦人必不及此。明日。以玉娘之言告萬戶。萬戶怒。欲撻玉娘。其妻解之乃止。玉娘全無怨色。萬里愈疑。是晚玉娘復以爲言。詞益苦。及明。萬里復告之萬戶。乃滯玉娘於人爲妾。而許萬里以別娶。萬里至是。始自恨負此忠告。然已無及矣。玉娘臨行。以繡鞋一隻。易其夫舊履。懷之以爲異日萍水之券。自是萬里爲主人委任。不忌。竟以其間竊善馬南奔。至臨南。值度宗方立。錄用先世苗裔。萬里上書自陳。補福清尉。歸官閩中。安撫使宋亡。全城歸元。加陞陝西行省參知政事。興元。陝所轄也。於是密遣僕往訪繡鞋之事。玉娘初被鬻。自縫其衣。

死不受人污辱。久之因乞爲尼。居曇花菴。僕踪跡至菴。出鞋玩弄。有尼方誦經。視鞋驚駭。亦出鞋質之。相合。僕知是玉娘。跪致主命。欲迎至任所。尼謂僕曰。鞋履復合。吾願畢矣。我出家已二十餘年。絕意塵世。寄語郎君。自做好官。勿以我爲念。僕曰。主意念夫人之義。誓不再娶。夫人不必固辭。尼不聽。竟入內。僕使老尼勸諭再四。終不肯出。僕不得已。以鞋履雙歸報萬里。乃移文本省。檄興元府官吏。具禮迎焉。夫婦年各四十餘矣。玉娘自謂齒長。乃爲夫廣置姬妾。得二子。

●願爲雙鶴戲清池

蘇武初使匈奴時。作詩別妻云。結髮爲夫妻。恩愛兩不疑。歡娛在今夕。燕婉及良時。征夫懷往路。起視夜何其。參辰皆已沒。去去從此辭。行役在戰場。相見未有期。握手一長嘆。淚爲生別滋。努力愛春華。莫忘歡樂時。生當復來歸。死當長相思。妻答詩云。與君結新婚。宿昔當別離。涼風動秋草。蟋蟀鳴相隨。冽冽寒蟬吟。蟬吟抱枯枝。枯枝時飛揚。身體忽遷移。不悲身體移。當惜歲月馳。歲月無窮極。會合安可知。願爲雙黃鶴。悲鳴戲清池。武居匈奴十九年。及歸。鬚髮盡白。在虜中曾與胡婦生子。故李陵答書曰。足下胤子無恙。後武子元從燕王旦謀反。伏誅。上命於匈奴中求胡婦子爲武後。

虎不負人人負虎

漳浦人勳自勵者。以天寶末充健兒。隨征安南。及擊吐蕃。十年不還。自勵妻林氏。爲父母奪志。將改嫁。同縣陳氏。其婚夕而自勵還。父母具言其婦重嫁始末。自勵聞之。不勝忿怒。輒欲拚生往切。常破吐蕃。得利劍。會日暮。因仗劍而行。以詣林氏。林去家八九里。屬暮雨。天晦。進退不可。忽而電明。見道左大樹有旁孔。自勵避雨孔中。有三虎子。自勵並殺之。久之。大虎將一物納孔中。須臾復去。自勵聞其人呻吟。逕前捫之。是婦人也。自勵問其爲誰。婦人云。己是林家女。先嫁勳。自勵爲妻。自勵從軍未還。父母無狀。見逼改嫁。以今夕成親。我心念舊。不敢再見。適持手巾。就宅後桑林自縊。爲虎所取。幸而遇君。今猶未損。倘能相救。當有後報。自勵謂曰。我卽自勵也。曉還至舍。父母言子適人。故仗劍而來相訪。何期於此相遇。乃相持而泣。頃之。虎至。初大吼叫。然後倒入孔。自勵以劍揮之。虎腰中斷。意尙有一虎。故未敢出。尋而月明。一虎亦至。視其偶斃。吼叫甚。復倒身而入。又爲自勵所殺。乃負妻還家。今尙無恙。

割愛嫺緣十五 共十則

一入侯門蓬山已遠。雖明知故劍而合。對無從情場不少恨事矣。豈期天不妬緣。

人願割愛。是則罡風一簸。超度多少香魂也。作割愛嫻緣譜。

笑啼不敢做人難。

陳太子舍人徐德言之妻。後主叔寶之妹。封樂昌公主。才色冠絕。時陳政方亂。德言知不相保。謂其妻曰。以君之才容。國亡必入權豪之家。斯永絕矣。倘情緣未斷。猶冀相見。宜有以信之。乃破一照。各執其半。約曰。他日必以正月望日。賣於都市。我尙在。卽以是日訪之。及陳亡。其妻果入越公楊素之家。寵嬖殊厚。德言流離辛苦。僅能至京。遂以正月望日訪於都市。有蒼頭賣半照者。大高其價。人皆笑之。德言直引至其居。設食。具言其故。出半照以合之。仍題詩曰。照與人歸去。照歸人不歸。無復嫦娥影。空留明月輝。陳氏得詩。涕泣不食。素知之。愴然改容。卽召德言。還其妻。仍厚遣之。聞者無不感歎。仍與德言陳氏偕飲。令陳氏爲詩。口占一絕云。今日何遷次。新官對舊官。笑啼俱不敢。方驗做人難。遂與德言歸江南。竟以終老。

黃娥今日可于飛。

元和中。有新授湖州錄事參軍。未赴任。遇盜。剽掠殆盡。告敕。歷任文簿。悉無子遺。遂於近邑行丐。故鄉遠。乃假貸。却返逆旅。旅舍近逼裴晉公第。時晉公在假。因微服出游。偶至其店。相揖而坐。與語周旋。問及行日。對曰。某

之苦事。人不忍聞。言發涕零。晉公憫之。細詰其事。對曰。某在京數載。授官江湖。遇寇蕩盡。唯有微命。此亦細事爾。某將娶而未親迎。遭郡牧強而致之。獻於上相。裴公矣。裴曰。子室何姓氏。答曰。姓某。字黃蛾。裴時衣紫衣袴衫。謂子曰。某即親校也。試爲子偵之。遂問姓名而往。錄事後悔之。此或裴公之親近人。自當致禍也。寢不安席。遲明姑往偵。偵時。則裴已入內。至晚。忽有赭衣吏詣店。稱晉公召。錄事聞之。惶懼倉卒。與吏俱往。延入小廳。拜伏流汗。不敢仰視。卽延之坐。竊視之。則昨日紫衣押衙也。因首過再三。申令曰。昨見所話。心誠惻然。今聊以慰爾。樵悴。卽命箱中取官語授之。已再除湖州錄軍參事矣。喜躍未已。公曰。黃蛾可于飛之任也。特令送就其逆。旅行裝千貫。與偕赴任。

●春光忽又下山來

江陵寓居士子。忘其姓名。有美姬甚貧。求尺題於交廣間游。支持五年糧食。且戒其姬曰。我若五年不歸。任爾改適。士子去後。五年未歸。姬遂爲前刺史所納。在高麗坡底。及明年。其夫歸。已失姬之所在。尋訪知處。遂爲詩寄云。陰雲漠漠下陽臺。惹著襄王更不回。五度看花空有淚。一心如結不曾開。織羅自合依芳樹。覆水甯思返舊杯。惆悵高麗坡底宅。春光無復下山來。刺史見詩。遂給一百千以資妝。遣還士子。以歸終老。

相逢難把姓名通

洪武初。吳人姜子奇。娶婦三載。值大軍過吳。擾亂。子奇扶妻出避。倉皇間。因失其妻。乃爲兵官携歸京邸。子奇流落四方者累年。後迺還至京。行乞。有高門一婦人。見之而泣。貽以酒饌。又以布囊裹熟米一斗與之。子奇不敢仰視而去。翌日。此婦在門。又見子奇行乞。適主人不在。呼與相見。共話。爲主母所窺。卽令人追之。檢其乞囊中。有金釵一對。書一封。候其夫還。以告。兵官啟封視之。乃題詩一律云。夫留吳越妾江東。三載恩情一旦空。葵藿有心終向日。楊花無力暫隨風。兩行珠淚孤燈下。千里家山一夢中。每恨當年權此難。相逢難把姓名通。兵官見詩大悼。卽時遣還。仍賜錢米以給其歸。子奇夫婦泣謝而去。伉儷復合。喜不自勝焉。

莫謂侯門深似海

崔郊秀才者。寓居漢上。蘊積文藝。而物產罄懸。無何與姑婢通。每有阮咸之縱。其婢端麗饒秀。漢南之名姝也。姑貧。鬻婢於連帥于頔。連帥愛之。給錢四十萬。寵盼彌深。郊思慕無已。卽強親府署。願一見焉。其婢因寒食果出。值郊立於柳陰。馬上連泣。誓若山河。郊贈以詩曰。公子王孫逐後塵。綠珠垂淚滴羅巾。侯門一入深如海。從此蕭郎是路人。或有嫉郊。寫詩於座。于公觀詩。令召崔生。左右莫之測也。郊甚憂悔。無處潛遁。及見。握郊手曰。

侯門一入深似海。從此蕭郎是路人。便是公製作也。四百千小哉。何惜一書。不早相示。遂命婢同歸。至韓輓奩匣。悉爲增飾之。崔生因此小阜。

●襄王不戀殷勤意

有客自零陵來。稱戎昱使君。席有能善歌者。于公遽命召焉。戎使君不敢違命。逾月而至。及至。令唱歌。歌乃戎使君送妓之什也。公曰。丈夫不能立功業。爲異代之所稱。豈有奪人愛姬。爲己嬉娛哉。於是以縑帛贈行。手書遞謝焉。戎使君詩曰。寶鈿香娥翡翠裙。妝成掩泣欲行雲。殷勤好取襄王意。莫向陽臺夢使君。

●心有靈犀一點通

淮陽賀某。本舊家子。美丰姿。工詞翰。幼聘中表女。以粵寇亂作。流離轉徙。不相聞。賀落魄遊雁門。僦僧寺以居。一日。雪霽。有騶從擁貴人入廟。詢知爲陝西李鎮軍。俄而夫人亦至。有侍婢。其一特慧麗。賀目注神移。不能去。頃之。聞夫人呼雪鴻。令上殿。薰香竊喜。伺廊下。且往來遙尾之地。皆沙。玩其足跡。乃畫沙爲詩云。玉梅花下影。嫺嫺。仙步凌雲自往還。一點靈犀通不得。祇留香印在人間。李過而見詩。疑之。顧問賀。賀不承。固詰。乃以情告。李雖武夫。而性好風雅。因與論詩。益奇之。延爲記室。且許以雪鴻贈。賀敬諾。挈之至署。具奩嫁之。婚夕。展邦族。

則固所聘中表也。喜極相持而慟。李聞之亦喜。遂女雪鴻。後賀成進士官知府。李夫婦老無子。賀奉養之。終其身。

### ◎魚鼈人歸破鏡圓

紹興初。四方寇盜未息。汴人王從事。挈妻來臨安。調官寓抱劍營邸舍。左右皆娼家。不便。乃出外就民舍。歸語曰。我已尋某巷某家。甚寬潔。明嘗護箱籠。先行。卽倩轎迎汝。及明。王去。移時轎至。妻亦去。久之。王復回。求妻不得。訪究累日。絕無踪影。後五年爲衢州教授。赴西安宰宴集。羞鼈甚美。坐客大嚼。王食一戀。輒停箸悲咽。宰叩其故。曰。憶亡妻在日。最能饌此。凡治鼈裙。去黑皮必盡。切樹必方正。今何一似也。所以泣下。因具言始末。宰亦悵然。託更衣入宅。既出。卽罷酒。曰。一人泣隅。滿座不樂。教授若此。吾曹何必歡飲哉。客皆去。宰揖王入室。喚一婦人出。真其妻也。相顧大慟。欲絕。蓋昔年將徙舍之夕。奸人竊聞之。遂詐與去。女僧家。而貨於宰爲妾。得錢三十萬。尋常初不使治鼈。此日偶然耳。便呼車送詣王氏。王拜謝。願償原值。宰曰。以同官妻爲妾。不能詳審。其過大矣。幸無男女於此。尙敢言錢乎。卒歸之。

### ◎莫以今時忘舊日



甯王慧貴盛。寵妓數十人。皆絕藝上色。宅左有賣餅者妻。纖白明媚。王一見屬目。厚遺其夫。取之。寵惜逾等。環歲因問之。汝復憶餅師否。默然不對。因呼使見之。其妻注視。雙淚垂頰。若不勝情。時王座客十餘人。皆當時文士。無不悽異。王命賦詩。王右丞維詩先成云。莫以今時寵。甯亡舊日恩。看花滿目淚。不共楚王言。坐客無敢繼者。王乃歸餅師以終其老。

●山東葛亦近人情●

梁葛侍中周。鎮袞之日。有廳頭甲者。年壯未婚。有神彩。善騎射。膽力出人。偶因自事。葛公召入。時諸姬妾並侍左右。內一寵姬。國色也。嘗在公側。甲窺見。目之不已。葛公有所顧問。至於再三。甲方流盼殊色。竟忘對答。公但俛首而已。既罷。公微哂之。或有告甲者。甲方懼。但云神思迷惑。亦不記憶。公所處分事。數日之間。慮有不測。公知其發甚。以溫顏接之。未幾有詔。命公出征。拒唐師於河上。時與敵決戰數日。敵軍堅陣不動。日暮。軍士飢渴。殆無人色。公召甲謂之曰。汝能陷此陣否。甲曰諾。即攬轡超乘。與數千騎馳赴敵軍。斬首數十級。大軍繼之。唐師大敗。及葛公凱旋。乃謂愛姬曰。甲立戰功。宜有酬賞。以汝妻之。愛姬泣涕辭命。公勉之曰。爲人妻。不愈於爲妾耶。令具資財。值數十緡。召甲告之曰。汝立功於河上。吾知汝未婚。今以妻汝。兼署列職。此女卽所目也。甲固

稱死罪。不敢奉命。公堅與之。葛公爲梁名將。威名著于敵中。河北諺曰。山東一條葛。無事莫挑撥。

### 撲朔嫵緣十六共二則

神物萬能。終不能易男爲女。天賦既定。更不能以人事轉移也。但人情標喜新異。烏鳥莫辨雌雄。古今說部。所謂佳人才子。常有喬裝遊戲之事。因而成就良緣者。遺聞流布。未始非婚嫵之談。助作撲朔嫵緣譜。

### 焉能辨我是雌雄

王善聰者。金陵城中女子也。年十二喪母。姊亦嫁。父某。向挾線香業。行販江北諸郡。因念女幼而孤。僞飾爲男。望之以行。後父死。改姓名曰張勝。遇鄉人李英。因合夥。仍以販香爲業。歲餘同臥起。但云有疾。不去衫袴。洩溺必待夜。亦不去履襪。英初不知爲女子也。弘治癸丑春。與英還金陵。年已二十餘矣。往候其姊。姊不之識。且曰。我上無兄。下無弟。止有妹耳。我父挈往他所。負販數年。音問不通。存亡未審。善聰哭曰。我卽是也。父死孤貧。不能歸。不得已與鄉人李英合夥營度。今始歸拜姊耳。姊曰。男女久處。得無私乎。乃入密室驗之。果爲處子。仍作女飾。越二日。英來候。善聰匿不出。姊強之。英一見駭然。叩得其故。時英尙未娶。遂自請婚。善聰羞默遽退。英旣

歸念之不置。旋遣媒往。聰堅拒之。曰：嫌疑之際，不可不謹。今日若與配合，無私有私。數年貞節，付之逝水，不畏人嘲笑乎？英服其有守，相慕益切。往復再四，終不聽。事聞三廠中官嘉其義，逼令成婚。且贈貲焉。聰不敢違，遂爲夫婦。

●木蘭底事不歸家

多忠勇公隆阿。自楚率師過紫荊關。召募長夫。有陳童。孤兒也。應募從軍。供炊爨飼馬之役。稍長。頗勇健。久之。得補勇額。每戰必奮勇爭先。忠勇愛之。積功保至記名提督巴圖魯。統五營矣。忠勇薨。歷任總督皆委任如故。及左文襄公督陝甘。陳軍駐蘭州。皖人有朱紫光者。爲其記室。年少而白皙。陳待之甚厚。一日。招與同臥。同事者於黎明時。見朱自陳帳中出。咸匿笑。以朱爲統領之嬖童也。無何。陳之腹彭亨矣。大懼。與朱謀。朱教之言於文襄。取進止。文襄大駭。商之幕府。皆以爲歷歲既久。漫無覺察。且官已至極品。若據實上聞。恐以朦混獲愆。不如使朱娶之。卽以朱襲其名位。而統領如故。朱於是驟貴。而陳則鬱鬱不得志。朱復不禮陳。陳大怒。遂與朱反目。而自挾貲回陝。朱於是請歸宗。不復姓陳矣。陳居陝省時。其裝束不男不女。常挾三五健兒。出郊游獵。以爲樂。所生一子亦夭。後不知所終。聞者目之爲花木蘭第二。

畫餅媼緣十七共十一則

百歲如流。良緣難得。鵲鷦共命。猶歎歡少。愁多。乃百年大事。竟誤於虛名。六禮成親。但存夫形式。啜醜。舐糠。豈能醉飽。命之罔極。有餘痛矣。作畫餅媼緣譜。

●白頭猶是守童男

青浦胡秋岑。娶婦於金山姚氏。名芳淑。結褵後。未嘗同衾而寢。必俟芳淑睡而後睡。否則竟夕踈齋房外矣。如是者四五年。及其翁蕙堂罷官而歸。嬰大病。芳淑搏頰額。天刮股以進。翌日病愈。胡甚感之。而同床異寢如故也。或疑其爲天閻。而某科鄉試。有與秋岑之同號生。伺其私瞞之。又殊不爾。

●郎君守義妾守貞

秦興姜渭。幼負雋才。工詞賦。李小湖侍郎聯琇。督學江蘇時。按試通州。姜以經古冠通屬。姜居之對門。有老吏徐某。生三女。皆中人姿。長女年及笄。見姜悅之。姜亦心屬焉。一日有間。相約爲夫婦。堅以誓。機不密。頗有知其事者。姜倩人執柯。徐惑於蜚語。不許。且有諷言。姜大怒曰。吾士人。甘爲若婿者。惟女故耳。不然。豈無大家閨秀。而願向鴉羣中求鸞鳳哉。雖然。不欲則已耳。我欲矣。老孽胡能爲。一日女與其妹立門外。姜逡前捉其臂。妹遁。

女墮姜佻達。赧然返。徐微聞之。誓曰：是酸子。欲辱吾女。使通州無問名吾女者。吾寧使女老閨中耳。乃閉女幽室。不復出。州小吏某。偵其事。詣徐富。求培徐。徐以憤姜故。逕許某。女聞之。斷裙帶自縊。帶絕。女墮。家人救得活。徐曰：汝求死。將背父從所歡耶。女曰：然。父舍鳳麟。許豚豕。兒寧死。兒誠知違父不孝。私約不貞。然已誤於初矣。倘鮮克有終。將狗彘不食矣。徐曰：孩子執拘至此乎。然婚以強合。吾恥之。終不許。姜女曰：不姜適。誰敢違親。親恤女終不嫁。可矣。徐笑諾。女自此閉門誦佛。雖親串罕觀其面。人亦無與論婚者。姜聞女求死事。感女甚。益思得之。遂渡江謁李。李爲薦之。浙江學使校課卷。學使器其才。時與談話。一日。叩其不娶之故。姜詭言幼聘徐氏。以貧故。外舅中悔。女守貞不字。己以不娶報之也。學使義之。曰：此事我當任之。因貽書乞江督。札通州牧。傳徐至。述督意。徐曰：無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何云聘。未聘。何云悔。一貴一賤。彼甘俯而就。我不甘仰而企。人各有志也。世無我女。必令適姜之理。亦無不適姜。卽罪我之理。兒女婚嫺。父主之。部院大人親至。且奈何。牧不能強。詳督。督復學使。學使以書示姜。歎曰：命矣夫。先生可勿復拘拘矣。爲別議婚。姜終不就。竟鬱鬱死。女得耗。大悲。後竟老死。

## ●地下相憐有十娘

常州有女子。佚其姓氏。幼爲父母鬻於妓。女具絕色。船媪頗珍之。稍長。導以淫。不從。日楚撻之。卒不可而客之。見女者。黜其色。爭陷以利。冀當女意。故雖不薦枕席。而所得纏頭倍他妓。媪以故稍寬之。女亦私有儲蓄。欲陰自爲計矣。咸豐己未。媪載女至湖州。市人陸某。溫溫然善伺人意。貌亦都雅。女年幼於世。情未閱歷。見之以爲佳士也。遂與訂婚約。陸去。女白媪曰。某日。陸郎以銀幣二百來贖兒。兒卽辭母去。苟不見許。兒死於母。無益也。媪知不可奪。諾之。女慮媪中變。遍詣鄰舟。告以故。且言別至期。陸不至。使招之來。問爽約之故。陸言無貲。女出私蓄銀幣百五十畀之。期於明日來。陸得錢。卽赴博場。頃刻而盡。他妓有知其事者。以告女。女猶不信。明日。陸仍不至。使招之。則徒手來。問昨所贈。曰罄矣。女哭失聲。陸乘間亡去。女遂仰藥死。

● 不知情愛爲何物

杭人有娶婦者。合巹之夜。婦不與同衾。防禦嚴。如是者一月。婿不得近。恨甚。俟婦歸甯。出其衾。與所親者觀之。則以綫密縫。僅容一身。每臥以足適入。若蛇之赴壑者。衆咸異之。外舅外姑。知其事。咸勸其女。竟不聽。乃謂其婿曰。必爾等成婚之日。適值孤辰寡宿。是以如此。當爲爾除別舍。擇吉辰。復行花燭之禮。婿唯唯而已。會迫歲暮。人事紛紜。亦未遑及也。婿以將度歲。來迎其婦。婦泣涕不肯去。父母強之。乃歸夫家。是夜。婿入室。婦避燈後。

不與語。婿不得已。先就枕。婦則坐以待旦。雖寒甚。不顧也。自是婿惡其婦。屢反目。一日。以小故。忿爭。婿痛哭。竟夕。詳書婦來歸後情狀。揭之大門。竟去。不知所之。鄰比競集。讀其書。有云。非入空門。卽尋死路。是其生死不可知矣。此豈所謂怨耦者與。

慎毋割愛做人情

清光緒中葉。協揆某夫人某氏。善詩文。工書法。所書某鉅公墓誌銘拓本。端楷大寸半許。結構謹嚴。不類閨人手筆。撰文者卽協揆也。燕林目爲雙璧。其長公子癡甚。年及冠。猶無人與論婚。協揆夫婦頗憂之。適甘肅臬使某罷官歸。營謀起復。欲結協揆爲內援。自請以愛女爲子婦。協揆喜。卽促夫人挈子返里成婚。越三日。夫人謂諸婢媼。皆言新婦雖夜夜與公子同寢。似未嘗有所事。夫人自是屢以言諷女。女但微哂。一夕。公子忽自洞房排闥出。奔赴母所。大聲呼母曰。新婦惡作劇。頃褫我衷衣。又壓坐我身。婢媼皆匿笑。夫人叱公子去。自是女雖強顏爲笑。然歸甯。輒雙淚洑瀾。未幾。竟死。而某臬使仍待罪家居。

此是女中第一流

徵人程某。以質雄其鄉。累世矣。生一子。少而癡。及長。混混無所知。其家以二僕守之。饑飽寒煖。悉二僕爲之節。

度。或不受教。則痛笞之。乃帖然服。其術若馭牛馬。然遠近皆知之。無與論婚者。程氏故有質劑之肆。在無錫。有汪氏者。世爲之主會計。汪有女。與程子年相若也。汪叟曰。吾家自祖父以來。皆主程氏。今程翁有子。無女之者。吾何惜一弱女子。不以酬其數世之恩誼乎。使人達其意於程。程初辭焉。汪固請。程重違其意。乃聘爲子婦。及成婚。纁雁之儀。牢羞之費。頗極輝備。青廬既啓。將行交拜禮。而程氏子暨躡躑。竟不成拜。已而入室。顧視室中。羅屏繡幕。非平昔所寢處。則大驚。叫囂東西。驟突南北。無能近之者。不得已。仍命二僕推挽以去。女自此獨處終身矣。舅姑語之曰。吾子非人類也。苦我新婦。幸善自愛。次日。卽割家貲巨萬與之。逾年。以兄弟之子一人爲之嗣。而女甚賢達。上事舅姑。下撫嗣子。旁遇娣姒。皆無間言。舅姑益善之。因爲子納貲得官。女遂受四品服。與夫異室而處者三十年。雖命婦。仍處子也。程氏子先卒。女又十數年。乃卒。晚歲年齒既高。行輩又長。家中事悉稟命焉。女善料事。並能知人。事無巨細。經女處分。悉中窾竅。程氏子雖迷惘終身。然儀狀端整。肥白如瓠。中年以後。鬚髯甚美。望之若叢祠中所塑神像者。然且程氏自子之生也。其家日益饒衍。候時轉物。無不得利。子死。程氏乃稍稍衰矣。

●綠葉成陰子滿枝



太和末杜牧復自侍御史出佐江西宣州幕。雖所至輒遊而終無屬意。及開湖州名郡風物妍好日多奇色。因甘心遊之。湖州刺史某乙杜牧素所厚者。頗喻其意。及牧至。每爲之曲宴周遊。凡優姬媼女力所能致者悉爲出之。牧注目凝視曰。美矣。未盡善也。乙復候其意。牧曰。願得張水嬉。使舟入畢。觀候四面。某當開行。寓目冀于此際。或有閱焉。乙如其言。至且兩岸觀者如堵。迨暮。竟無所得。將罷。舟艤岸。于護人中有里姥引鷓頭女。年十餘歲。牧熟視曰。此真國色。向誠虛設耳。因使語其母。將接至舟中。姥女皆懼。牧曰。且不卽納。當爲後期。姥曰。他年失信。復當如何。牧曰。吾不十年必守此郡。十年不來。乃從爾所適可也。姥許諾。因以重幣結之。爲盟而別。故牧歸朝。頗以湖州爲念。然以官秩尙卑。殊未敢發。尋拜黃州池州。又移陸州。皆非意也。牧素與周墀善。會墀爲相。乃併以三牋干墀。乞守湖州。大中三年。使授湖州刺史。比至郡。則已十四年矣。所約者已從人三載。而生三子。牧旣卽政。亟使召之。其母懼其見奪。携幼以同往。牧語其母曰。曩旣許我矣。何爲反之。母曰。向約十年。十年不來。而後嫁。嫁已三年矣。牧因取其載詞視之。俛首移晷曰。其詞也直。強之不祥。乃厚爲禮而遣之。因賦詩以自傷曰。自是尋春去較遲。不須惆悵怨芳時。狂風落盡深紅色。綠葉成陰子滿枝。

●銷金帳裏參情禪

某氏子。身擁巨資。豪富爲一時冠。惟生而有缺憾。根器不全。不能行房幃之好。蓄有妻妾多人。備位壯觀。瞻而已。非有所事也。而妻妾等亦各有所歡。視之如贅疣。某氏子用是頗鬱鬱不自得。會有鬻婢於其家者。婢年方二八。饒具姿首。羣僕中有挑之者。初不作投梭之拒。然此身雖委。而好事無成。同伴聞其事。因向僕詰之。則言婢固石女。桃花洞淺。未可問津也。事聞於某氏子。則大喜曰。以彼匹我。庶稱佳耦。今而後銷金帳內。靜參情禪。當不患寂寞矣。卽日納之。自是寵擅專房。莫之與匹云。

### ◎歸妹因緣且讓人

龍么妹。貴州土司龍躍妹也。乾隆末。威勤侯勒保征苗。檄調土兵。適躍病。命么率兵馳赴軍門。么年十八。身長面白。結束上馬。出沒矢石間。指揮如意。事平。勒欲爲么執柯。將以歸舒鐵雲。鐵雲婉言卻之。因爲詩以紀其事。其詩有云。然脂暝寫蔣三妹。歃血請行唐四姑。又云。軍令靜原同處女。兵符端合付如姬。張維屏詠其事。有云。石柱自成娘子隊。木蘭原是女兒身。乘龍消息方求士。歸妹因緣且讓人。鐵雲名位大興人。

### ◎因緣簿上挂虛名

松江西門外。有某姓者。家有一螟蛉女。本爲其子作童養媳。後以子頑梗性成。失愛於母。乃另贅某縫工爲婿。

張燈結綵。行合禮。洞房花燭。熱鬧異常。其子見之。波興醋海。大肆咆哮。剎那間。將新人所服之紅衣。撕破。宛如天花亂墜。滿地紛紛。縫工睹此情形。羞憤交集。私服生鴉片。堅臥不起。移時畢命。其子見事決裂。已如黃鶴之高飛。杳無踪跡。或曰。兩雄不並立。此女既先配子。又贅縫工。其爲難之處。固不待智者而後知。然縫工身當其境。豈無不可自全之理。乃遽萌短見。視性命如鴻毛。亦殊不值得矣。說者曰。是真所謂怨偶也。因緣簿上。殆空挂虛名哉。

萬籟無聲蠶自眠

俞小霞。皖南農家女也。性聰穎。聞村塾童子讀千家詩。入耳若有所悟。復聞便能誦。一日晨起採桑。得萬籟無聲蠶自眠句。因自喜。反覆吟誦不置。復購通行之唐詩三百首。乞鄰兒教之讀。於是遂能詩。父母固務農。不知愛。亦不禁其所爲。年十七。爲之議婚。小霞不可。隣有方叟者。亦業農。有田數百畝。以富聞於鄉。耳霞名。爲其子普明求婚。普明學商不成。好與無賴遊。霞父母羨其富許之。始告霞。霞默默無一語。習詩如故。明年歸方氏。見普明。謂之曰。聞君不習正業。日與無賴遊。非我夫也。今待汝五年。讀書成業。當爲君婦。不然。請相見於泉下。出袖中穫稻之刀示之。普明驚而逃。賓客相顧失色。結舌不敢語。方叟曰。今如汝言矣。乃延師課子讀。送霞還母。

家待之。普明非愚蠢者。以嬉荒其業。自受霞激。發憤力學。數年。學大進。霞聞之。私喜。普明忽謂父曰。兒豈患無婦哉。兒縱餒。斷不以輕我者爲婦。父母勸之。不可。強之。亦不可。遂與他姓聯姻。霞亦漠然置之。而習詩如故。日飼蠶。吟詩以自遣。後三年。忽嘔血而死。

### 仙遇嫺緣十八 共四則

仙凡相偶。得毋唐突乎。然而逸事傳聞。竟多佳勝。古來文人才子。不少燃香烘豔。以描寫此中情事者。卽云幻想使然。未必全無依據也。作仙遇嫺緣譜。

#### ◎此君堂上雲深處

宋時有邢鳳者。字君瑞。厲居西湖。有堂曰此君。水竹幽雅。常偃息其中。一日獨坐。見一美人度竹而來。鳳意謂人家宅眷。將起避之。女遽呼曰。君瑞毋避我。有詩奉觀。乃吟曰。娉婷少女踏青陽。無處春陽不斷腸。舞袖彎弓渾忘却。羅衣虛度五秋霜。聽罷亦口占挑之曰。意態精神畫亦難。不知何事出仙壇。此君堂上雲深處。應與蕭郎駕彩鸞。女曰。子心予意。彼此相同。奈夙數未及。當期五年。君來守土。相會于鳳皇山下。君如不爽。千萬相尋。言後不見。後五年。邢隨兄鎮杭。乃思前約。具舟泛湖。默念間。忽聞湖面鳴榔。遙見一美人駕小舟。舉手招之曰。

君瑞信人也。並舟相叙曰。妾西湖水神也。千里不違約。君情良厚也。君瑞喜躍過舟。蕩入湖心。人舟俱沒。後人常見鳳與探蓮女。遊蕩于清風明月之下。或歌或笑。出沒無時焉。

●十里山間有一川

唐玄宗時。有崔書生。於東州邏谷口居。好植名花。暮春之中。英蕊芬芳。遠聞百步。書生每日晨起。必盥漱玩之。忽見一女。自西乘馬而來。青衣數輩隨其後。女有殊色。所乘馬極駿。未及細視。則已過矣。明日又遇。崔生乃於花下鋪茵致酒往迎焉。女不顧而過。其後青衣曰。但具酒肴。何憂不至。女顧叱之曰。何敢輕與人言。崔生明日先到別墅。又迎焉。拜請良久。一老青衣謂女曰。馬大疲。暫歇無爽。因自控馬至當寢下。老青衣謂崔生曰。君既求婚。予爲媒妁可乎。崔生大悅。再拜跪請。青衣曰。後十五六日。大是吉辰。君於此時。但具婚禮。并備酒肴。今小娘子阿姊在邏谷中。有小姪。故日往看省。向某去後。便當啓齒。期到皆至此矣。於是俱行。崔生卽依言營備。至期。女及姊皆到。其姊亦儀質極麗。送女歸崔生。崔母在故居。殊不知也。崔生以不告而娶。但啓以婢媵。後崔生覺母慈顏衰悴。因伏問几下。母曰。有汝一子。冀得求全。今汝所納新婦。妖媚無雙。吾於土塑圖書之中。未曾見此。必狐魅之輩。傷害於汝。故致吾憂。崔生入室。見女涕淚交下。曰。本侍箕帚。望以終天。不知尊夫人待以狐魅。

盞。明晨卽別。崔生亦揮淚不能言。明日女車騎復至。崔生亦乘馬送之。入蓮谷中。十里山間有一川。川中有異花珍果。不可言紀。館舍屋宇。侈於王者。青衣百許。迎拜曰。無行崔郎。何必將來。於是捧入。留崔生於門外。未幾一青衣女傳姊言曰。崔郎宜便。不合相見。然小妹曾奉周旋。亦當奉屈。俄而召崔生入。責謂再三。辭辨清婉。崔生但拜伏受譴而已。後遂坐於中寢對食。食畢。命酒作樂。樂闋。其姊謂女曰。須令崔郎却廻。女出袖中白玉盒子遺生。於是各嗚咽而別。至蓮谷口。廻望千巖萬壑。無有徑路。因痛哭歸家。常持玉盒子。鬱鬱不樂。忽有胡僧扣門求食。曰。君有至寶。乞相示也。崔生曰。某貧士。何有是僧。曰。君不有異人奉贈乎。貧道望氣知之。崔生試出玉盒示僧。僧請以百萬易之。崔生問僧曰。女郎誰乎。曰。所納妻。王母第三女。玉卮娘子也。姊亦負美名於仙都。惜君納之不久。若住得一年。君舉家不死矣。

●藍橋便是神仙窟

唐長慶中。有裴航秀才。因不第。游鄂渚。謁汝舊崔相。回贈錢二十萬。因備百舟。載於襄漢。同載有樊夫人。乃國色也。言詞間接。帷帳昵洽。航雖親切。無計會面。因賂侍妾。曼煙。煙達詩一章。曰。同爲胡越猶懷想。況遇天仙隔錦屏。倘若玉京朝會去。願隨鸞鶴入青雲。詩經久而無答。航數詰曼煙。煙曰。娘子見詩。若不聞如何。航無計。因

在道求名醞珍果獻之。夫人乃使烏煙召航相識。及牽帷而玉瑩廣寒。花明麗景。雲低鬢鬢。月淡修眉。舉止煙霞。不與塵俗爲偶。航再拜揖。聘貽良久。夫人曰。妾夫在滇南。將欲棄官。幽棲岩谷。召某一訣耳。喜與郎君同共舟濟。無以諧謔爲意。航曰。不敢飲訖而歸。夫人後使烏煙持詩一章曰。一飲瓊漿百感生。玄霜搗盡見雲英。藍橋便是神仙窟。何必崎嶇上玉清。航覽之不能達詩之旨。後更不復見。但使烏煙達寒暄而已。遂抵襄漢。與使婢挈妝奩。不辭而去。航遍訪之。竟無踪跡。遂飾裝歸輦下。經藍橋驛側。近因渴甚。遂下道求漿而飲。有茅屋三四間。低而復隘。有老嫗績麻苧。航揖之求漿。嫗咄曰。雲英擎一甌漿來。航訝之。憶樊詩有雲英之句。深不自會。俄於葦箔下出雙手捧瓷。航接飲之。真玉液也。但覺異香氣氳。透於戶外。因還甌。邊揭箔見一女子。露凝瓊英。春融雪彩。臉細膩雪。髻若濃雲。掩面蔽身。雖紅蘭之隱幽谷。不足比其芳麗也。航驚但植足而不能去。因白嫗曰。其僕馬甚飢。願息於此。當厚答謝。嫗曰。任郎君自便。遂飯僕秣馬。良久謝嫗曰。向觀小娘子。艷麗驚人。所以躊躇不舍。願納厚禮娶之可乎。嫗曰。我今老病。只此女孫。昨有神仙貽靈丹一刀圭。但須玉杵臼搗之。百日方可就吞。當得後天而老。君欲娶此女。得玉杵臼。吾當與之。其餘金帛。吾無用處。航拜謝曰。願以百日爲期。必携杵臼至。更無許他人。嫗曰。然。航悵悵而去。及至京國。殊不以舉事爲意。但於坊曲喧衢。高聲訪玉杵臼。曾無影

響。或遇朋友。若不相識。衆目爲狂人。數月。忽遇一貨玉老翁。曰。近得魏州藥鋪卞老書云。有玉杵。曰。貨之。郎君懇求如此。吾當爲書道達。航魏荷珍重。果獲杵。曰。卞老曰。非二百緡不可得。航乃瀉囊。兼貨僕馬。方及其值。遂步驟獨挈而抵藍橋。至日。嫗大笑曰。有如是信士乎。吾豈愛惜一女子。而不酬其勞哉。女亦微笑曰。雖然。更爲吾搗藥百日。方議嫗好。嫗於襟帶間解藥。航卽搗之。晝爲夜息。夜則嫗收藥於內室。航又聞搗藥聲。窺之。有玉免持杵曰。而雪光輝室。可鑑毫芒。於是航之意甚堅。如此日足。嫗持而吞之。曰。吾當入洞。而告嫗。爲裴郎具帷帳。遂挈女入山。謂航曰。但少留此。逡巡。車馬僕隸迎航而往。則見一大第連雲。珠扉晃目。內有帳屋屏帷。珠翠珍玩。莫不臻至。如貴戚家焉。仙童侍女。引航入帳。就禮訖。航拜嫗。悲泣感荷。嫗曰。裴郎自是清冷。裴真人子孫。業當出世。不足深媿老嫗也。及引見諸賓。多神仙中人。

● 留住半年經十世

劉晨阮肇入天台。頗遠。不得返。經十三日。飢。偶望山中有桃子熟。遂躋險登。噉數枚。飢止體充。欲下山。以杯取水。見蕪菁葉流下。甚鮮。復有一杯流下。有胡麻飯。乃相謂曰。此近人家矣。遂渡山。出一大溪。溪邊有二女子。色甚美。見二人持杯。竟笑曰。劉阮二郎。捉向杯來。劉阮驚。二女欣然如舊識。曰。來何晚。因卽邀還家。南壁東壁。各



有羅幃絳帳。角懸鈴。上有金銀交錯。侍婢便令具饌。有胡麻飯。山羊脯。甚甘美。食畢行酒。俄有羣女持桃子。笑曰。賀汝婿來。酒酣作樂。夜後各就一帳宿。婉態殊絕。至十日求還。苦留半年。氣候草木。常如春時。百鳥啼鳴。更切鄉思。女遂相送。指示歸路。至家。鄉邑零落。已十世矣。

顛倒嫺緣十九 共六則

郎才女貌。對戶當門。六聘三媒。穿針引線。婚姻鄭重。自古已然。戀愛自由。於今爲烈。乃或糊塗月老。亂繫赤繩。懵懂蹇修。誤翻鴛譜。將錯就錯。亦理亦情。作顛倒嫺

緣譜。

我老不堪誤少年

康熙時。總兵王輔臣叛。所過擄掠。得婦女。不問老少妍媸。悉貯之布囊。四金一人。任人收買。三原民米某年二十。未娶。獨以銀五兩詣營。以一兩賂主者。冀獲佳麗。主者導入營。令自擇。米逐囊揣摩。檢得腰細足纖者一囊。負之以行。至逆旅。啟視。則蒼然一老嫗也。滿面癢痕。年近七旬。悔恨無及。默然坐炕上。面如死灰。無何。一斑白叟。控黑衛。載一好女子來投宿。扶女下。繫衛於槽。卽米之西室。委裝焉。相與拱揖。各叩里居姓字。叟自述劉姓。

蝦蟆注人。年六十七。昨以銀四兩。自營中買得一囊人。不意齒太穉。幸好顏色亦足以娛老矣。劉意得甚。拉米過市飲酒。米從之去。嫗俟其去遠。蹀躞至西舍。啟簾入。女方掩面泣。見嫗乃起。檢衽。嫗詰其由來。女曰。我平涼人。姓葛氏。年十七矣。父母兄弟。爲賊所殺。我獨被擄。欲見淫。我哭罵。羣賊怒。故以奴鬻之。老翁是以悲耳。嫗歎曰。是造化小兒。顛倒衆生。不可思議矣。老身老而不死。遭此亂離。且無端窘。一少年亦何忍。爾家老翁龍鍾之態。正與老身年相當。況老夫少妻。未必便利。彼二人一喜一悶。不醉無歸。我二人盍易地而寢。明日五更。汝與少年郎早起速行。女踟躕不遽從。嫗正色曰。此所謂交易以道。各得其所。一舉兩得之策也。可速去。遲則事不諧矣。卽解衣相易。女拜謝。嫗導入米屋。以被覆之。令勿言。乃自歸西室。蒙被而臥。二更後。叟與米皆醉歸。奔走勞苦。亦各就枕。三更後。米夢中聞叩戶聲。披衣起視。則嫗也。米訝曰。汝何往。嫗止之。令勿聲。旋入室。告之。米且驚且喜。曰。奈利己損人何。嫗啞曰。不聽老人言。則郎君棄擲一小娘。斷送一老翁矣。於人何益。而於己得無損乎。米始諾。因揭衾促女起。囑之再四。米與女泣拜。卽以青紗障女面。扶之出店。店主入曰。無乃太早乎。米答之曰。早行避炎暑也。卽去。翌日。叟見嫗。大驚。詰知其故。大怒。拳之。嫗亦不稍讓。叟欲策蹇追之。居停曰。彼得少艾而遁。豈復遑大路以俟爾追耶。況四更已行。此時數十里矣。汝苟自知而安分。載嫗以歸。老夫老妻。正好度日。

勿生妄念也。叟癡立移時。氣漸平。遂與俱去。

●讀經偏以禍蒼生

贛省某縣令。慈惠愛民。而性拘執。有塾師爲兩家部署婚禮。鄉僻少士人。兩姓婚書。咸出塾師手。甲家以青年娶美婦。乙家則頽白衰翁。偶五十許老嫗耳。塾師書竟以歸甲乙。既交換矣。始覺其互誤。翁雖老。好色特甚。徒以力薄不能致美婦。聞狀大喜。以爲天緣。堅持書不欲更正。遂涉訟。令曰。老夫女妻。老婦亦夫。於經義有合。夫復何悔。卒強成之。縣故荒陋。無人能救正之也。

●顛倒原來是一義

嘉靖間。崑山民爲子聘婦。而子得痲疾。民信俗有冲喜之說。遣媒議娶。女家度壻且死。不從。強之。乃飾其少子爲女歸焉。將以爲旬日計。既草率成禮。父母謂子病不當近色。命其幼女伴嫂寢。而二人竟私爲夫婦矣。逾月子疾漸瘳。女家恐事敗。詒以他故。邀假女去。事寂無知者。因女有娠。父母窮問待之。訟之官獄。連年不解。有葉御史者。判牒云。嫁女得媳。娶婦得壻。顛之倒之。左右一義。遂聽爲夫婦焉。

●四人相對各獻欸

建炎三年。車駕駐建康。軍校徐信。與妻子夜出。而少憩茶肆。旁一人竊睨其妻。目不暫釋。信怪之。乃捨去。其人踵躡及門。依依不忍去。信問其故。拱手遜謝曰。心有情實。將吐露於君。君不怒。乃敢言。願略移步至前坊靜處。庶可傾竭。信從之。始言曰。君妻非某州某縣某姓氏耶。信愕然曰。是也。其人掩泣曰。是吾妻也。吾家於鄭州。方娶三年。而值金戎之亂。流離奔竄。遂成乖張。豈意今在君室。信亦爲之感愴。曰。信陳州人也。遭亂失妻。至淮南一村店。逢婦人敝衣蓬首。露坐地上。自言爲潰兵所掠。到此不能前行。吾乃解衣饋食。留一日。乃與之俱。初不知爲君婦。奈何奈何。其人曰。吾今已別娶。藉其賞以自給。勢無絲復尋舊盟。倘使暫會一面。敘述悲苦。然後訣別。雖死不恨。信固慷慨義士。卽許之。約明日爲期。令偕新妻同至。庶於鄰里無嫌。其人歡拜而去。明日夫婦登信門。信出迎。望見長慟。則客所攜。乃信妻也。四人相對驚惋。拊心號咷。是日各復其故。通家往來。如嫺姪云。

### ●雪花有意翻花樣

清康熙己丑冬。崇仁有兩家同日娶婦者。一富室賈姓。一士族謝姓。新婦一姓王。名翠芳。皆爲賈。一姓吳。皆爲謝。吳貧而王富。兩家香車。遇於陌上。直大雪。車各覆以油幕。行二三里。同憩於草亭。與夫僕輩以體寒。拾薪爇火。以取溫。久之。雪未霽。而日暮矣。各擁香車分道去。及夜。翠芳將寢。環視奩具。非己物。疑不能忍。乃問婿曰。吾

紫檀鏡臺安在。可令婢將來爲我卸裝也。婿笑曰。卿家未有此物。今從何處覓之。翠芳曰。賈郎何必相誑。婿又笑曰。吾真郎。非假郎也。翠芳曰。謂郎姓賈耳。婿曰。某姓謝。翠芳聞言。駭極。而婿亦驚。不知所措。家人盡集問故。翠芳啼不止。謝母怒叱曰。家雖儒素。誰曾作賊。汝父母厭我貧薄。教汝作此伎倆耶。誰畏汝。翠芳曰。吾聞汝家本姓賈。今姓謝。何也。母曰。豈有臨婚而易姓者乎。然則汝家亦不姓吳乎。翠芳悟曰。我知之矣。汝婦自姓吳。我自姓王。吾來時。途遇一香車。同避雪亭下。微聞旁人言此婦母家爲吳氏。嫁於謝。殆汝家婦也。而吾乃賈氏之婦。雪甚寒極。兩家車從。倉卒而行。其必兩誤而互易之矣。速使人覘之。當得究竟。願賈氏相距三十里。使者明日乃達。則延陵季女。已共賈大夫射雉如臯矣。蓋吳女諦視妝奩。略問姓氏。亦頗知有誤。而心豔其富。姑冒昧以從之。至是知之。伴爲怨怒。而盆水之覆。已不可收。即賈氏子亦不欲其別抱琵琶也。使者反報。翠芳欲自盡。或勸之曰。王謝之婚。本由天定。殆嫺緣簿偶爾錯注。合有此顛倒也。今賈已婚於吳。則卿自宜歸謝。尙何言哉。翠芳不可謝。乃馳使詣王。告以故。王深異之曰。非偶然也。即遣媒者來告。願爲秦晉。翠芳以父母之命。乃始拜見姑嫜。同牢合巹。成夫婦之禮。厥後賈氏陵替。吳氏憤恚而卒。謝補諸生。終身伉儷。兒女成行。而翠芳以順婦稱焉。

## ◎兩家父母作冰人

有劉璞者。其妹已許裴九之子裴政矣。璞所聘孫氏。其弟潤亦已聘徐雅之女。而璞抱沈疴。俗有冲喜之說。父母爲之擇吉完姻。婦翁以壻方病。潤以少俊。乃飾爲女粧。代姊過門。將以爲旬日計。草率成禮。父母謂子病不當近色。命其幼女伴嫂。而二人竟私爲夫婦。逾日子病漸瘳。女家恐事敗。給以他故。邀假女去。事寂無知者。因女有娠。父母窮問得之。訟之官。官乃使孫劉爲配。而以孫所聘徐氏償裴。其判牒云。弟代姊嫁。姑伴嫂眠。愛女愛子。情在理中。一雌一雄。變出意外。移乾柴近烈火。無怪其燃。以美玉配明珠。適獲其偶。孫氏子因姊而得婦。嫂處子不用踰牆。劉氏女因嫂而得夫。懷吉士初非銜玉。相悅爲婚。禮以義起。所厚者薄。事可權宜。使徐雅別壻。裴九之兒。許裴政改娶孫郎之配。奪人婦人。亦奪其婦。兩家恩怨。總息風波。獨樂樂不若與人樂。三對夫妻。各諧魚水。人雖兌換。十六兩原只一斤。親自交門。五百年必非錯配。以愛及愛。伊父母自作冰人。非親是親。我官長權爲月老。已經明斷。各赴良期。命黃堂輿從。送歸私第。

## 波折姻緣二十共十一則

情有波瀾。本來壯闊。或垂成而忽變。或未卽而先離。從中自有風波。到底還成。媿

眷然而推情揆理撮合已難由險入夷成全匪易亦足徵世途之艱險人心之叵測也作波折嫺緣譜

●願嫁前夫抑後夫

清道光之季有夏善良者浙東人也由賜進士出身出宰魯之汶上其地風俗強悍人民所爲多非法事而夏公具折獄才每定一讞幾如鑄鼎象奸燃犀照怪人罔不服其明察時汶上富室石友谷廣有田園財雄一邑生一女名娟娘丰姿綽約可人也自幼以媒妁之言許聘於同邑名儒潘又仁爲室又仁清門名族相貌魁梧長於無具之才而知於有具之才友谷心憎其貧常於妻若女前微露悔意其妻以爲代女預籌過活初不爲意久而知夫實厭棄其壻亦順從其所爲自是石氏一門有人道及潘家事輒掩耳而走適邑之武生史聘卿抱鼓盆戚友谷慕其財勢倩王姓媒媼道達其意武生素耳娟娘豔名心焉羨之而苦無其便今乘此機遂委禽焉石史兩姓結好風傳里巷事爲又仁所聞偵之果確具詞控縣富室與武生自知理屈皆託人關說行賄以求直夏公均允其請金亦悉受之集訊之日坐大堂任人旁聽首召又仁曰汝貧不能具綵禮蓋舍諸雖然吾必親詢之女也速令媒媼逮女頃娟娘至夏公語之曰今日諸人對簿皆以汝之故吾憑汝一言以解此紛

汝願歸前夫乎。抑後夫乎。不妨明以告我。三問皆不對。闔堂默然。良久。夏公忽莞爾笑曰。吾知之矣。汝蓋願歸前者耳。女又不答。夏公曰。然則汝願歸後者乎。汝縱羞澀難出口。可叩首以代宣己意。此語甫畢。女果連連叩首。夏公曰。然哉。後者果汝夫也。汝不忘初聘。洵爲知禮者。潘生雖貧。然頭角崢嶸。必非久困池中物。吾當作蹇修以繫赤繩。蓋其時以武生在庠。跪諸前。潘生以文童跪諸後。夏公故爲是言。隨轉面責友谷曰。汝女不願歸武生。而賄我以求偏斷。吾今以所受之金移贈若。爲備青廬之資。當亦若所願也。友谷唯唯。又責聘卿曰。而雖赴赴武夫。亦係名列膠庠之輩。納賄地方官。以謀奪他人之聘妻。按朝廷法律。定褫汝衿。姑念汝非主謀。置不深究。卽以若金轉贈潘生夫婦。而貸汝罪。汝當無異議。聘卿畏罪。惶恐謝過。夏公乃謂潘生。汝岳翁之悔婚。因憎汝窮耳。今汝多金。決不憎汝矣。夏公命吏取通書來。翻閱一過。指示潘生曰。今日卽良辰。吾爲冰人以鹵簿擁護。綵輿送汝夫婦歸私宅。舉行合卺。潘生聞言。樂不可支。頓首拜謝。遂與娟娘偕歸。成其嘉禮。案乃結。是年值提學按臨歲試。夏公將潘生拔列前茅。得游泮水。自此潘生家道小康。唱隨作樂。偕老白頭。迨後子孫昌熾。科甲連綿不絕。代有達人。世爲汝上巨族云。

●不忍謀夫應告父



邑中有姓徐者。富如石崇。惡並元載。家有慧女。已許壻家。華胄名門。後漸彫零。女已長大。迎娶無資。徐心鬱結。曰。吾之愛女。嬌養已久。今嫁黔婁。竊恐清苦難熬也。我在不憂時受飢餓。我死將何以堪。轉念退婚。壻家必不依。倘被首官。官覬我富。必遭訛詐。且吾平日素有聲名。行此無顏之事。將何以復立人世乎。於是交結亡命之徒。欲害壻之性命。以全女之大事。計議已定。一日傍晚。遣人邀壻至家。商酌迎娶。其壻以爲岳之美意。欣然而來。逼其擇日迎娶。壻曰。家無擔石。結褵非易。當竭力籌備。以副嘉命。望賜寬期。正說之間。時已三更。陡以烏煤塗墻之面。劈破大門。賊醒鄰居。投鳴地保。緝送到官。誣爲黑夜搶劫。二三亡命者。又挺身硬質。以致無從剖白。暫行收禁。徐懼此計不成。反遭大禍。挽人行賄。其人曰。天下從無賄而辦盜之事。賄之更起官疑矣。徐乃賄通臧獲幕友。欲以莫須有三字。鍛成冤獄。會其女與漁婦相契合。進探之。見女形容憔悴。鬱鬱不樂。問之。乃曰。吾與某既定偕老之盟。今以此而身罹大辟。不救是背夫也。救之是叛父也。奈何。言未已。而淚如雨下。漁婦曰。救之爲是。此間有一謝秀才。主見最高。相離不遠。一宵可到。若與之商。必能救夫以全父也。乘晚間。無人知覺。我將漁船放至後門。送往謝莊。如何。女深然之。夜深人靜。女潛出候。漁舟適至。登舟飛駛。至黎明。漁婦扶女上岸。同叩謝門。入而訴之。謝曰。以女控父。是叛逆也。吾不能挽此大案矣。女跪於地。痛哭求救。謝巡簷繞屋。數回而

定呼女起。寫一詞與女曰。投之於官。可兩全也。卽至縣投之。官閱詞。拍案曰。爾父竟如此之橫逆乎。女曰。愛女過切耳。官曰。爾乃護夫背父也。女曰。妾尙未離父母恩養也。官默然。復閱至詞尾。有不告、害夫、告則、害父、不可告、不得、不告、四語。曰。此詞乃情真理確也。卽傳其父。訊之得實。將徐唾罵。薄責。罰銀三千兩。賞之於壻。當堂完婚。亡命等。枷杖完案。

### ●珠還全仗制軍力

兩江陳制軍。在金陵甄別書院。親臨督課。與院長聚談之際。忽聞人聲洶湧。兼有鼓樂花炮之聲。遣官察問。回言生童不由攔阻。拔關出外。觀迎娶者。制軍有愠色。負手而出。閱歷各齋房。考具咸在。而座虛無人。惟有一人。若垂首搆思者。制軍甚異之。意謂沉靜好學之徒。欲與之言。至其前。係輕年後生。其人昂首。見制軍來。起立默侍。乃問之曰。諸生皆出。汝獨靜坐作文耶。抑別有故耶。其人失聲哭。急叩其故。對曰。童生吳某。亡父爲詞林。今日所娶之女。係生原聘之妻。制軍笑曰。家教何其嚴也。旣已完姻。何必就試。汝去畢。乃嫻事。若母與師責問。以奉予命。放假爲詞。諒無不可。生悲咽而對曰。此女今爲人攘取矣。制軍詳訊之。生對曰。婦翁係已致仕之河工。觀察許姓。由卑官起家。值亡父爲是省學政。攀援聯姻。爲之遊揚。薦升大員。前歲生父歿於都中。清風兩袖。殯

殮之具。皆戚友所助。生隨母扶柩歸葬。聞婦翁不治人心。又失憲司。歡今失所依倚。知必不免。亦致仕歸。知生貧甚。萌悔婚意。召生子百金。索庚帖。生不允。婦翁怒曰。吾女安富尊榮。豈能食貧居賤哉。汝縱不還庚帖。我別嫁。汝奈何。生歸與母謀。母曰。以勞交者。勢盡則交絕。明欺我死學士。不能敵生觀察耳。然天道昭彰。聽之而已。鬪翁竟改婚與楊兵部家。聞今日迎娶。各鬪奢華。故諸生出觀之。諒此時往迎新婦耳。制軍曰。汝能騎乎。對曰。能。乃命備兩隊。召武弁隨生歸。迅取庚帖。俄頃而回。制軍驗收之。傳諭中軍。隨帶兵役。往楊第稱賀。楊聞制軍來。大爲榮幸。遠迓乘輿。及門。賓客中之顯者。共迎制軍入座。制軍僉與爲禮。詢知媒妁爲鍾徐二進士。茶三獻畢。制軍曰。我聞天下風俗不同。吉禮爲甚。素知此間。與我省竟無大異者。主人導觀之。未幾。爆竹震耳。則粧奩先至。媒妁相隨。制軍下令。立擊媒妁。諭兵役護送粧奩。命中軍持弓箭。蓋截新婦彩輿。俱送入書院。卽堂中設公案。提徐鍾二進士入跪。詰之曰。爾等身列儒林。何竟敗壞風俗。與有夫之婦爲媒。二進士駭曰。某等係兩姓親友。從不知許女訂婚之事。是何兇徒。竟敢妄告。制軍袖出庚帖。擲令觀之。二進士識許親筆。共怒訴曰。許某忝膺爵祿。而竟非人類。然彼在豫聯姻。遠隔千里。渠居心瞞昧。某等何由知之。是陷人於罪也。請嚴究之。楊亦踴告曰。許某心若豺狼。行同鬼蜮。某若早知。決不與爲婚媾。今此事惟某是主。弟在郡中。未知之也。某願與許

賊較請嚴究之。制軍察衆詞色悚懼。諒不知情。飭發廉訪質訊。遂借楊氏喜筵及新郎之冠服回書院。適諸生交卷之際。諭令毋故同陪筵席。遷院長於外。而以內宅作新房。命與請生母公服而來。以觀花燭。生乃衣楊婿之衣。與女合拜成禮。內外數十席。官衿吏役。共飲盡歡而散。次日催廉訪速以報。制軍濡筆待奏。許大怖。急奔院書見婿。叩頭無算。自稱死罪。曰。婿能救我。所有家財。與婿共之。生遲疑未決。母乃訓之曰。其父雖惡。其女甚謹。汝不見其開言醒悟時。則曰。非制軍力。幾爲父母誑矣。痛哭不已。情可憐也。曷爲之援救。生敬諾。往見制軍。以情告。制軍曰。果爾。命其開報田宅。我爲判以贖其辜。以爲汝誦讀之資。遂命廉訪提許至。依制軍斷以立案。吳生於是乎驟富。奮勉讀書。是年入泮。旋登賢書。嗣制軍因剛愎。故被讎家陷害。奉旨拿問。生追隨入都。因乃父之門生故舊。爲之營救。竟得開釋。復用。而生亦銓得知縣出仕矣。

### 不愧女中曲逆侯

池陽有姊妹幼相親愛者。既嫁。各有娠。指腹約曰。均是男也。女也。則已。脫一雌一雄。當締姻好。僉曰諾。且誓之。既產。姊雄而妹雌。大喜。各申舊約。南山不移矣。亡何。姊夫爲仇家牽訟。產業蕩然。抑鬱而卒。姊無以自存。嘗携子往依妹。時妹已有子入塾。卽留姊子伴讀。先是約婚時。固無媒妁。不數年。兩小俱已成人。妹夫某乙。憎姊貧。

謀於妹。諒其前說。以女字同邑富家兒。嫁有日矣。而女實不知有舊約也。妹使姊爲女作嫁衣。姊知妹負約而不敢言。對女時潸潸淚下。女察知有異。叩之曰。姨與母兄弟也。兒視姨猶母。姨亦合視兒猶女。兒聞男婚女嫁人之大倫。兒嫁有日。此一生大事。姨當爲兒喜。何哀之甚也。敢請其說。姊第搖首而不肯言。女固叩之。乃拭淚喟然曰。兒不知耶。兒固吾子婦也。今已矣。夫復何言。女聞之大驚。窮詰得其顛末。沈吟久之曰。噫。我知之矣。姨詰朝須託故。暫回家擺擋。倘父母使人招之。固辭以疾。俟兒自來姨家。再作計較。姊如女言。詰朝與妹別。堅定三日必返。妹以女嫁期促。須姊代爲理妝。三日不至。迭使人招之。俱辭以疾。固招不至。妹心益急。女乘間曰。阿姨素憐愛兒。非兒自往招之。不可。妹笑曰。老賤人。自擡聲價。須小妮子自往捉來。然期迫矣。兒須速偕阿姨歸。勿貪嬉也。女曰。諾。亟懷金而往。訪知近村有貧婦。新分娩。女以錢十千付姨。悄往說貧婦。願假嬰兒。代哺一月。姨抱嬰兒歸。竟無知者。女計父必自來。令姨閉門以待。妹以女連日不歸。果使乙自往趣之。乙至。叩門逾時。始開。亟問姊曰。吾女何在。姊笑以手反指曰。坐牀者非耶。乙至房中。見女蓬首擁被。坐牀上。解衣哺兒。乳。見父故作羞縮狀。面壁默默。不作一語。乙隘目失色。頓足歎曰。奈何奈何。急趨而歸。具以告妻。相對愁歎而已。一時里黨傳爲笑柄。富家聞而恥之。亟倩媒退婚。索還聘物。某乙夫妻。以女貽門戶。羞。暫令住姊家。俟彌月。徐爲之計。

比及匝月。貧婦自往索兒。女詫曰。汝以十千錢鬻我。何又索還耶。貧婦怒曰。汝原約假我子。代哺一月。焉得不還。我豈鬻子者耶。彼此反唇相稽。女固靳不肯還。貧婦益怒。亟鳴鼓愬之官。官拘女至。女乃泣陳所以。官肅然稱歎曰。以智全節。奇女子也。可謂詭而不離於正。拘乙與姊子至。見姊子溫文爾雅。詢知尙在塾讀書。大喜。叱乙曰。汝以一女而字二夫。罪不容道。姑念汝女賢。貸汝過。又指姊子謂乙曰。此誠快婿。亟歸好助奩資。爲二人合卺。以贖汝過。何如。乙叩首唯唯。答稱願從尊命。又令以嬰兒還貧婦。遠近頌神明焉。

### ●縣公焉得不多事

南京王某無子。繼一陳姓者爲子。在店經理。隨父嗣一他姓女。年相若也。陳子長而勤敏。嗣父母許以女妻之。兩人出入肩摩之際。私心亦許可竊喜。陳以語本生父。納采焉。嗣父忽不樂於其子。遂之出。另以女擇配。媒氏從。意已有成議。爲他姓委禽焉。其女抑鬱不堪。而不能自主。無何。陳父謫之吳邑。張邑侯隆。以陳納聘在前。諭其父以女歸陳。杖責從後執柯者。而王某託言其女不肯適陳。族屬陳天士者。深爲不平。隣里合詞。以王父另配爲不義。張侯領之。視陳子少年韶秀。遂留意焉。拘其女到縣。詢之。顏赤不語。侯云。此佳偶也。我當爲爾成之。命取庫銀十兩。紅綢二疋。票喚喜娘。儂相樂人。簪花披紅。當堂拜縣主。結婚焉。人見其女荆裙釵布。不稱新人。

裝束承行吏。取紅袍綠裙。當前換易。贊禮交拜。觀者如堵。謔爲僮事。天士輩見張侯如此好事。而陳家門庭闕寂。且合卷之費無所辦。不將負此盛典乎。乃出一單。衆姓助婚。頃刻得銀十餘兩。備列案間。張侯大喜。爲之撫掌。歸而酒筵成禮。叩拜公姑。夫婦歡好。郡中閨傳焉。

● 嫂氏一言釀禍胎

舒城田舍翁某年四十生一女。名愛兒。以中年所出。甚珍愛之。爰字於同里之農家子。謂相距密邇。便於往返。亡何翁妻卒。女才十齡。即育於嫂氏。以憨穉貪於嬉戲。嫂甚厭惡之。往往相對惡語。並以語恐之。曰。若已十齡。不爲嬰媿。尙自獨倅好弄。聞若壻。與苔齒相若。其勢已甚偉。將來齒日增。更不知何若。日後若嫁去。吾甚爲若危之。看若猶能嬉戲否。嫂平居與女相對。輒道及此。以謔語出之。或有時又以莊語出之。甚至故作顰蹙狀。若以爲是真爲女屢慮也者。愛兒聞之。既熟。甚以爲懼。不數年。女已及笄。往嫁有日。嫂猶時以爲言。愛兒默自計。曰。誠如嫂言。吾命休矣。奈何。又自幸距家不遠。脫有苦。姑遁歸。再作計較。未幾。桃夭期屆。冰人在門。綵輿將發。嫂固不喜愛兒。今當吉期。故以不祥之語咒之。便孽女手。伴爲悲泣而送之。曰。阿姑。須珍重自衛。但願人言不實。則我與若相見。猶有日。假使其言不謬。若此一去。吾將見若出。而不能再見若入也。嗚呼傷哉。嗚呼哀哉。愛

曰聞之甚感嫂之多情。倍益懼怯。是夕合卺後。衆賓既散。新郎雖農家子。年方弱冠。亦甚溫存。覲覲。至夜將闌。乃低聲促女曰。寒夜難耐。與卿睡休。愛兒正懷疑懼。忽聞此言。如九天之發霹靂。不覺震驚。汗流浹背。低首面壁。默不敢聲。少選。新郎又前。牽女袂。再四敦迫。愛兒計不能免。不得已解衣入幃。新礪初試。其利可知。愛兒謹誌。嫂言深自防衛。才一着體。已自難禦。益信嫂言有徵。抵死支拒。不使盡其器。而新郎慾嬭正熾。勢難中止。女不得已。給之曰。爾我夫婦。爲日正長。奴今適有小恙。一俟全愈。惟君所欲。斷不敢再事推却。以逆君意。新郎聞而憐之。遂爲罷戰。女喜獲免。竊慶再生。伺新郎睡熟。託以溲溺。潛開後門。將竄歸。謀之嫂氏。轉達於翁。願長侍膝下。沒齒不嫁。以全性命。天明。農家子醒。意女溲溺。呼之不應。急着衣起。覘之。闔無其人。驚呼。家人皆興。知開後門竄走。急遣人往翁家問之。云。昨方吉期。何得遽歸。彼此驚訝。難測其繇。惟嫂氏心知有異。嘿笑不言。是夜大雪盈尺。共遵其雪跡尋之。道旁故有一智井。羣議暮夜獨行。雪光迷炫。保無失足墮落。乃絕一人。下井窺視。果有一屍。大駭。意必是女。拽起。覘之。非女也。乃僧也。顛項劈裂。血痕猶新。衆人相覷。益深駭愕。知難隱匿。遂牽連而懇諸官。窮極研訊。卒無朕兆。歷久鞫。不能剖決。越五年。翁有族子。至豫經紀。路過一市。忽見愛兒在此。當罇貰酒。怪其面似。迫審良然。默識其地。歸以報翁。卽自馳往跡之。女方在門首梳髮。見翁至。大驚。翁前持



抱泣曰。兒何至此。累吾實甚。女亦泣。既詰至此之由。女具告之。蓋隨某乙來此。貫酒營生。頗稱小有。翁伴爲大喜。俄頃乙至。女使拜父。居然稱翁婿焉。情甚親昵。問訟事結未。給以早結。農家子已別娶多年。今抱子矣。乙乃放心。翁使諷女。宜偕乙歸里。女謀於乙。乙以爲無事。遂治裝偕女歸。翁既到家。卽密詣縣上狀。遣隸拘乙至。訊得顛末。其案乃結。先時愛兒夜竄時。雪迷失路。墮簪井中。呼救某寺僧。晨出募齋。聞知女子大喜。正將繩繩下。拽某乙故里中。無賴。夜博方畢。過此見之。遂與僧同拽起。悅女之色。欲挾以私奔。慮僧敗露。乘其不意。取扁杖當頭力劈。僧痛楚仆地。乃拖入井中。然後以言脅女。偕遁至河南。竟成夫婦。官乃斷以乙抵僧罪。愛兒仍歸原夫。以嫂氏誑語點。令批其頰。以示薄懲。人皆稱快。厥後嫂氏兩頰。因撻成創。終身膿腐。臭不可邇。鄰里鄙其爲人。都不之齒。愛兒既仍歸農家子。夫婦重聚。皆知爲嫂氏所騙。伉儷倍篤。由此衙嫂入骨。畢世不與通慶弔。

● 撩得孤鴛入網來

朱某浦東人。素以捕魚爲業。一日。船駛進吳淞。甫抵外口。見潮頭有木板浮沈上下。若有物繫於板底者。散網撈取。勢又極重。亟起視之。則板上釘一女子。年約二十許。縛以巨繩。而釘其手足於板。探諸心頭。尙溫。小衣中隆隆高起。試捫以手。則堅硬如鐵石。究不解其私藏何物。檢出羣視。駭極而却。蓋所藏非他物。乃血跡淋漓之

少年頭顱也。相顧失色。咸詫爲異。惟既經撈獲。載之入口。呈報於河鹽廳。勘驗情形。知距縛釘拋海。爲期非久。尙可救治。因用姜湯灌之。去釘釋縛。而移至靜僻處。少頃。女漸蘇。俟其醒而詰之。女自言。崇明海口人。緣有弊端事。與人私相往來。是晚爲父所覺。糾人擒獲。殺行姦者。而釘女於板。投諸海中。今之纍然者。卽姦夫首級。曩於拋海時。納諸衣袴中也。問官得其情實。爲之驚訝不已。惟查撈救地方。屬寶山縣管轄。卽移解辦理。邑尊於訊確後。查向章海口各船。遇有救得人命等事。報案後。例准領賞。邑尊以女本無夫。朱又無婦。堂諭賞以銀兩。配合成親。女子被釘處。幸在手足。皮肉未至大損。朱某於成婚後。遷寓虹口。人謂二人嫻緣。從患難生死中得之。真奇遇也。

### ●記取媒人是馬公

有士人踰墻偷入室女。事覺。告到官。府尹馬光祖。號裕齋。面試踰墻樓處子詩。士人秉筆云。花柳平生債。風流一段愁。踰墻乘輿下。處子有心搜。謝玉應潛越。韓香許暗偷。有情還愛欲。無語強嬌羞。不負秦樓約。安知漢獄囚。玉顏如此麗。何用讀書求。光祖判云。多情多愛。還了生平花柳債。好個檀郎。室女爲妻也。合當絕才高作。聊贈青蚨三百索。燭影搖紅。記取媒人是馬公。文士得幸免罪。反因以此得佳偶。

●風吹嬌女落銅井

某年五月十日。天大風。白日晦冥。江寧有韓女者。被風吹至銅井村。村去城九十里。明日。村人送之歸。女已字李秀才子。李疑風不能吹人遠去。必有姦。因控之縣。袁曰。古有風吹女子至六十里者。汝知之乎。李不信。袁取元郝文忠公陵川集示之曰。郝公一代名臣。寧作詭語。第當年風吹吳門女。竟嫁宰相。恐汝子無福耳。秀才讀詩大喜。嫺好如故。總督尹文端公繼善聞之曰。可謂宰官必用讀書人矣。

●渭南路上嫺緣譜

何福四川富順縣人。父早逝。母曾氏。兄何祚。以販絲爲業。聘邑曹氏女。福年十六。丰姿雋美。尙未有室。從學於母舅。曾元熙。頗有文名。家畜一猴。能解人意。戲穿兩耳。飭以銀環。呼猴美人則至。一日誤杖斃之。何福以手撫摩。惋惜不已。猴忽甦。四顧作人言曰。此是何處。復顧何福。叱曰。汝是何人。敢近我側。福聞言驚走。奔告何祚。同持杖向前作欲撻狀。喝曰。汝是何方野鬼。敢至此爲厲。猴搖手曰。勿爾。我良家女也。語未竟。自顧手足。驚曰。我豈墮畜生道耶。遂捶胸大哭。何福何祚齊聲問曰。汝既是良家女。何由至此。猴曰。汝家豈無婦女。乃勞汝等男子。向人家閨閣。瑣瑣致問耶。時何母曾氏適至。猴向曾氏稽首曰。阿母救兒。兒本良家女。已許配某氏。因惑遊

語。竟議退婚。父母氣極。不容置辨。忍心絞死兒。兒欲赴冥王處訴冤。奈黃沙漫漫。無路可投。又無人可詢。遂任足所之。不知去家幾何里。因足傷被跌。不覺身在此矣。曾氏曰。冤哉。請問尊父母姓名。并問尊名年歲里居。猴泣曰。事已至此。安可貽父母羞。何祚始曰。吾能爲女伸此冤。但必得姓名里居。方可。猴曰。果爾。尙復何惜。兒父姓卞。名方直。母漢氏。世居自流井。年俱五十外。兒年十七。名婷婷。幼許張姓。名雄才者之子。張故多才。且有勞素。慣傾陷人。久嫌兒家貧。屢有悔意。昨不知何處拾得淫詞數紙。誤爲兒筆。執以退婚。父素剛直。愧恨之極。不辨真僞。逼令兒死。死不足惜。詎知死後。竟爲異類。彼蒼者天。此恨曷有既極。言已大慟。何祚曰。汝被殺係何日事。猴曰。今何日矣。曰。十五。曰。此十三夜事也。祚曰。汝且少安。猴亦向曾細問。曾氏曰。老身曾氏。年已五十。不幸失所天。已十四年矣。指祚曰。此長男。指福曰。此次男。猴頷之。何祚與弟密商曰。比卞公女魂所附也。汝盍一訪之。何福依言。往訪不誣。知是日已葬。且知墓所。歸告何祚。祚曰。夙聞是女姣麗。有美人之稱。且性慧能文。死誠可惜。今夜可携此猴至墓所。潛發其塚。破棺出屍。置猴屍旁。或可回生。則幸甚。於是謀諸母。轉與猴謀。猴曰。願與阿母同往。會有難色。猴曰。身雖異類。心實未昧。萬一邀恩再造。一女二男。默默相對。瓜田李下。亦可畏也。阿母如不同往。甯終死不從。曾感其意。同至墓所。是夜月明如晝。何氏兄弟盍插備施。須臾棺見。及開棺。女面目

如生。搗猴至屍所。問曰。汝識棺中人乎。曰不識。曰此汝本身也。急用力撲去。可復生。否則終身爲畜生矣。猴聞言。向屍猛撲。何祚乘勞。用鋤在猴腦後一擊。鮮血淋漓。應手而斃。及猴斃。而女甦。遂巡起。向何母盈盈深拜。復拜何氏兄弟。曰。荷再生恩。直起死人而肉白骨也。此恩此德。終身難忘。拜畢。侍立母側。母曰。此去娘子家不遠。送娘子歸可乎。女泣曰。父母不以我爲子矣。况父性剛直。極難挽回。去必不免。徒受苦耳。母曰。然則同至寒舍。徐待良圖。何如。女指死猴曰。此亦兒過去身也。非此則長眠不起矣。願卽以兒棺衾葬之。母曰。善。猴美人得所矣。於是仍用土掩築如故。四人月夜緩步至家。母與女商曰。此間密邇尊府。恐招物議。老身有女。適城都城內打銅街王姓。上有姑魏氏孀居。年五十餘。僅一子。吾壻也。可同至伊家暫住。終當竭力以圖。令骨肉團聚也。女曰。阿母之命。敢不敬遵。况兒亦非坐耗者。如至王宅。針刺亦可過日。但兒從此皈依佛法矣。願阿母始終成全。母曰。且至王宅再議。於是賃輿同至成都。告以故。魏視如己女。何氏亦親愛。朝夕不忍離。曾氏不時前往瞻視。屢欲爲次男何福求婚。而難於啓齒。遂託魏作冰人。魏微露其意。何亦乘間力勸之。女恐無以自白。急持剪剪髮。及何力救。已剪落一綰矣。母聞之。解慙再三曰。以後諸事。當由汝自主。慎勿再爾。於是日則刺繡。夜則誦經。求婚之議息矣。先是張雄才。多養無賴子。以爲爪牙。動則嗾令欺害人。有熊大者。張素所養。同妻伍氏。常在卞

姓家往來者也。日以賭博爲事。卞女死後之四日。熊大持張姓錢入賭場盡負。計無所出。憶卞女死時。妻視其殮。云衣衾頗不菲。不覺賊性頓起。遂乘夜挖卞女墓。及發棺。惟見紅綾被裏一死猴。異之。私議曰。是女固未死。卽取被。仍掩好墳土而遁。次日持至當店質錢。當主曰。被上何見有血跡。恐來歷不明。不敢漫質。熊大曰。此主人物也。因家貓竊殺。匿被上。主人持杖殺貓。血跡污被。主人嫌穢。賞我。因乏錢暫質耳。當主細驗。果非人血。遂立票與錢一千文去。當爭議之時。卞芳桂適在側。芳桂者。卞女之兄也。見被似妹殉葬物。疑之。及聞爲張姓被。又見有血跡。遂置不問。一日。卞方直與張雄才遇於某家。片言不合。張故搯辱之。卞不稍下。幾致揮拳。經衆勸散。張歸告熊大曰。卞奴可惡。汝可多領數人。登彼之門。破釜毀壁。再尋隙與伊搆訟。必令卞奴家敗人亡而後快。熊大曰。不須。欲算彼易耳。伊女實未死。前所葬者。乃一空棺。以此控彼。何所逃罪。張曰。爾何知爲空棺。熊大曰。前殮屍入棺時。賤內在彼。當覺衾中非屍。歸來告我。我尙不肯信。後再三探聽。果然未死。今賤內雖死。言猶在耳。不然。此如何事而敢妄言。如棺中有屍。我甘認罪。張曰。果爾。吾有詞矣。遂以生爲死。貪財改嫁。控官。庭訊時。張以熊大聞伊妻之言。對力辨爲空棺。卞懇開驗。及開棺。惟見一死猴。後腦破裂。雙耳飾環。猴外並無一物。驗畢。官得張姓賄賂。遂不直。卞押令交女。卞子芳桂思熊大當被之事。疑張竊屍栽害。遂以某月日見熊大當

被之事告。熊大情急。以實告張。囑令認爲己物。張如其言。卽賄囑某成衣工。認所手做。卞亦取原成衣工對質。各執一詞。訟二年餘不能結。後有侯姓者蒞任。閱牘疑之。謂此案疑竇在猴。若能訪實爲誰家之猴。則案情立明。當有老役稟曰。去此四里餘。有何氏家畜一猴。雙耳有環。呼爲美人。能解人意。當時開驗。見猴耳有環。已心疑之。及往查。而猴固在。但不似從前之甚解人意矣。令又問曰。此外尙有可疑者乎。對曰。伊母孀居。平時不輕出門。近恒一二月必他往。往必一月始歸。此亦可疑。令曰。伊有何親。現住何處。曰。有女適成都。令曰。得之矣。汝可潛至伊親左右密訪。如有的音。當卽飛報。役承命後。逾數月。回報曰。伊親王姓家。不知何方一女子。每夜誦經。令曰。是矣。卽行文關提。果係卞女。一訊而服。盡得其始末。令問張雄才曰。卞女翦髮明志。誦經供佛。其爲幽貞可知。爾淫詞何來。始猶狡賴。後施以刑。乃實告曰。白衣尼庵有金剛經一部。係是女手書。因請人仿其筆法。作淫詞。得退婚據也。令聞言大怒。卽將張雄才重責四十。枷號三個月。熊大照發塚例問擬。當見何福溫文爾雅。卞女端莊秀麗。遂將卞女斷配何福。卞方直及何祚俱免議。判曰。張雄才者豺狼之性。鬼蜮之心。愛富嫌貧。良緣變爲仇敵。積怨成怒。平地起以風波。募來錦字數行。竟是混珠魚目。裝就淫詞片紙。遂成中溝牆茨。依盜跖作腹心。搆訟三載。認賊衾爲己物。累斃二人。誣家人以不白之冤。害卞老以難言之苦。退婚有議。豈得再附。

喬松。榭杖立施。允宜嚴懲刁惡。熊大者放邪無賴。穿窬兇徒。習慣害良欺弱之心。生成覆雨翻雲之手。入賭場而全軍盡沒。盜膽頓張。破猴首而一被僅存。疑心旋起。謬謂死妻親視。逝者無可推求。因而兇惡藉詞。生者何從置喙。開棺無物。姑不科以見屍之條。劫墓有憑。難再寬以發塚之罪。卞方直治家嚴肅。行己端方。惟短於精明。遂隣於粗率。漫信子虛之紙。指爲女德之疵。按無辜殺兒孫。罪無可貸。幸貞魂還弱女。格外從寬。何祚愛才心切。憐玉情長。久聞女爲閨秀之尤。何期猴爲芳魂所藉。雖聽聞之可駭。實拯拯之維殷。旣稟慈韓。復傷幼弟。懼其長暮。鑿破孤墳。以殺爲生。竟爾魂還故宅。舍猴得女。儼然仙下瑤池。大有造於佳人。允堪傳爲美談。卞氏女詩追衛管。禪悟聲塵。欲種善根。寫就連篇貝葉。頓成禍本。描來依樣葫蘆。恨滿胸中。冤沉海底。惟一靈不昧。假異類以棲魂。幸四大猶存。藉人謀而起死。入坎出坎。居然紫玉重來。前身後身。何待金環作證。梵唄頓忘漏盡。女學士竟是優婆夷。刺工違計畫長。薛神針曾留玉壺血。一握鬢雲尙在。三年苦志難堪。維彼淑媛。宜配君子。何福青年正妙。才學素優。旣是規行矩步之儒。定爲金馬玉堂之客。山公化去。無端附脈脈之魂。女兒歸來。胡爾棲紉。錦之魄。天緣所在。人事適符。當年月老書中。峽山寺前註定。此日嫺緣譜上。渭南路側修來。宜結絲蘿。永偕伉儷。此判。後何福感猴之德。於葬處樹碣。題曰猴美人墓。不忘所自也。



●鬢邊一點似飛鴉

湘人陳詵登第。授岳陽教官。夜踰牆與妓江柳狎。頗爲人所知。時孟之經守岳。聞其故。一日公宴。江柳不侍。呼至。杖之。文其眉間鬢。以陳詵二字。乃押隸辰州。妓之父母。詣學宮。咎詵云。自岳去辰。八百里。且求資糧。陳且泣。且悔。罄其所有。及資衣物。得千緡。以六百贈柳。餘付監押吏卒。令善視。且以詞餞別云。鬢邊一點似飛鴉。休把翠鈿遮。二年三載。千闌百就。今日天涯。楊花欲逐東風去。隨分入人家。要不思量。除非酒醒。休照菱花。柳將行。會陸雲西。以荆湖制司幹官奉檄至岳。與陳有故。將至。陳先出迎。以情告陸。陸卽取空名制幹。簡填陳姓名。檄入至幕。旣而並迎。陸入卽開筵。陸曰。開籍中有江柳者。善謳。誰是也。孟卽呼至。柳花鈿隱眉間所文。飲間。陸越語孟曰。能以柳見與否。孟曰。唯命。陸笑曰。君尙不能容一陳教。豈能與我。孟因叙詵之過。陸慨嘆。旣而終席。陸呼柳問其事。柳出詵送別詞。陸大嗟賞。而再登席。陸舉詞示孟。且謂之曰。君試目此作。可謂不知人矣。今制司檄詵入幕。將若之何。孟求解於陸。并召詵同飲。明日同薦詵。且除柳名。陸遂將詵如江陵。見之閣公秋壑。俾充幕僚。詵不特洗一時之辱。且有幸進之喜。至巴陵。傳爲佳話焉。

一切世事本如烟雲泡幻。瞥眼卽逝。乃者如花美眷。似水流年。好夢不常。良緣中阻。是泡幻之中。又有泡幻焉。實命不猶。問天如醉。斯誠無可奈何之境也。作泡幻嫵緣譜。

一腔恨事鎖紅橋

張薙嬌。閩縣良家女也。居福州紅橋西。而小名薙嬌。因取以自號曰紅橋。敏慧善屬文。垂髫時已能吟詠。一二斷句。長益妍好。容色驚人。父母無子而家富。富家子弟爭欲委禽。乃堅執不願。白於父母曰。執袴子多不才。無才者必無情。無情者不可偶也。兒願得一才而有行者。天之於是操觚之士。爭以五七字詩爲媒約。亦從而別其高下。然初無當意之卷。長樂王僮賃居東鄰。幼會同塾。既長。遂不相見。僮之友福清林鴻嘗過僮室。無意中於樓際觀紅。輒掩面去。退而作詩。命鄰媪投之。紅援筆和答。命媪持還。媪賀鴻曰。張娘子案頭詩卷。堆積如山。曾不屑一顧。今和君詩。誠爲希有。鴻大喜過望。使媪陳詞。月餘獲命。鴻時有期功服。遂舍其外室。俟服闋成禮。自是唱和無間。情好日篤。而父母以鴻赤貧。期以試售畢。媪久之。遂越禮會爲僮知。因訪鴻。求一見紅。紅益自匿。僮密賄侍兒。瞰鴻與紅狎。作乳酥雲髻二詩。調之。紅愈怒。僮知其意。乃挽鴻游山。越數日。鴻歸。夜至所居。紅

方倚紅橋而望。鴻賦一絕句。紅和焉。明年鴻冠秋試。始成禮。越一年。鴻有金陵之遊。紅獨坐小樓。感念成疾。遂殞。迨鴻歸。大哭。忽見牀頭玉佩。間懸一絨。拆之。有蝶戀花詞及七言絕句一百首。病中憶遠之作也。鴻賦哀詞。酬而祭之。後過紅橋。一慟而絕。

◎對寫丹青五嶽圖

番禺屈大均。字翁山。明末諸生。遭亂棄去。爲浮屠。旋返初服。乃遊秦隴。與秦中名士李因篤輩爲友。作華嶽百韻詩。固原守將某愛其才。以甥妻之。敦好逮篤。伉儷賦詩。如同棒紅翠三花樹。對寫丹青五嶽圖。蓋少室作也。自固原攜妻至代州上谷。走馬射生。縱博飲酒。倜儻不羈。世人嘲笑之。不願也。再遊京師。下吳會。自金陵還。妻旋病死。

◎此志未酬身已死

吳江郭類伽。上舍廩。有女弟。爲之擇壻。其友朱春生。袁棠言。有鄭鏡。字弱士者。能爲五七言古今體詩。可壻也。類伽乃試以詩。絕奇。遂以妹歸之。未期年。嘔血卒。年二十有二。將卒。謂其婦曰。吾死無恨。恨學未成。志未遂。卒不克自見於後。哲兄後必傳。幸哀之。必使有以傳我者。雞天不爲不幸矣。

◎今宵佳景與人同

越漁者楊翁女也。容貌美麗。爲詩不過兩句。或問何不終篇。答曰。無奈情思纏綿。至兩句思亂不勝。有謝生求娶。父曰。吾女宜配公卿。謝曰。諺云。少女少郎。相苦不忘。少女老翁。苦樂不同。安有少年公卿耶。翁曰。吾女詞多兩句。子能續之。而稱其意。卽妻矣。遂以女。詩示謝。女詩云。珠簾半牀月。青竹滿林風。謝續云。何事今宵景。無人解與同。又詩云。春盡花隨盡。其如自是花。謝續云。從來說花意。不過此容華。女覽詩歎曰。天生吾夫也。遂爲夫婦。多引泛江湖。唱和爲樂。後七年春日。楊忽題詩二句云。明月易虧輪。好花難戀春。謝訝曰。何故作此不祥語。女曰。君且續之。謝應聲云。常將花月恨。并作可憐人。女曰。逝水難駐。千萬自保。卽以首枕生膝而逝。

◎地上有身無放處

薄少君。婁東秀士沈承妻也。承字君烈。有雋才。而早歿。薄爲詩百首悼之。旣而少君亦逝。今錄其六云。濁世何爭頃刻光。人間真壽有文章。君文自可垂天壤。翻笑彭篋尙早亡。一片冰心百日寒。由他瘴鬼狀千般。相傳地府威儀肅。莫作新詩謔冥官。惜福持齋器不盈。清修何反促前程。冥途業鏡如相照。照出枯腸菜幾莖。痛飲高談讀異文。回頭往事已如雲。他生縱有浮萍遇。政恐相逢不識君。他人哭我我無知。我哭他人我則悲。今日我

悲君不哭。先離煩惱。是便宜。饑腸寒骨。儒非易。飾面違心事。更難。地上有身無放處。不知地下可相安。

嫁與黔婁百事乖

元微之元配張氏。字蕙聚。有才思。元官未達而苦貧。張早逝。元不勝其悲。爲詩悼之云。謝家最小偏憐女。嫁與黔婁百事乖。願我無衣搜篋篋。泥他沽酒拔金釵。野蔬充膳甘長齋。落葉添薪仰古槐。今日俸錢過百萬。爲君營奠復營齋。又云。曾經滄海難爲水。除却巫山不是雲。繼娶河東裴氏。字柔之。亦能詩。

妾委蛻兮盍送我

元余季女。臨海儒家女也。有容德。善屬文。贅水宗道。月餘。宗道愧已不若。輒辭歸。閉門讀書。久之不至。余裁詩五章招之。一章曰。妾誰怨兮薄命。一氣孔神兮化生。若甄。春山娟兮秋水淨。秉貞潔兮妾之性。聊復歌兮遣興。二章曰。夜夢兮食梨。命靈氛兮與余占之。曰。行道兮遲遲。斂角枕兮粲如。風動帷兮心悲。三章云。雲歸兮雪飛。刺夫子兮介如石。若復留兮不復。望平原兮太息。涕泗橫兮沾臆。四章云。送子去兮春樹青。望子來兮秋樹零。樹有枝兮枝有英。我何爲兮煢煢。子在此兮山城。五章云。織女兮牛郎。豈爲化兮爲參商。欲經渡兮河無梁。霜露侵襲兮病在牀。嗟嗟夫子兮誰與縫裳。宗道卒不聽。忽夢余來。訣曰。妾委蛻兮。子盍送我。既而訃至。宗道

未幾悲死。

●馬陸月負我來時

山陰金雲門女士。秀水王仲瞿織室也。工詩。著有秋紅丈室詩稿。丈室在杭州武林門外西馬陸。卽宋姜白石所居舊址。仲瞿才氣縱橫。而急功近名。困阨以終。雲門居丈室參禪。其詩有梅子酸心樹桃花短命枝。可憐馬陸月孤負我來時。蓋發居時作也。又禮觀音大士詩云。同感楊枝洗孽塵。心香一瓣共朝真。神仙墮落爲名士。菩薩慈悲念女身。前度嫺緣成小劫。下方夫婦是凡人。望娘灘遠潮音近。唯有聞思是至親。白檀香裏再和南。重獻天花脫一簪。來世玉郎如處女。現身瓊骨化童男。生天福命無須好。作佛功名且不貪。只乞愛蓮三尺水。妙蓮花下總同參。

強迫嫺緣二十一 共五則

夫婦實人倫之始。婚嫺貴在自由。室家厯父母之心。作合須徵同意。乃或家庭專制。媒灼壽張。狡鳳囚鸞。嫁鷄遇犬。此離之歎。有難言矣。作強迫嫺緣譜。

●我謂縣公愛美才

鄭州王良臣。宰陽城時。栗參政魁。周方七八歲。一見奇之。曰。大器也。召其父。勸令就學。且曰。擇偶宜慎。待吾爲定。一日。出城迎春。男婦雜沓。見一垂髻女。年可八九歲。奇之。問役曰。此誰氏女。役曰。東街某氏。乃命召其父來。詢之曰。若女字人未。對曰。未也。曰。我爲汝覓一快婿。曰。爲誰。曰。某鄉栗某子也。女父搖首不願。曰。栗家極貧。王曰。有如是郎君而終貧者乎。若女端厚。配此子。可作夫人。女父勉從命。不數年。栗入泮。爲邑名士。由科第而爲達官。

●事已如此復何言

刼婚者。倉卒畢嫺。不備禮。而強迫從事也。然亦有先日訂明。而出於彼此之自願者。張阿福。紹興人。寓於杭。自幼聘王氏女爲妻。年三十矣。貧不能娶。女亦年二十有七。其母屢託媒媪趣阿福婚。媪曰。彼貧奈何。母曰。彼無婚費。我亦無嫁資。無已。其搶親乎。媪以告阿福。何福大喜。乃期於某月日。糾衆刼女去。母故招集比鄰。至張氏奪女。則合卷已畢。賀客盈門矣。媒媪勸曰。事已至此。復何言。當令其明日來謝罪也。母若爲悻悻者而歸。

●還當泥首謝天恩

清監國攝政王載灃。當未婚時。頗屬意於江蘇巡撫奎俊之女。第以拳亂方熾。不敢以瑣事啟奏。蓋近支皇族。

嫁娶例由太后指婚也。光緒庚子。兩宮西幸。王後至。孝欽后召見時。謂途中見榮祿女甚好。可與爾作伐。王不敢逆懿旨。遂定婚焉。

### ●此恨絲絲鎖瀛臺

隆裕后爲孝欽后內姪女。孝欽自以由西宮出身。故必欲以家人爲德宗后。德宗先已專寵珍妃。又頗不屬意於隆裕。願以孝欽之強迫指定。遂勉奉之。德宗既不見悅於孝欽。自光緒戊戌政變後。拘留瀛臺。隆裕又非其所悅。一日盛怒。乃將其髮簪擲碎。簪爲乾隆時遺物。隆裕馳訴於孝欽。孝欽亦無多語。但令移居己之別室。自此隆裕遂與德宗隔別。其年月雖不可考。蓋終德宗之身。已十年矣。

### ●操木成舟可奈何

浦左某農人。生有一子。自幼卽與鄰村某氏女訂婚。當時兩家財力固相若也。厥後女家日富。而男家日貧。相去有如霄壤矣。女家頗萌悔婚之意。而男家又無力迎娶。遷延竟至數年。已而農人百般張羅。措得數十金。以爲可以了向平之願矣。乃請婚於女家。女家竟藉故推諉。不之許。農人乃大窘。欲訟之。理又恐不得直。無已。乃思得搶親之一法。此在浦左一方。固已司空見慣焉。因於某夜。糾集多人。馳往女家。叫門而入。見有妙年女郎。



一人意卽女也。卽倉皇擁之而歸。直歸房闥。逼之成婚。女忽大號。謂己實非某氏女。實爲其表妹。怙恃俱夫。寄養其家耳。顯農人子不之信。女因事已至此。無可如何。勉從焉。詰旦。女家人至。始悉其事。非虛。所搶歸者。固非女也。女家頗欲涉訟。經人調處。姑免。遂將錯就錯。了此一重公案焉。

乖謬嫺緣二十一二十二共四則

人各有偶。齊大爲嫌。禮之用。惟婚嫺爲斤斤。如因一時戀愛之情。致千里毫釐之失。非惟半世羞慚。無顏可立於社會。甚至孝子慈孫。莫掩先人之紕謬。伊可恠矣。能不戒乎。作乖謬嫺緣譜。

于今穢史說聚塵

武氏得幸於太宗爲才人。賜號武媚。高宗爲太子時。入侍太宗疾。見武氏悅之。遂卽東廂烝焉。太宗崩。武氏爲尼。忌日上詣寺行香。武氏見上而淚。時皇后嫉蕭淑妃之寵。陰令武氏長髮。納之後宮。欲以間淑妃。武氏巧慧多權數。初入宮。屈體事后。后數稱其美。未幾大幸。拜爲昭儀。及武氏生子。上竟廢后而立之。

原來教孝有天子

清太宗后博爾濟氏。有殊色。肌膚如玉。宮中人私以玉妃呼之。有妹一。容與姊相若。故稱博爾濟氏爲大玉妃。其妹曰小玉妃。嫁與多爾袞爲妻。多爾袞者。太宗之弟也。有文武才。識見高超。宮中人莫及也。太宗既出征。頻年不返。博爾濟氏不甘獨宿。時召多爾袞入宮。遽定情焉。其後太宗以暴疾卒。多爾袞欲襲兄之位。恐不利於衆口。不敢冒昧。因奉世祖登位。多代爲攝政。未幾多妻小玉妃亦以暴疾卒。聞者莫不以爲奇事。多則淡然。時博爾濟氏已封爲皇太后。不數日而有皇太后下嫁攝政皇之詔。其書略曰。太后盛年寡居。春花秋月。悄然不怡。朕貴爲天子。以天下養。乃獨能養口體而不能養志意。使聖母以喪偶之故。日在愁煩抑鬱之中。其何以教天下之孝。皇叔攝政皇現方鰥居。其身分容貌。皆爲中國第一人。太后頗願紆尊下嫁。朕仰體慈懷。敬謹遵行。一應典禮。著所司預辦。或謂此詔蓋出自多爾袞手筆云。及多爾袞死。太后遂出家於五臺上。世祖聞之。涕泣至不可仰云。

### 亂倫差擬古文姜

懷寧縣五道街王某。官京師。物故久矣。有子曰樹屏。未受室。坐擁資產。姊曰麗芙。長樹屏一歲。樹屏幼讀書。麗芙隨母習女紅。樹屏體弱。不能多讀。師恒放任。隨姊玩戲。久而曖昧之聲。傳播於外矣。麗芙夫家梁姓。亦官族。

梁氏子就學某校。麗芙既嫁。樹屏日益憔悴。母不察。急思爲之擇婦。有舊戚倪氏者。世業饒。家亦富厚。女曰玉貞。年與樹屏相若。遂結婚焉。母乃使人迓麗芙返皖。囊內政。壻以就學。不能偕來。麗芙歸。往樹屏室。責之曰。而今後。但見新人笑。那聞舊人哭矣。然汝苟與新婦諧伉儷。吾將以白綾繫頸。畢命汝前矣。吾魂必蜿蜒於牀第。使汝夫婦不安。樹屏駭極。不敢答。花燭之夕。麗芙引樹屏至密室。誠勿與玉貞綢繆。樹屏曰。我可從命。然亦安足使姊之不疑。姊曰。我自有術。於是出紅線數縷。爲樹屏縫其私。作小結束。曰。汝自去休。晨來。我將驗汝。樹屏不得已。謹如約。天明。樹屏急往就麗芙。袒衣使驗。麗芙大悅。自是麗芙實代玉貞之職。久之。玉貞察樹屏舉動。而大悟。言語間。遂不能不謗及麗芙矣。

習俗如斯真化外

吳西春官雲南之維西。曾得一詔牘。其詞云。某家生子四人。皆已婚娶。不幸某年長子死。某年四子之妻又死。理宜以第四子續配長媳。但年齒相懸。恐枯楊不復生梯。特與三黨同議。將長子之妻配與二子。二子之妻配與三子。三子之妻配與四子。一轉移間。年皆相若。可無怨曠之虞。極爲允協。懇求俯准。吳大怒。拍案。吏請曰。此間習俗如是。願無拂其意。乃准之。

放誕嫺緣二十四共六則

周公制禮。申之以媒妁。重之以幣聘。所以端風俗。防民忒也。乃雉離狐綏。淫風不絕。自自由之說昌。其風愈熾。譬猶輕車奔駛。不循常軌。不致顛覆者。幾希矣。而家人指摘之辭。鄉黨輕薄之論。尤足令身受者置身無地。可不戒諸。作放誕嫺緣譜。

狐蹤隱約牆東北

賈午。太尉充少女。韓壽字德真。南陽堵陽人。魏司徒暨曾孫。美姿貌。善容止。賈充辟爲司空掾。充每宴賓客。其女輒於青幃中窺之。見壽而悅焉。問於左右。識此人否。有一婢說壽姓字。云是故主人。女大感視。發於寤寐。婢後往壽家。且說女意。并言其女光麗豔逸。端美絕倫。壽聞而心動。便令爲通殷勤。婢以白女。女遂潛修音好。厚相結。呼壽夕入。壽勁捷過人。踰垣而至。家中莫知。惟充覺其女悅暢異於常日。時西域有貢奇香。一著人則經月不歇。帝甚貴之。惟以賜充。及大司陳寤。其女密盜以遺壽。充察屬與壽燕處。聞其芬馥。稱之於充。自是充意知女與壽通。而其門閣嚴峻。不知所由得入。乃夜中伴驚有盜。因使循牆以觀其變。左右白曰。無餘異。惟東北角如狐狸行處。充乃考問女之左右。共以狀對。充秘之。遂以女妻壽。壽官至散騎常侍。河南尹。

◎中夜相從知爲誰

司馬相如字長卿成都人也。以貲爲郎。事景帝。時梁孝王來朝。所從遊鄒陽枚乘輩皆名流。相如見而慕之。因病免。客遊梁。作玉如意賦。梁王悅之。賜以綠綺之琴。其銘曰桐梓合精。居數歲。王薨。相如歸。而家貧無以自業。素與臨邛令王吉善。往舍都亭。臨邛令謬爲恭敬。日往朝相如。臨邛富人卓王孫謂令有貴客。爲具召之。并召令。令既至。相如謝病。臨邛令不敢嘗食。自往迎焉。相如不得已。携琴而往。酒酣。臨邛令前奏琴曰。竊聞長卿好之。願以自娛。相如辭謝。爲鼓一再行。是時卓王孫有女文君。年十七而寡。好音。故相如謬與令相重。而以琴心挑之。其詩曰。鳳兮鳳兮。歸故鄉。遨遊四海。求其凰。時未遇兮無所將。何悟今夕。升斯堂。有豔淑女。處蘭房。室邈人遐。毒我腸。何緣交頸。爲鴛鴦。相顧頗兮共翱翔。又曰。鳳兮鳳兮。從鳳棲。得託華尾。永爲妃。交情通體。心和諧。中夜相從。知者誰。雙翼俱起。翻高飛。無感我思。使予悲。相如之臨邛。侍從車騎。雍容閑雅。甚都。及飲卓氏弄琴。文君竊從戶窺之。心悅而好之。恐不得常也。既罷。相如乃使人重賜文君侍者。通殷勤。文君夜亡奔相如。相如乃與馳歸家居。四徒壁立。卓王孫大怒曰。女至不才。我不忍殺。不分一錢也。人或謂王孫。王孫終不聽。相如貧居愁憊。以所著鵲鷄裘。就市人楊呂贖酒。與文君爲歡。既而文君拘頸而泣曰。我平生富足。今乃以衣裘贖酒。

遂相與俱如臨邛。盡賣其車騎。買一酒舍。沽酒。而令文君當釀。相如身自著犢鼻褌。與保傭雜作滌器於市中。卓王孫聞而恥之。爲杜門不出。昆弟諸公。更謂王孫曰。有一男兩女。所不足者非財也。今文君已失身於司馬長卿。長卿故倦遊。雖貧。其人才足依也。且又令客。獨奈何相辱如此。卓王孫不得已。分予文君僮百人。錢百萬。及其嫁時。衣被財物。文君乃復與相如歸成都。買田宅爲富人居。久之。天子讀長卿子虛賦。大異之。卽擢爲郎。數歲。天子欲通西南夷。拜相如爲中郎將。建節往至蜀。蜀太子以下郊迎。縣令負弓矢先驅。蜀人榮之。於是卓王孫喟然而歎。自以爲使女尙長卿。晚而厚分其女財。與男等。後相如以病免。歸茂陵卒。文君爲誄云。嗟嗟夫子。兮。曾通儒。少好學。兮。綜羣書。縱橫劍技。兮。英敏有譽。尙慕往哲。兮。更名相如。落魄遠遊。兮。賦子虛。畢備壯志。兮。驅馬高車。憶初好兮。雍容孔都。憐才仰德。兮。琴心兩娛。永託爲妃。兮。不恥富鱸。平生淺促。矣。命也難扶。長夜思君。兮。形影孤。步中庭兮。霜草枯。雁鳴哀哀兮。吾將安知。仰天太息兮。抑鬱不舒。訴此凄側兮。疇忍聽予。泉穴可從兮。願捐其軀。

墜歡收拾亦前緣

崇甫中有王生者。故家之子也。隨計至都下。當薄暮。被酒至延秋坊。過一小宅。有女子甚美。獨立於門。徘徊徒

倚若有所待。生方注目。忽有騶騎呵衛而來。下馬於此宅。女子亦避去。匆匆遂行。初不暇問其何姓氏也。抵夜歸。復過其門。則寂然無人聲。循牆而東。數十步有隙地丈餘。蓋其宅後也。忽自內擲一瓦出。拾視之。有字云。夜於此相候。生以牆上剝粉。戲書瓦背云。三更後宜出也。復擲入焉。因稍退十餘步伺之。少頃。一男子至。周視地上。無所見。微嘆而去。既而三鼓。月高霧合。生亦倦睡欲歸矣。忽牆門軋然而開。一女子先出。一老嫗負笥從後。生遽就之。乃適所見立門首者。熟視生。愕然曰。非也。回顧嫗。嫗亦曰。非也。將復入。生劫之曰。汝爲女子。而夜與人期至此。我執汝官。醜聲一出。辱汝門戶。我邂逅遇汝。其有前緣。不若從我而去。女泣從之。生携歸逆旅。匿小樓中。女自言曹氏。父早喪。獨有己一女。母鍾愛之。爲擇所歸。女素悅姑之子某。欲嫁之。使乳嫗達意於母。母意以某無官。弗從。遂私約相奔。牆下微嘆而去者。當是也。生既南宮不利。遷延數月。不歸家。其父使人詢之。頗知有女子偕處。大怒。促生歸。扃之別室。女所齎甚厚。大半爲生費。所餘與嫗坐食垂盡。使人訪其母。則以亡女故。抑鬱而死久矣。女不得已。與嫗謀下汴。訪生所在。時生侍父官闈中。女至廣陵。資盡不能進。遂隸樂籍。易姓名爲蘇媛。生遊四方。亦不知女安否。數年自浙中召赴闕。過廣陵。女以娼侍宴識生。生亦訝其似女。屢目之。酒半。女奉觴勸。不覺兩淚墜酒中。生凄然曰。汝何以至此。女以本末告。淚墜語零。生亦愧嘆流涕。不終席。辭疾而起。

密召女納爲側室。其後生子。仕至尙書郎。歷數郡。

◎休負滄波好月天

福州守吳君者。江右人。有女未笄。甚敏慧。玉色穠李。父母鍾愛。携以自隨。秩滿還朝。侯風於淮安之版闡。隣舟有江原江商。亦携一子。名情。生十六年矣。雅態可繪。敏辨無雙。其讀書處。正與女窗相對。女數從隙中窺之。情亦流盼。而無緣致意。偶侍婢有濯錦船。情贈以果餌。問小娘子許適誰氏。婢曰未也。情曰讀書乎。曰能。情乃書難字一紙。託云。偶不識此。爲我求教。女郎得之。微哂。一一細注其下。且曰。豈有秀才而不識字者。婢遂以告。情知其可動。爲詩以達之。曰。空復清吟託鼻煙。樊姬春思滿紅船。相逢何必藍橋路。休負滄波好月天。女得詩。愠暫爾。萍水那得便。以豔句撩人。欲白父笞其婢。婢再三懇。乃笑曰。吾爲詩罵之。乃緘小碧箋以辭曰。自是芳情不戀春。春光何事慘聞人。淮流清浸天邊月。比似郎心向我親。生得詩大喜。卽令婢返命。期以今宵啓窗度候。女微哂曰。我聞韓幼稚。何能輕出。郎君豈無足者耶。生解其意。候人靜。躡足登其舟。女憑欄待月。見生已躍然。携肘入舟。喜極不能言。惟嫌解衣之遲而已。旣而體慵神蕩。各有南柯之適。風便月明。兩舟解纜。東西殊途。頃刻百里。江翁晨起。覓其子不得。以爲必登瀛墜死。淮流返舟求尸。茫如捕影。但臨淵號慟而去。天明。情披



衣欲出。已失父舟所在。女惶迫無計。藏之船旁榻下。日則分向羹食。夜則出就枕席。如此三日。生耽於美色。殊不念父母之離邈也。其嫂怪小姑不出。又僱兼兩人。伺夜窺覘。見小姑與小男子切切私語。白其母。母恚不信。潛身往視。果然。以告吳君。吳君搜其艙。得情榻下。拽其髮以出。怒目禁止。礪刃其頸。欲下者數四。情忽仰首求哀。容態動人。吳君停刃叱曰。爾爲何人。何以至此。生具述姓名。且曰。家本晉人。閥閱亦不薄。昨者猖狂。實亦賢女所招。罪俱合死。不敢逃命。吳君熟視之久。語之曰。吾女已爲爾所污。義無更適之理。爾宜爲吾壻。吾爲爾婚。情拜泣。幸甚。吳君乃命情潛足掛舵上。呼人求援。若遭溺而幸免者。庶不爲舟人所覺。生如戒。吳君令篙者掖之。伴曰。此吾友人子也。易其衣冠。撫字如子。抵濟州。假巨室。華筵召儷相。大講合婚之義。舟人悉與宴了。不知其所繇。既自京師返旆。提名士以訓之。學業大進。又遣使詣太原。訪求其父。父喜。賚珍聘至楚。留宴累月。乃別。情二十三領鄉薦。明年登進士第。與女歸拜翁姑。會親鄉里。携家之官。初爲南京禮部主事。後至某郡太守。膺疊翟之封。有子凡若干人。遐邇傳播。以爲奇遇云。

風流佳話傳三笑

唐伯虎。名寅。字子畏。才高氣雄。藐視一世。而拓落不羈。弗修邊幅。每遇花酒會心處。遂忘形骸。其詩畫特爲時

珍重。錫山華虹山學士。尤所推服。彼此神交有年。尙未覲面。唐往茅山進香。道出無錫。計返掉焉。當往詣華。傾倒晚泊河下。登岸閒行。偶見乘輿東來。女從如雲。有丫鬢貌尤艷麗。唐不覺心動。潛尾其後。至一高門。衆擁而入。唐凝盼悵然。因訪居民。知是華學士府。唐歸舟神思迷惑。展轉不寐。中夜忽生一計。若夢覺狀。被髮狂呼。衆驚起問故。唐曰。適夢見一天神。朱髮獠牙。手持金杵。云進香不虔。聖帝見譴。令我擊汝。持杵欲下。予叩頭哀乞。再三云。姑且恕爾。可隻身持香。沿途禮拜。至山謝罪。或可幸免。不則禍立降矣。予驚醒戰慄。今當遵神教。獨往還願。汝輩可操舟速回。毋溷乃公爲也。卽微服持包傘登岸。奮然疾行而去。有追隨者。大怒逐回。潛至華典中。見主櫃者。卑詞降氣曰。小子吳縣人。頗善書。欲投府上寫帖。幸爲引進。卽取筆書數行於紙授之。主者持進白華。呼之入見。儀表俊偉。字畫端楷。頗有喜色。問平日習何業。曰。幼讀儒書。頗善作文。屢試不得進學。流落至此。願備書記之末。公曰。若爾。可作吾大官伴讀。賜名華安。送至書館。安得進身。潛訪前所見丫鬢。云名桂華。乃公素所寵愛者。計無所出。居久之。偶見郎君文義。有未安處。私加改竄。或爲代作。師喜其徒日進。持文誇華。華曰。此非孺子所及。必倩人耳。呼子詰之。弗敢隱。因出題試安。援筆立就。舉文呈華。手有枝指。華閱之。詞意兼美。益喜甚。留爲親隨。俾掌文房。凡往來書劄。悉令裁復。咸當公意。未幾。主典者告殂。華令安暫攝。出納謹慎。毫忽無

私公欲令卽真而嫌其未婚。難以重託。呼媒爲擇婦。安聞之。潛乞於公。素所知厚者云。安蒙忘分提拔。復謀爲置室。恩同天地。第不欲重費經營。或以侍兒見配可耳。所知因爲轉達。華曰。婢媵頗衆。可令自擇。安遂微露欲得桂華。公初有難色。而重違其意。擇日成婚。另飾一室。供帳華侈。合卺之夕。相得甚歡。居數月。兩情益投。唐遂吐露情實。云吾唐解元也。慕爾姿容。屈身就役。今得諧所願。此天緣也。然此地豈宜久羈。可潛遁歸蘇。彼不吾測。當圖借老耳。女欣然願從。遂買小舟。乘夜過發。天曉。家人見安房門封鎖。啟視室中。衣飾細軟。俱各登記。毫無所取。華沉思莫測其故。令人遍訪。杳無形迹。年餘。華偶至閭門。見書坊中坐一人。形極類安。從者以告。華令物色之。唐尙在坊持文繙閱。手亦有枝指。僕尤駭異。詢問何人。旁云。此唐伯虎也。歸以告華。遂持刺往謁。唐迎坐定。華審視再三。果克肖。茶至而指露。益信爲安無疑。奈難以直言。躊躇未發。唐命酒對酌。半酣。華不能忍。因縷述安去來始末以探之。唐但唯唯。華又云。渠貌與指頗似。公不識何故。唐又唯唯。而不肯承。華愈狐疑。欲起別去。唐曰。幸少從容。當爲公剖之。酒復數行。唐命童秉燭前導。入後堂。請新娘出拜。珠珞重遮。不露嬌面。拜畢。唐携女近華。令熟視之。笑曰。公言華安似不佞。不識桂華亦似此女否。乃相與大笑而別。華歸。厚其妝奩。贈女。遂締姻好云。

鞦韆板上小蠻鞋

羅翠香者。某女校中之高材生也。綠珠丰貌。碧玉年華。在海上有第二美人之目。凡屬學校中人。罔有不識其名者。一日。偶至某遊戲場遊散。一時興起。遂亭亭踏上鞦韆板上。作凌空之戲。衆聞其事。爭舍他戲不觀。咸來瞻仰此美人。於是圍觀者殆及千人。而互相擠軋。爭以得前爲幸。中有何生者。某校之學生也。適立於鞦韆之側。得近玉人。凡其一肌一容。無不經其飽覽。樂乃無藝。正心喜間。忽聞衆聲譁然而作。則鞦韆一端之繩已中斷。此美人力握他繩。搖搖欲墜也。生乃疾趨而前。抱之下。美人因稱謝不置。遂互通姓名。未及片時。兩情已相洽無間。有同夙好矣。過從既頻。遂訂婚約。頃之。婚已有日。生乃營營奔走。置備金屋中物。偶得暇。乃至翠香家。謀一叙。方至門首。忽見翠香與一少年小步於門外小林中。喁喁密語。狀至親暱。生乃大憤。逕前往責之。翠香竟不爲折。侃侃而談曰。擇交結友。余之自由。汝雖余之未婚夫。願無干涉之權。何洵洵爲生乃大怒。遂廢婚約。自是以後。翠香益放浪。廣置面首。有同山陰公主。父母醜之。怒逐之出。遂流落爲娼矣。迴念前事。悔之不已。而生則經此變後。輒咄咄書空。形神俱喪云。

薄倖嫺緣二十五 共九則

癡心女子負心漢。始亂終棄。古往今來。不知其幾何人矣。安得通靈寶劍。化作虹霓。百道將天下薄倖郎。一一殺却。不必侈語平權。天下娶媿。已蒙厚庇。不淺矣。作薄倖嫵緣譜。

⑤ 小姑居處實無郎

直隸永平府某縣。其地閨範極嚴。凡女子初嫁。母家必使偵探。成婚之次日。夫家鼓樂喧咄。賓客雜沓。則大喜。若是日。閨然。則女家爲之喪氣。女之留否。惟夫家爲政。不敢與爭矣。積習相傳如此。雖其意固善。然亦敝俗也。有王姓嫁女於李氏。却扇之夕。李以新婦貌陋嫌之。次日乃託言非處子。不舉樂。仍呼媒妁送歸母家。女幼失母。隨其嫂以居。嫂知小姑無他。乃問昨夜洞房情事。則固未合歡也。嫂曰。然則安知其不貞歟。力言於翁。使翁訟於官。官命驗之。則果守禮謹嚴之處子也。乃判李姓。仍以鼓樂迎歸。

⑥ 不應悔作團頭壻

紹興間有士人。貧不能婚。贅入團頭家爲壻。團頭者。丐戶之首也。女甚潔雅。夫婦相得。逾數載。士人應試成名。頗以婦翁爲恥。既得官。淮上携妻之任。中流與妻玩月。乘間推墜於水。揚帆而去。妻得浮木不死。有淮西轉運

使船至。聞哭聲。哀而救之。叩其故。乃收爲己女。并誠家人勿洩。比至淮。士人以屬官晉謁。運使佯問已娶否。士人答曰。有妻墜江死。尙未續也。運使乃命他僚爲己女議親。且云必入贅乃可。士人方慕高閨。驚喜若狂。旣成禮。士人欣然入醴。忽嫗童數十人。持細杖從戶旁出。亂捶之。士人口稱何罪。莫測所以。閨中高喚曰。爲我摘薄情郎來。士人猶不辨其聲。及相見。乃故妻也。妻數其過。士人叩首謝罪不已。運使入解之。自是終身敬愛其婦。并團頭亦加禮焉。

### ●負心漢子寒心否

蒲生少卿者。失其名。世爲淮南望族。生獨弛跣不羈。浪遊四方。至鄴圍。依豪家。久之。覺主人倦客。乃往投長安。一知舊。則已罷去。歸次中牟。適故人爲主簿。賙之不能足。又轉而西。抵鳳翔。窮冬雪寒。飢臥寓舍。鄰生焦大郎。見而惻然。飯之旬日。不厭。生感幸過望。往拜之。大郎曰。吾非有餘。哀君逆旅破褐。故量相濟。非有他意也。生又拜。幸異時或有進。不敢忘報。自是日詣其家。親昵無間。杯酒流連。輒通其室女。旣而事露。慚愧無所容。大郎叱責之曰。吾與汝本不相知。過爲拯汝。何爲不義若此。豈士君子行哉。業已兩難。悔何及。吾女亦不爲無過。若能遂爲婚。吾亦不復言。生叩頭謝罪。願從命。旣成婚。夫婦相得歡甚。居二年。中進士第。唱名卽歸。綠袍槐簡。跪於

外舅前隣里爭持牛酒往賀。歌艷誇詔。生連夕燕飲。然後調官。將戒行。謂妻曰。我得美官。便來取汝。并迎丈人俱東。焦氏本市井人。恃生富貴。便不事生理。且厚贖厥壻。貲產半空。生至京。得東海尉。會宗人有在京者。與相遇。喜其成名。拉之還鄉。生甚不欲。託辭以拒。宗人罵曰。書生登科名。可不歸展墳墓乎。命僕負其囊裝。先赴舟。生不得已而行。到家逾月。其叔父曰。汝父母俱亡。壯而未娶。宜思嗣續計。吾爲汝求宋都朱從間大夫次女。今事諧矣。汝需次。尙歲餘。先須畢姻。徐爲赴官計。叔性嚴毅。歷顯官。且爲族長。生素敬畏。不敢抗違。但唯唯而已。心殊窘懼。數日。忽翻然改曰。彼焦氏非以禮合。且門戶寒微。豈真吾偶哉。異時來通消息。以禮遣之足矣。遂娶於朱。朱女美好。而奩具亦厚。生亦甚適。凡焦氏女所遺香囊巾帕。悉焚棄之。常慮其來。而杳不聞問。如是幾二十年。累官鴻臚少卿。出知齊州。視印三日。偶携家人子散步後堂。有兩青衣從別院右舍出。逢生輒趨避。生迫視之。一婦人着冠披。褰帷出。乃焦氏也。生惶懼失措。焦泫然泣曰。一別二十年。向來婉孌之情。畧不相念。汝真忍人也。生不暇叩其所從來。具以實告。焦氏曰。吾知之久矣。吾父已死。兄弟不肖。鄉里無所依。千里相投。前一日方至此。爲閹者所拒。懇求再三。僅得託足。今一身孤單。茫無棲泊。汝既有佳偶。吾得備側室。竟此餘生。以奉事君子。及尊夫人足矣。前事不復較也。語畢長慟。生軟語慰藉之。且長彰聞於外。乃以語朱氏。朱素賢淑。欣然。

迎歸待之如妹。越兩旬。生詣其室寢。明日門不啓。家人趨起視之。則反扃其戶。寂若無人。破壁而入。生已死。牖下。口鼻流血。焦與青衣皆不見。是夕朱氏夢焦曰。滿生受我家厚恩。而負心若此。自其去後。吾抱恨而死。我父相繼淪沒。年移歲遷。方獲報怨。已幽府伸訴。逮證矣。朱未及問而寤。但護喪柩南還耳。

### ◎奈何竟背海神盟

王魁下第失意。適山東萊州友人招遊北市深巷小宅。有殷氏婦絕艷。酌酒曰。某名桂英。酒乃天之美祿。足下得桂英而飲天祿。明春登第之兆。乃取擁項羅巾請詩。生題曰。謝氏筵中聞雅唱。何人憂玉在簾幃。一際透過秋空碧。幾片行雲不敢飛。英曰。君俱爲學。四時所須。我爲辦之。由是魁朝去暮來。踰年有詔求賢。英爲辦西遊之用。將行至州北望海神廟。盟曰。吾與桂英誓不相負。若生離異。神當殛之。魁至京門。寄詩曰。琢月磨雲輸我輩。都花古柳是男兒。前春我若功成去。好養鴛鴦作一池。後唱第爲天下第一。英以詩賀云。人來報喜敲門急。賤妾初聞喜可知。天馬果然先驟躍。神龍不肯後蛇螭。海中空劫雲鷺窟。月裏都無丹桂枝。漢殿獨呈司馬賦。晉庭惟許史君詩。身登龍首雲雷疾。名落人間霹靂馳。一榜神仙隨御出。九衢卿相盡行遲。煙霞路穩休回首。雞酉朝清正得時。夫貴婦榮千古事。與郎才貌各相宜。復寄詩云。上國笙歌錦繡鄉。仙郎得意正疎狂。誰知憮



煥幽閨質。日覺春衣絲帶長。又詩云。上都梳洗逐時宜。料得良人見。卽思早晚歸來幽閣裏。須教張敞畫新眉。魁私念科名如此。何可以一媧玷辱。竟不復答書。而魁父已約崔氏爲親。及魁授徐州僉判。英喜曰。徐此去不遠。當使人迎我矣。復遣僕持書以往。魁方坐廳決事。大怒叱書不受。英曰。魁負我如此。當以死報之。揮刀自刎。魁自南都試院。有人自燭下出。乃英也。魁曰。汝固無恙乎。英曰。君輕恩薄義。負約渝盟。使我至此。魁曰。我之罪也。爲汝飯僧。誦佛書。多焚紙錢。捨我可乎。英曰。得君之命。乃止。不知其他。魁欲自刺。母曰。汝何悖亂如此。魁曰。日與冤會。逼迫以死。母召道士馬守素薦醮。守素夢至官府。魁與桂髮相繫而立。有人戒曰。汝知則勿復醮也。後數日魁竟死。

琵琶絃上女兒血

唐西川節度使嚴武。少時仗義任俠。嘗於京師。與軍使隣居。軍使女美。窺見之。賂左右。誘而竊之以逃。軍使告官。且以上聞。詔遣萬年縣捕賊官。乘遞追逐。武舟自鞏縣。聞懼不免。飲女酒。解琵琶絃以縊之。沈於河。明日詔使至。搜之不得。此武少時事也。及病甚。有道士從峨嵋山來。武素不信巫祝之類。門者拒之。道士曰。吾望君府。鬼祟氣橫。所以遠來。門者納之。未至階。自爲呵叱。論辯久之。謂武曰。君有宿冤。君知之乎。武曰。無之。道士曰。階

前冤女年十六。頸繫一絃者誰乎。武叩首曰。有之。奈何。道士曰。彼云欲面。盍自求解。乃灑掃堂中。令武齋戒。正笏立楹內。一童獨侍楹外。道士坐於堂外。行法。另灑掃東閣。垂簾以俟女至。良久。閣中有聲。道士曰。娘子可出。其女被髮頸絃。窸窣而出。及堂門。約頭髮拜武。武驚懼掩面。女曰。妾雖失行。無負於公。公何太忍。縱欲逃罪。何必忍殺。含冤已久。訴帝得伸。武悔謝求免。道士亦爲之請。女曰。事經上帝。已三十年矣。期在明晚。言無益也。遂轉身還閣。未至簾而失其形矣。道士謝去。武乃處置家事。明晚遂卒。

### ●飲得黃泉也是酸

張子能夫人鄭氏。美而艷。張爲太常博士。鄭以疾殂。臨終與訣曰。君必別娶。不復念我矣。張泣曰。何忍出此。鄭曰。人言那可憑。盍指天爲誓。曰。吾苟負約。當化爲閻。鄭曰。我死當有變相。可怖畏。宜置尸空室中。勿令一人守視。經日然後殮也。言之至再。少焉氣絕。張不忍徙。猶遣一老婢設榻其旁。至夜中。尸忽長嘆。窺之。呀然。一夜又也。婢既不可出。震栗膽喪。大聲叫號。家人穴壁觀之。盡呼直宿。數卒持杖環立於戶外。夜叉行百匝乃止。復詣寢牀。舉被自覆而臥。久之。家人乃敢啓戶入視。則依然故形矣。後三年。張爲大司丞。鄧洵仁右丞欲嫁以女。張力辭。鄧公方有寵。取中旨令合婚。成禮之夕。賜真珠綬帳。其直五十萬緡。然自是多鬱鬱不樂。嘗晝寢。見鄭氏。

自窗下罵曰。舊約如何。而忍負之。我幸有二子。縱無子。胡不買妾。必欲正娶何也。禍將作矣。遽登榻以手拊其。陰。張覺痛疾。呼家人至。無所見。自是若闕然。

蝴蝶不來夢未醒

衢州人鄭某。幼明曠能文。娶會稽陸氏女。亦姿媚明爽。伉儷綢繆。鄭嘗於枕席間語陸曰。吾二人相歡至矣。卽我脫不幸。汝無復嫁。汝死我亦如之。對曰。方期百年偕老。何不詳如是。凡十年生二男。而鄭生疾病。對父母復申前言。陸氏但俛首悲泣。鄭竟死。未數月。而媒妁來。陸氏相與周旋。舅姑斥之不聽。纔釋服。盡移其貲。適蘇州會工曹成婚。方七日。曾生奉漕檄考試他郡。行信宿。陸氏晚步應前。有急足拜於應前。稱鄭官人有書。陸取視。外題示陸氏三字。宛然前夫手蹟也。急足忽不見。啟緘讀之。其辭云。十年結髮夫妻。一生祭祀之主。朝連暮以同歡。資有餘而共聚。忽夢幻以長往。慕他人而輕許。遺棄我之田疇。移蓄積於別戶。不恤我之二子。不念我之雙親。義不足以爲人婦。慈不足以爲人母。吾以訴諸上倉。行理對於冥府。陸氏嘆恨不慳。三日而亡。

抱得衾裯猶欠死

清咸同間。署某營都司方某。總兵而加提督銜者也。少爲粵寇所得。投誠後。從征江陰。略一難女爲妻。詢女家

世。父故明經也。美靜而能有大家風範。方甚重之。誓將老於是鄉矣。後以積功。故位漸高。或言女之歸也不正。無以承諾命而肅家人。乃別聘金陵某氏爲妻。而降女爲側室。女卽以妾禮事其嫡。無愠色。無怨詞。而大婦卒不能容。誚讓懇切。女惟背人飲泣。自歎實命不猶耳。未幾。方病卒。女之父至。欲挈以歸。而大婦兄弟輩不可。迫之居金陵。遂鬱鬱以死。

### ●新特求來舌已紅

福建甯臺下道街鄭某。年纔弱冠。丰姿俊秀。一翩翩佳公子也。向在天津充當鐵路站長。與某紳之女立誓爲婚。詎鄭某之母未知其事。爲聘定省垣某家女。將婚書及女肖影寄往天津。促令回閩完娶。鄭某得函。卽至女處。與女密商。女驚駭欲絕。卽自縊死。鄭某竟不爲意。卽回里擇期合卺。不思舊媼求爾新特。魚水之樂。其樂如何。乃未及數月。突於夜間齧舌自斃。有知鄭某前事者。僉謂薄倖之報云。

### 機械媼緣二十六 共三期

爲機變之巧者。人心汨沒。誠所謂無恥之恥。故機械變詐之術。施之朋友。尙不可。人倫之始。可以詐欺之術行之乎。結果之惡。不難逆覩。作機械媼緣譜。

●巧借天燈修舊怨

中丞阿思哈官廣東日嘗買一妾妾攜一女至年方四五歲甚美遂留養之後十餘年而和珅有女醜且眇一目欲婚於德定圃之子英和恐其不願求高宗爲主婚德知之亟馳赴阿求此養女爲子婦明日高宗果召見問及婚事奏云已與阿思哈有成議矣乃已其後定圃官禮部尙書以祭天壇之天燈不起革職蓋珅之修怨也

●假途故智學桓伊

錢麗君吳門人媚眼流波長眉壓黛丰神駘宕妖冶不羣姊妹行中艷名獨著然性頗傲雖處章臺非其所樂與陳生善有齧臂盟陳固貧士有懷倚玉無屋營金不敢以妙手空空兒蹈紅綃故智事竟不集萬不得已無可奈何任其光陰荏苒送舊迎新而已某商蜀中大賈也作客蘇臺慕姬名備蜀錦十端踵門請見姬珊瑚來遲商恨相見晚遂締新歌密於膠漆由此雨夜雪宵花晨月夕非姬在旁不能怡情適志而姬亦纏綿繡繡體貼入微向時陳生固不必身入侯門而已視同陌路矣一日姬謂商曰昔人以欄勾爲香粉地獄君能使火炕中現出一朶青蓮花否若視作路柳牆花任情攀折則負妾深情矣出桂棹而登絳席君其有意乎商曰是固

余心當惟卿命。出千金以贖娥眉。曹瞞風義。何敢多讓。所不可知者。恐卿心匪石耳。姬曰。君肯一爲援手。妾且生死惟命。山移谷變。矢死靡他。石爛海枯。鍾情不易。商因與鴉母商。以八百金脫其籍。將有成議。姬曰。青樓龜鵝。千古無情。一出此門。則寸縷尺絲。均非我有。妾將以布裳椎髻入君家乎。商曰。微子言。我已籌之爛熟。於是吳綾越紡。爲作嫁衣。縷金箱子。摺疊其中。昇以昇女。擇期香輿彩仗。迎之以歸。儼居吳下。瓊華仙子。下嫁蓬萊。見者艷而羨之。不閱月而衫痕雲散。黛影峯沈。蓋玉人已遠矣。然衣裳在笥。猶不疑其有他也。急起歲時。則已空諸所有。蓋行雲神女。已同奔月。姮娥偵騎四出。渺無影響。或曰。此桓伊假途之故智也。姬心中人。只一陳生。而陳實格於賞。某商貿貿然來。適逢其偶。於是與陳欲卽反離。求親姑疎。特假手於商。爲從陳地步耳。其計亦譎矣。噫嘻。情波變幻。慾海迷離。月地花天。過於屨樓海市。彼誤用其情者。適爲彼姝之所播弄也。

### ●敢謂子面如吾面

長三妓玉兒。吳中小家碧玉也。因貧墜入青樓。貌固不惡。車馬如雲。然擇客綦嚴。凡非心賞者。從不假以顏色。他可知已。故年二九。猶含苞未放也。其所鍾情者。爲武林曹生。玉固非生不歡。生亦席間無玉不樂。資諾尋盟。幾無虛日。然曹妻絕妬。絕不許其外宿。故兩心雖洽。合歡之什。猶遲遲未賦也。一日。曹飲於妓所。進酒固多。乃

大醉。遂不復能自持。因留宿焉。妻見其徹夕不歸。乃遣人出偵。頃之。悉其所在。醋意乃大作。卽率領娘子軍馳往其處。破圍直入。執之而歸。自是禁不得復出者。可月餘。而生有好友林某。實奸險小人也。夙愛玉兒貌。願礙於曹。心藏之而不發。至是以爲有機可乘矣。乃進誑言於曹。謂玉兒之情實僞。近復接得某客。繾綣備至。不復念君矣。復虛造數事以實之。曹固極信任其人。數聞誑言。卽亦深信。乃取玉兒所贈之小影。怒而折之爲二。令林賚之玉兒。用示訣絕。林乃造妓粧閣。言曹已變心。并出折斷之小影以爲證。玉兒乃悲不自勝。嚶嚶啜泣。林極意慰藉之。始出自是以後。數往繁談。曲意溫存。無微不至。玉兒大惑之。情爲之移。竟委身焉。厥後曹聞知其事。乃嘆曰。人心不古。一至於斯。彼人誤我。我誤玉兒矣。

孽海嫺緣一二十七 共七則

愛河津洞。問保障以何人。慾海茫洋。恨回頭而不得。橫今豎古。恒河沙數之癡男。慧女。胥葬送於此。天下幾多罪惡。假愛情之名。以行取蠶一勺。可見其餘。作孽海

嫺緣譜

●縱報兒仇已失身

栗恭勤公毓美。字樸園。山西渾源州人。幼貧而孤。其師某。爲同邑明經。老名宿也。有同學某甲。年少家裕。師子女各一。子年二十餘。不辨菽麥。女及笄。婉淑明慧。父母愛之如掌珠。素器恭勤。欲以歸之。彼此皆有意。女亦微聞其說。第未明議聘耳。恭勤以貧故。常宿於齋。師之子伴焉。一夜。師子曰。躁甚不能寐。願與子易位。恭勤難之。強而後可。俄自屋墜一物。鏗然有聲。師子大呼。鐵戈貫胸。氣絕矣。恭勤懼而號。師出。見子慘死。謂恭勤謀殺。恭勤譁辨。屋上有洞。然以易位故。疑不能釋。甲亦慙慙之。鳴於官。以文弱書生。嚴刑逼訊。遂以謀殺誣服。恭勤在獄待決矣。女既無所歸。甲遣冰人來議婚。且願養夫婦老。許之。既合。盍彌月。甲小飲微醺。告女曰。費盡心血。乃能娶汝。女詰之曰。汝兄之死。乃我買盜某爲之。本爲賊栗某。何期誤傷汝兄。然栗某得罪。我始得與汝合。亦天緣也。女佯歡笑。益勸之醉。某酣臥。女藏刃於懷。徹夜不眠。向曙。至縣署擊鼓。爲兄雪冤。官廉得情。以某甲並盜抵法。而釋恭勤。女大言於堂曰。我已誤歸某。今爲兄故。出首本夫。前生孽緣也。出刃自刎死。恭勤以女故得釋。哭不成聲。後以拔貢由縣令游。至河督。養師夫婦終其身。奉女木主。朝夕申辯香焉。

### ●佛門造孽應有報

京師人王武功。居橋勾巷。妻有美色。化緣僧過門。見而悅之。陰設挑致之策。而未得便。會王生將赴官。淮上與



妻坐篋內。一外僕頂盒至前云。聰大師傳聞縣君相別有日。無以表意。覆奉此送路。語訖即去。王夫婦亟啓盒。乃肉繭百枚。剖其中。藏小金牌重一錢。以爲誤也。復剖其他。盡然。王作聲叱妻曰。我疑此禿朝夕往來於門。必有故。今果爾。即訴於縣府。僧已竄。不知名字居址。無從緝捕。王棄妻單車赴任。妻亦無以自明。囚繫累月。府尹以爲疑獄。命錄付外舍。窮無取食。僧聞而潛歸。密賂針婦說之曰。汝今日餓死矣。我引爾至某寺。爲大眾僧縫紉度日。以俟武功回心。何如。王妻勉從其言。既往。正入前僧之室。藏於地窖。奸戀自如。久而稍聽其出入。遂伺隙告邏卒。執僧到官伏罪。王妻亦懷恨以死。

莫話當年得意事

鉛山有人。悅一美婦。挑之不從。乘其夫病時。天大雨晝晦。乃作花衣兩翼。爲雷神狀。至其家。奮鐵錐。錐殺之。即飛出其家。以爲真遭雷誅也。又經若干時。乃使人說其婦。求爲妻。妻許焉。伉儷甚篤。出一子。已周年矣。一日雷雨如初。因燕語。及前事。曰。吾當時不爲此。焉得妻汝。婦佯笑。因問衣與兩翼安在。曰。在某箱中。婦俟其人出。啟得之。赴訴張令。擒其人。至伏罪而死。

這回還了相思債

靈隱寺僧了然。戀妓李秀奴。往來日久。衣鉢蕩盡。秀奴絕之。僧迷戀不已。一日了然乘醉而往。秀奴不納。了然怒擊之。隨手而斃。至郡時。坡公治郡。送獄院推勘。見僧臂上有刺字云。但願生同極樂園。免致今日苦相思。坡公見招結。舉筆判踏莎行詞云。這個禿奴。修行忒煞。雲山頂上持戒。一從迷戀玉樓人。鴉衣百結。渾無奈。毒手喪人。花容粉碎。空空色色。今何在。臂間刺道苦相思。這回還了。想思債判訖。押赴市曹。

◎宛是蝦蟆落水時

潘獻策娶妻尤氏。有殊色。生二子。潘父母年老。家業蕭條。門首開雜貨店。蠅頭糊口。一日進內吃飯。尤氏看店。有陳育民者。家業甚豐。酷好女色。是日從店前經過。一見尤氏。魂銷志喪。故進店買貨。希圖飽看。尤氏喚夫外出。陳隨意點買諸物。計價銀二兩四錢。謂潘曰。看君有大才幹。爲何株守在家。潘答以無人提拔。陳曰。我目下正覓夥計。君肯爲我經營乎。潘知陳是財主。拜而謝之。陳笑而別。稍刻帶一家人來取貨。留銀四兩。潘辭以太多。陳曰。正擬與兄作長久交。切勿過謙。自是遂成莫逆。陳出本百兩。付潘販貨。得利二十兩。陳祇取一兩。曰。兄留以供父母。我得初次采頭足矣。遲數日。又付本二百兩。潘得利四十。陳分文不取。曰。近訪江西。荳價甚昂。我與兄販數十石到彼。可得重利。那時照利均分。未爲遲也。陳果出銀三千兩。邀潘同行。至河南采買畢。南下至

湖口縣泊舟石鐘山下。水流湍急。陳呼潘坐船頭閒話。乘其不備。推之落水。潘從水中翻起。陳用篙一戳。潘仰面隨流淌去。陳方大呼撈救。波浪滔天。已不知屍飄何處。衆惟歎息而已。陳後歸家。向潘父母哭告曰。令郎失足墮水。不能撈救。我之罪也。將所帶行李查交。復厚贈銀兩。潘合家感陳是好人。不疑其謀害。三年孝滿。潘老一貧如洗。欲嫁媳以活兩孫。陳聞信大喜。央媒說合。尤氏不肯。潘老勸之曰。陳家大富。爾去受享。我亦放心。又早晚可以照看兩孫。且歷來所借銀米。俱有筆約。爾若嫁彼。前欠可銷。尤氏乃許。擇日過門。陳愛如珍寶。尤氏連生二子。彈指十八年矣。時值溽暑。陳命治酒水亭。與尤氏看荷乘涼。見池中一蝦蟆擻水而出。尤氏以竹杖擊之。沈水。須臾復出。尤氏重擊之。蝦蟆仰面而死。陳不覺大笑。乘醉吟曰。廻思十八年前事。宛是蝦蟆落水時。尤詢其意。不肯言。固問之。方曰。我與爾恩愛多年。生子生孫。說亦無礙。乃備言前事。尤亦佯笑。將紙筆錄出陳詩。次日赴縣呈告。縣令拘陳到案。陳方強辯。忽起陰風一陣。黑影中見一死鬼。跪地索命。陳神色如痴。供吐不諱。遂擬抵尤氏歎曰。我以顏色殺二夫。何以生爲。乃於尼菴自經。陳潘兩家之子。爭屍歸葬成訟。縣令斷屍歸潘。而令陳子附祭。

吁。嗟。一。婦。有。天。知。

洪武中南京楊子江邊稅家妻周氏。有姿色。金山寺僧惠明。密使一婆子。常送花粉等物。往來甚熟。夫出外。周氏喚婆子同眠。婆子潛將僧鞋一輛。安稅下。夫歸見鞋。謂周氏有私於僧。婦不能辯。竟出之。周氏年已二十二。生子歲餘矣。臨去作歌曰。去燕有歸期。去婦長別離。家有堂堂夫。妾有呱呱兒。撇此夫與子。出門欲何之。有聲空嗚咽。有淚空漣洏。百病皆有藥。此病說難醫。丈夫心翻覆。會不記當時。山盟與海誓。瞬息且推移。吁嗟一婦人。方寸有天知。惠明蓄髮。託媒娶之。生一女。異日惠明抱女戲曰。我無良計。安得汝母。周氏笑問何謂。惠明以夫妻情厚。吐之不疑。周氏遂擊鼓申冤情。上親鞫。果得實。惠明凌遲。同房十僧絞。餘僧六十名。俱邊遠充軍。

●我是當年捫乳人

武進西門外有市。曰西直街。街之南隅有一井。有石欄護之。然無就汲者。牆陰有橫石一。鐫字四。曰沙氏義井。井何有於義。囚人之義而義之耳。且并非沙氏所獨有也。而沙氏之義係於此。乃遂以沙氏名其井。距井十數武。有行曰沙裕昌。蛋行也。行爲國初所設。嘉慶朝。行主某翁生三女。次女獨艷絕。一時有國色之目。翁媪鍾愛之。爲擇壻。某美丰姿。有文名。中選。婚有約矣。將嫁而某殂。女泣請守貞。翁諾之。女素勤儉。既守貞。益事操作。服勞奉養。過於男子。一夕。入厨作晚炊。忽有捫其胸者。大驚。亟視之。新雇之童。斷所爲也。童年約十六七。來僅旬。

日頗慧。惟見女。輒目灼灼似賊。女至是大怒。力掌其頰。童被責。急遁。女白母。母杖童逐之。而童已逸。遂不復究。越數年。行有新販客某。至。年約二十餘。操浙語。舉止甚豪。自言新設蛋肆於浙東。需貨甚夥。特來訂購。翁待以上客。某恂恂於交易。尤大雅。無錙銖必較意。翁喜甚。別時。殷殷訂後約。某諾之。自是月餘。輒來。來輒主翁行。如是者年餘矣。某日復至。貿易既定。散步於街。見道旁一老丐。遽呼曰。舅在此。何一寒至此耶。覓舅久矣。今誠天作之合耳。遂偕之至行。告翁曰。此吾舅家。本巨富。因乏嗣。族人侮其鰥。剝產垂盡矣。舅憤而出亡。不意其困頓若此也。乃商於翁。乞暫假館舍。翁許諾。糞除空舍以居之。自是某來肆。輒携浙物贈丐及翁。且言久擾滋不安。將移居逆旅。翁力留之。及某行之翌日。日暮矣。丐猶闔戶高臥。翁排闥視之。死矣。大驚。繼念某昨始行。計其程當抵無錫。急遣與某素識者。捷足往追。追之而及。乃與某俱返。入室。見丐死。大慟。久之。謂翁曰。舅偶有疾。翁當爲之延醫。何任其死。翁曰。彼之死。實出不意。醫藥弗及。誠歎。今願代備衣棺。且作佛事。可乎。某沈思久之。曰。此事若在他人。自必涉訟。然吾信翁久。知必無他。何敢重累翁。死者已矣。喪葬爲當務之急。餘可勿論。翁允出貲。爲營葬事。卻之。既畢。事遂載輓以去。翁至是感之甚。思有以報之。一日。某又至。翁知其尙未娶。欲爲媒。致一佳婦。屢有所告。某皆不允。察其意。似已有所屬。翁屬人致詢。某曰。吾若娶妻。必如翁之次女。而後可。否則寧終身。

鯨耳。翁令媼商於女。女不可。翁復謂女曰。某之舅死於吾行。某若起訴。當破產。某之恩我者厚矣。汝縱爲一身計。獨不爲父母計乎。女素孝。聞父言。卽許諾。翁遂屬人通言於某。願以次女奉箕帚。謂惟須入贅耳。某許諾。遂攜貲至武進。贅翁家。夫婦極相得。越三年。生二子矣。一日。戚申中有喜事。某往賀。飲酒逾量。及歸。女適在厨。某又躡足至女後。潛以手捫其乳。女驚視。怫然曰。夫妻雖恩愛。當相敬如賓耳。此何時。此何地。乃遽肆輕薄耶。某側其首。笑謂女曰。可再掌吾頰。吾不復遁也。女頓憶童廝。昔年調戲事。詰之。不答。越翼日。女置酒於房。與對酌。酒酣。以言餽之。且謂婚數載矣。何事不可言。君果爲誰。宜以實告。某以被酒故。不覺吐實。蓋某卽昔之童廝也。本土人子。聰慧能文。慕女色。乃托身爲廝。養既遁。仍不忘女。思有以遂其願。尋爲僧。久之。反初服。設肆於市。因與翁通貿易。聯情誼。復毒死丐而不究。以市恩。翁遂墮其計。爲成夫婦焉。女廉得其情。大憤。知某日西門外開糴米倉。縣官例須蒞臨。必道經行門。前夕。飲某以酒。既醉。刃其腹。死之。復殺二子。凌晨待令過門。攔輿控之。令大驚曰。某誠不德。然旣爲若夫。何遂殺之。曰。彼殺無故之丐。以謀我。我之貞節。姑置不論。但以殺丐。論彼固有可殺之道也。令然之。復曰。二子無辜。何殺之。曰。此孽種。留之。必將爲人害。故並殺之。令無以詰。旣而曰。事出非常。汝宜暫入獄。俟請命於上官。爲汝謀所以脫罪者。女曰。吾尙有言。吾生不辰。未嫁而寡。矢志守貞。卒爲奸人。

所算實不如死。且以吾一人之故而喪四命。公卽憐而生我。我復何顏在人世乎。請一死以明吾志。令急止之。而女已躍入道旁井中死矣。此沙氏義井之所由來也。

怪異嫺緣一十八 共九則

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論。然而玄鳥生商。葩經具載。玉魚出土。青史可徵。至若稗官紀乘。若狐妻鬼妾等。更非一例。事有可證。非盡子虛。作怪異嫺緣譜。

● 妙想天開布鵲橋

漢陽令劉某。性方鯁。治視由科。邪教過嚴。有奸民上控撫軍。撫軍戒飭之。公抗言抵觸。撫軍怒曰。若果才能有。沔陽州某案。若能審辦乎。劉唯唯。先是沔陽有金桂姐。受黃氏聘。及婚期。絲輿迎至家。則兩新婦齊出。簪珥服飾。聲音體態。無不相肖。因之未敢成禮。仍以兩女歸金。金父母無從分別。於是兩姓均以人妖莫辨。訴官。由州至府。案懸半載。俱未能決。故撫軍以此難劉。劉稟請提案至撫軍公署候審。并請臨審時。借用撫軍寶印。撫軍許之。臨期。公喚兩女隔別細鞫。並其父母生庚產業陳設。一一盤詰。及核公詞。如出一口。公乃喚二女至案前。曰。觀汝二人。原是一胞雙生。若並斷與黃家。恐爾父母不肯。吾今特設一鵲橋在此。能行者斷合。否者斷離。乃

鋪白布如橋。從儀門。直接公座。命二女行布上。一辭不能。盈盈淚下。一則欣欣然喜形於面。公叱淚下者。遂出署外。喚有喜容者。登布上。此女如履平地。步至公前。公暗擊院印。從頭擊下。兩旁覆以網。乃現爲狐。投之江中。於是案結。撫軍大悅。奏陞漢陽府知府。從此遐邇歌龍圖再出矣。

### 不妨題作柳林子

黃寅字清之。建安人。政和二年。試京師。未到六十里。抵小陳。留旅舍。寓宿。夜將二鼓。觀書且讀。聞叩戶聲。其音嬌媚。出視之。乃雙髻女子。衣服華麗。微笑言曰。妾西鄰之女。少好書史。恨墮女流。父母督以針縷。不遂志願。今夕二親皆赴嫗家禮會。因乘間竊步至此。聞君讀書聲。歡喜無限。能許我從容乎。寅留與坐。卽簡書冊玩讀。又索飲具。酒欸待。微言挑諷。略不羞避。遂就寢。鷄鳴而去。復約再會。往還幾半月。店媪訝其無故久留。其所親柳仲恭來。拉以同入都。女子已知。倏來告別。携手而泣。寅發篋出銀五兩以贈。至且且行。可二十里。地名柳林子。見一廟神座傍侍女。宛然是所遇者。詳視之。其色故赧然。若慚愧之狀。紙裏置銀。在其中。初未嘗啟視也。

### 古塔何來美丈夫

汝州旁縣。有村人失女數歲。忽自歸。言初被物寐中牽去。倏至一處。及明。乃在古塔中。見美丈夫語曰。我天人。



分合得汝爲妻。自有年暇。勿生疑懼。且戒其不窺外也。日雨返。下取食。有時炙餌而熱。經年女伺其去。竊窺之。見其騰空如飛。火髮藍眉燦燦。耳如驢馬。至地乃復人矣。驚怖汗流。其物返。覺曰。爾固窺我。我實野父。與爾有緣。終不害汝。女素慧。謝曰。旣爲君妻。豈有惡乎。君旣靈異。何不居人間。使我時見父母。其物言我輩罪業。或與人雜處。則疫癘作。今形跡已露。任爾縱觀。不久送爾歸也。其塔去。人居止甚近。女常下視其物。在空中不能化形。至地方與人混。或有白衣塵中者。其物斂手側避。或見撮其頭。唾其面者。行人悉皆不見。及歸。女問之曰。見君街中有敬之者。有戲之者。何也。物笑曰。世有喫牛肉者。予得而欺之。或有忠直孝養。釋道守戒律法緣者。吾誤犯之。當爲天戮。又經年。忽悲泣語女。緣法已盡。候風雷當送歸。授一青石。大如雞卵。言至家。可磨此服之。能下毒氣。後一夕風雷。其物遽持女曰。可去矣。如釋氏言。屈伸臂項。已至其家。墮之庭中。其母因磨石飲之。下物如青泥。斗許。

●繡被長年勞展轉

宋時臨安風俗。嬉遊湖上者。競買泥孩爲哥等物。回家分送鄰里。名曰湖上土宜。象院西一民家女。買得壓被孩兒。歸置於牀頭彩橋之上。玩弄愛惜不厭。一日午睡。忽聞有人歌詩云。繡被長年勞展轉。香幃還許暫相假。

及覺不見有人。是夜將半。復聞歌聲。時月影朦朧。見一少年。漸近帳前。女子驚起。少年進而撫之曰。毋恐。我所居。去此不遠。慕子姿色。神魂到此。人無知者。女亦愛其丰采。遂與合焉。因遺女金環。女密置箱篋中。明日啓視之。乃土造者。女大驚。忽見壓被孩兒。左臂上金環不存。知此爲怪。遂碎而投於江。其怪遂絕。

### ●妾自桃花津上來

黎陽儒生。姓紀名綱。字廷肅。少負大志。稍長嗜學。因葺舊廬爲書舍。前則疏渠引泉。清流見底。後則高峰入雲。兩石壁五色交輝。青林翠竹。四時俱備。曉霧將歇。猿鳥啼鳴。夕日欲頽。沉鱗競躍。紀生日讀書其間。一日至夜。分覺微寒。披衣獨坐。忽有叩門聲。啟視之。乃見一美女子。笑謂綱曰。妾鄰家女也。聞君高韻。乃爾唐突。意在請益耳。綱見之大悅。與之携手而入。並肩而坐。女曰。願獻一詩。綱曰。善。女誦詩曰。霜冷秋高白帝城。閨中力盡恨難平。西風庭院叮嚀響。曉夜樓臺斷續聲。搗碎鄉心愁欲結。驚回客枕夢難成。惟應不入笙歌耳。空惱玉關無限情。綱稱贊。將犯之。女始佯拒。已而從焉。女復吟曰。君住竹棚口。妾家桃花津。來往不相識。青山應笑人。綱因問女何里何氏。女曰。妾姓石名占。娘家住午橋。樹木爲記。與君爲同里人。君果不棄。明當訪之。及聞雞唱。女遽起。披衣謂綱曰。郎君珍重。明當重來。不待請矣。綱執意留之曰。只此自匿。奚必去耶。女怒曰。家有父母。尙事敗

露。罪將安歸。網不從。女力奔。網以被。裹而抱之。久之不動。乃啓視。則一砧杵也。

●淺斟低唱值千金

鄧州人金生。名鶴雲。美風調。樂琴書。爲時輩所稱許。宋嘉熙間。薄遊秀州。館一富家。其臥室貼近招提寺。夜聞隔牆有歌聲。乍遠乍近。或高或低。初雖疑之。自後無夜不聞。遂不爲意。一夕月朗風細。人靜更深。不覺歌聲起。自窗外窺之。則一女子。約年十七八。風鬟霧鬢。綽約多姿。料是主家妾媵。夜出私奔。不敢啓戶。側耳聽其歌曰。音音音。你真負心。你真負心。辜負我到如今。記得當時低低唱。淺淺斟。一曲值千金。如今寂寞古牆陰。秋風花草白雲深。斷橋流水何處尋。淒淒切切。冷冷清清。教奴怎禁。女子歌竟。敲戶言曰。開君僮僕。故冒禁相親。今閉戶不納。欲效魯男子行耶。鶴雲聞言。不能自抑。遂啓戶。女子擁至榻前矣。鶴雲曰。如此良會。竟不能具酒肴爲一欸曲。如何。女子曰。期在歲月。何必今宵。况醉翁之意。不在酒乎。乃解衣共寢。曲盡纏綿之樂。將曉。女子攬衣而起。鶴雲囑之。再至。女子曰。勿多言。管不教郎獨宿。遂悄然而去。次夜。鶴雲具酒肴以待。女子果來。相與並坐。至酣暢。女子仍歌昨夕之詞。鶴雲曰。對新人不宜歌舊曲。逢樂地豈可道憂情。因廢前韻而歌之曰。音音音。知有心。知伊有心。勾引我到如今。最堪憐。斯夕。燈前榻下。斟一笑。勝千金。俄然雲雨弄春陰。玉山齊倒絳鞋深。須

知此樂更何尋。來經月白。去會風清。興益難禁。女子聞歌起而謝曰。君之斯咏。可謂轉舊爲新。反憂就樂也。自是無夕不會。荏苒半載。罕有知者。忽一夕女子至而泣下。鶴雲怪問。始則隱忍。繼則大慟。鶴雲慰之良久。乃收淚言曰。妾本曹刺史之女。幸得仙術。優游洞天。但凡心未除。遭此降謫。感君夙契。久奉歡娛。詎料數盡今宵。君前程遠大。金陵之會。峽山之從。殆有日耳。幸惟善保始終。鶴雲亦不勝悽愴。至四鼓贈女子以金。別去。未幾大雨翻盆。霹靂一聲。窗外古牆悉震傾矣。鶴雲神魂飄蕩。明日遂不復留此。二年後。富家築牆於基下。掘一石匣。獲琴與金。竟莫曉其故。時聞鶴雲幸金陵。念其好琴。使人携獻。鶴雲見琴。光彩奪目。知非凡材。欣然受之。置於石牀。遠而望之。則前女子就而撫之。則依然琴也。方悟女子爲琴精。且驚且喜。適有峽州之遊。鶴雲得重病。臨死。乃命家人以琴送葬。琴精之言。胥驗之矣。

### ◎紅粉何如白骨香

武林某生。面如冠玉。翩翩美少年也。眼界特高。視塵世凡艷。無一當意者。以是每一出遊。雖擲果滿車。而生疎落落。不措意。大有有女如雲。匪我思存之概。同輩因譁笑之爲狀。生亦置之不與較也。一日。方坐小園門外玩月。忽有一麗姝冉冉自林中而出。就而矚之。則神光離合。姣若天人。絕世姿也。因含笑詢其何自而來。麗姝曰。

我家距此不遠。因玩月不期至此。不圖郎君亦有同好也。縱談久之。兩情頗洽。自後女每夕必至。生亦嘗詰其姓氏。并以締婚爲請。女笑曰。我輩但求歡好可耳。奚絮絮詢人姓名爲。微賤之姓名。殊不足上瀆郎君之聽也。且余家實寒素。恐不足上配高門。婚事必不能諧。言之徒敗興耳。生再三詰之。仍不言。亦一笑置之。如是者年餘。生丰姿日就憔悴。不復如前之神采煥發。父母覺而怪之。因以爲詢。生堅不肯言。因於夕間。至生書齋中窺之。則見生摟一鬪體。臥於帳中耳。乃大駭。呼生起。指告之。生乃愕然不知所爲。私念此花嬌玉媚。雪艷霞明之絕世美人。竟爲一絕可怖人之鬪體耶。誠非始念所及矣。父母恐仍爲生祟。因取此鬪體火之。遂不復見形。而生是後。視粉白黛綠之儔。有同魔鬼矣。

無端邂逅綠衣郎

常熟一中之女。已有家。適歸寧父母。步行衢中。既而復歸夫家。道遇一綠衣少年。尾之行甚久。稍漸近。窺其女。因肆目挑。女微睨之。亦心動。既而轉比密。遂呼女相期爲私。女諾之。少年言汝入門。可聲言疾痛。逕趨內寢。如之。則已躡蹕而入矣。隨閉戶。裸衣而交。交既。少年卽去不見。女亦不省何從而出也。乃起裝束出房。猶誑瞞之。而外已窺其所爲矣。叩之始諱。既而少年屢到。女不能拒。亦不能復諱。家人審之爲妖。無以却之。試合需索。

貨物無不應手而得。如此往還數歲。踪跡漸稀。女竟無他。今猶安好。年四十五矣。

◎疑是神仙拒火食

生王。隴州人。其居在黑松林。跪谷。世以畋獵射生爲業。用是得名。因與衆逐虎。至深壑。迷失道。正彷徨間。遇女子度水來。年少貌美。而身無衣襖。視王而笑。王平生山行野宿。習見怪物。知是爲非人。殊無懼色。咄之曰。汝鬼耶。怪耶。女又笑而不答。良久。乃問王曰。爾何人。王始稍敬異。揖而言。本山下獵徒。今逐鹿失踪。致來茲處。生死之分。只在頃刻。願娘子哀之。女曰。隨我來。當示爾歸路。遂從以行。登絕高巖。岩之峯。涉回環。過膝之水。塗經犖确。足力不能給。女不穿履。步武如飛。到一洞。有大石室。境趣邃寂。如幽人居。不聞煙火氣。寢室尤潔雅。王願旁無他人。戲言挑之。欣然相就。夜則共榻。晝則出取果實以啖之。居月餘。王念母乏供養。以情泣告。女曰。我欲暫歸。徐當復相尋。女許諾。送出官道。乃別。王感其意。他日再訪焉。試與之語。邀同歸。畧不嫌拒。携手抵家。王妻趙氏。已有三男女矣。此女又生兩子。與趙共處甚雍睦。逢外客至。必驚訝歛避。或獨步入山。經月不返。終不火食。王亦任其去留。後二十年猶存。

破耗嫺緣二十九 共四則

淫念之生。決無善果。雖有機心者。期事之必成。而不知禍之者。已旋踵矣。笑容未歛。哭聲已縱。此實可爲好色者當頭一棒也。作破耗嫺緣譜。

●笑指鴛鴦三十六

戶部郎中范清注之妾劉氏。美而艷。爲刑部郎中沈澍所見而涎之。賄囑媒婆周氏及劉所使喚之吳嫗。百計唆誘。范妻允之。劉要求鳳冠補服。並誓書。下定禮。佯言將出家。約正覺寺尼迓之。出賃屋成婚。事爲步軍統領所聞。上疏劾之。高宗乃命兆惠舒赫德阿里袞審擬。奉旨沈澍革職。發往伊犁。自備資斧。効力贖罪。自是京師傳有采唐歌。凡四百餘字。中有云。試從竊藥問年華。笑指鴛鴦三十六。則劉亦老矣。乾隆癸未春。其子毓麟具呈戶部。捐銀二萬兩。始贖歸。

●劫婚不遂受笞刑

蘇州葑門內有王七者。與富仁坊巷某姓有連。自其父在時。卽呼某姓婦爲乾阿嫺。父卒後。某姓撫育之。視猶子也。婦有一女。與年相若。初意卽以爲壻。王七年長。則一流蕩子也。婦乃悔前議。許嫁其女於葑門外某生。娶有日矣。王七聞之。糾合無賴少年十餘輩。劫其女歸。女至王七家。閉門號泣。久之無聲。或自門隙窺之。則雉經

矣。破門入。救之復蘇。女遂絕食求死。事聞於官。官以王七劫婚。非禮也。笞之百。且諭之曰。汝謂某姓先曾有婚。嫻之議。然空言無實據。女既誓死不汝從。汝又何愛焉。男子豈患無婦哉。乃判某姓婦。以洋泉五十畀王七。使爲異日婚娶之資。而全曩日撫育之義。女則歸之某生云。

### ● 一生積蓄付淫波

吳郡閩門戴如雲者。以星命起家千金。喪偶數月。忽有人持女命來推。戴極誇其厚福。某年當得貴子。其人云。吾甥孀也。安所得子乎。戴云。是必不以孀終者。其人曰。甥家頗裕。親黨哀其年少。諭使嫁不從。吾今以君言告之。彼不信。或自來詢。煩君下一苦口。去數日。值大雨。果有肩輿。冒雨而至。比下輿。一縞衣少婦直入中堂。邀戴相見。出一金求戴推算其八字。卽向人所語也。婦貌美麗。而舉止談論。又極莊雅。戴心動。宰牲延欸。因勸其勿守。婦攢眉曰。妾衣食無求。足了餘年。萬一嫁浪子。破耗吾蓄。奈何。戴曰。娘子欲適何等人。婦曰。妾賈家子。且再醮。豈望適士大夫。但得良善人。通文不俗。且家道素康。不藉我活者足矣。戴曰。若然。易事。當爲作媒。因詢其居止。云。近許墅關十里某處。與舅相近。少焉雨。婦稱謝升輿而去。戴擬閒訪之。而明日前人復至。一見稱謝云。甥女賴君。須臾意移矣。戴因語次。從容自求續絃。其人曰。君意果愜。敢不効力。如是往返數次。遂成禮。迎婦入。



門有婢亦美色。箱篋累累。其重逾常。戴大喜過望。然念不藉我活之語。逾月未敢啓齒。一問。惟相愛重而已。前人者。時時來。以甥舅故。入幕無禁。一日復來。語甥。昔闔上某庄田。汝家所棄。今田價俱增善矣。賣家欲轉售。何不贖取。戴聞而叩之。婦曰。此田五百餘畝。吾夫以弟兄公產。故輕棄之。然可盡贖。計價千五百金。妾罄囊。僅及三分之一。更鬻衣飾。方及半耳。如此便宜事。只索委之他人。可惜也。其人咨嗟而去。是夜婦復言之。且解篋出白鏹數百金。戴閱之。方知非謬。乃遣人招其舅來。求爲居間。悉出所積千金。如數爲期往贖。至期。其人來言。事未知今日成否。銀俱留甥女處。吾與汝不若空身往。彼俟成契。來取可也。戴從之。至一處。云是舅居。已具酒飯。飯畢。亦有人往來議價。良久。都去。已而寂然。戴入內視之。空屋耳。急歸家。則婦人已去。盡室空虛。家人云。舅來言價已議定。但彼家以非戴原產。必欲娘子自來也。戴惘然無措。連訪數日。不得其踪。方悟騙局。又前年上海星命家吳鑑光遇騙事。與此絕類。

●試問郎君好色無

有婆母與女獨處。一紈袴子目而豔之。強委禽焉。選日往迎女。女夜與母訣。欲自裁。悲憤間。有虬髯者自屋下。謂母曰。若所苦。吾已聞之矣。勿悲。請以身代。母方詫。卽擲刀去巾髻。宛然好女子也。母女大喜。急爲塗妝。結

東俄線與至。乃假釵女往。豪家方張宴。列炬以待。女入門。密齎異香。一室皆昧。乃攫其寶器還母家。夜猶未闌。謂母曰。惡嫻緣已斷。請爲若女結好嫻緣。此寶器以資奩具也。遂挾母女去。不知所終。事見百菊溪所著守意龍詩鈔。

### 恨海嫻緣三十共七則

慾海茫茫。愛河滾滾。三年不笑。問心事以難言。五夜添愁。蹙眉頭而不展。一失足成千古恨。再回頭已百年身。春月秋花。遺愁無計。身世如此。良足悲矣。作恨海嫻緣譜。

### ◎一生怨憤鎖良心

興化張某營米業。有次女名桂姑。喜讀書。甚慧。十四五時。通韻語。有中表周某者。長桂姑一歲。貌甚秀。時與討論詩詞。頗洽。旋請媒媾。通意。張嫌其貧。不允。周自此不復來。未幾。有吳某遣媒爲子求聘。吳家小康。子庸陋。好冶遊。張利其資。許之。既于歸。桂姑不得於夫。乃自號良心女。史蓋隱寓恨字也。女紅而外。閒閱聊齋志異。石頭記。以自遣。吳子益遊蕩。無何。置一妾。妾恃寵而傲。漸逼桂姑。訴諍時。聞憂鬱益甚。致成瘵。病劇時。周聞之。以感

串故亦來問疾。桂姑微啓目。遍視室中諸人。及周長歎一聲而逝。

◎家道難於蜀道難

武昌李女士名珍。其題畫自署曰潛江女史。蓋潛江人也。父小峯。以畫花卉名。因以畫法授之。性聰穎。繪事突過其父。求畫者踵接。遠近富家士流多往求婚。願小峯性貧鄙。欲結婚宦族。非者輒謝不許。時有錢塘諸某者。江夏縣諸可權之疏族也。流寓漢陽。年十七。家貧。至不能舉炊。有弟兄皆蠢陋。其母聞女名。心計若得爲婦。則舉家可倚以度日。因倩人求婚。小峯大喜。以爲自此可得出入縣署之榮耀。若捐一佐貳雜職。既有章服之榮。又可謀攝美缺。遂許之。願諸將娶而奮於資。因請改爲贅嫺。以錢五十千畀李。爲女服飾及雜用之需。李至此追悔莫及。因託媒氏請諸改爲百千。諸不可。李不得已。諾焉。遂擇期成婚。既婚。女見壻貌寢無能。未及月。隨壻至漢陽。妯娌頗相謔。或憎其貌之寢。或議其足不織。而體又弱。不任簞績。則羣笑其惰。未幾。諸促女至武昌。取畫具畫稿歸。冀得畫潤。以給家用。女固黽之。而父又以畫由己。教授所得潤資。應以秦半歸父。翁壻遂齟齬相爭。女至是。既恨父夫之貪鄙。而夫家人咸俗陋難堪。日與相處。若履荆棘。遂忿然曰。縱以大義責我。我以工藝養夫足矣。今舉家皆責食於我乎。乃盡棄繪器。誓不復畫。諸家中人益苦之。日夕之間。詬詈數作。女不能復忍。

竟吞生爲粟膏以死。

●恨不香魂葬馬嵬

德宗所最寵幸者爲瑾妃珍妃。二妃爲同懷姊妹。珍妃色尤殊。孝欽后以隆裕后不得志於德宗。遷怒二妃。遇之甚苛。一日隆裕爲其父乞督外省。德宗頷之。隆裕退。珍妃以漢外戚傳諷上。事遂寢。隆裕深銜之。日伺其隙。珍妃於上前稱文廷式才。隆裕遂奏孝欽。謂婦女不應干國政。乃廢妃。德宗雖痛之。而無如何也。光緒庚子拳變起。倉皇議西狩。車駕將出發。適珍妃在側。以未預隨扈。目注德宗。嗚咽不勝。忽爲孝欽所見。卽叱之曰。汝年少。丁茲國家多故。皇帝蒙塵。若不早自裁。乃猶作兒女子態耶。立傳旨賜自盡。或云投井死。或謂內監乘亂縛妃投入井。有所主使而歸獄於孝欽耳。

●可憐母也不諒人

浙婦某氏有一女。貌嬌好。喜弄翰墨。婦傭於某巨室。挈其女偕。巨室子噉其女美。貽婦八百金。欲亂之。婦持以商女。女曰。母得其巨金。嫁之可也。何亂爲。婦強之。女無奈從焉。入侍巨室子。將一月。復遣之出。仍倚母而居。自是鬱鬱若有所思。會有梁某者。擬納妾。婦欲以女嫁之。女不可。曰。從一而終。女子之道也。且母已得人八百金。

是兒已報母矣。今必欲兒再適人。非兒志也。婦曰。癡兒。世烏有踰垣穴隙而爲之守節者。女曰。兒非踰垣穴隙之流。當日既奉母命。兒卽爲夫。已氏之婦。彼既亂而棄之。是彼之不義耳。兒固不可不貞。婦怒。強迫之。不俟女之首肯。卽使媒說合。梁親來相女。見而大悅。浙俗。凡買妾者。說既定。必使女親受定金。女有不樂嫁其人者。可却而勿受。至是。梁出定金。女含涕受之。嫁之夕。梁細察其舉止。疑非處子。遂以別室居之。凡娶婦買妾。皆以不貞爲大戒。洞房之夕。審其非處女者。明日卽逐之。此亦浙俗也。梁故長者。故不爲強暴之行。僅處以別室。使他姬偵之。確乃進而謂之曰。吾將經商他出。汝宜暫歸寧。俟吾返。再商所以取汝者。且汝終身事。當好自爲之。余不汝責也。女聞言大哭曰。君今之君子也。妾不敢怨君所苦者。妾命耳。且君猶記妾受定日耶。淚盈雙睫。君未之察也。生命不猶實偏處此。妾知所感矣。雖然。君既行此大德。復能賜妾以百金否。梁曰。是不難。將去可也。女曰。母然。俟妾去後。當使妾母來拜領也。入室作書懷之出。叩首別梁曰。妾行矣。荷君子厚恩。所以啣結者。當期於來世。遂行返家。見母不作一語。長跪而泣。泣已。突出短刃自刎死。婦大驚。號救不及。搜其身。得遺書曰。兩負不貞名。所以覩然人世者。期有諒我者耳。今已矣。指點黃泉。或幽居之。可託淒涼。碧血問憑弔。以何人撒手。一朝傷心。千古兒固不敢有所怨也。梁君君子也。既委曲全兒。而目復慷慨贈兒金錢。兒死。母當親赴告。必有所

贈爲兒喪葬資。此兒生前乞得之恩。不欲更以不潔之遺骸累母也。婦得書。持以哭。赴於梁。梁大駭。頓足嘆息。厚治其喪。終身引爲憾事云。

### 官艦分明鬼一舟

紹興董元瑞之子。聘同邑馬氏女爲室。以馬之女未二十。不爲之婚。男女各懷怨懟。同日得療疾。既二年。並患在廔。一日董氏村人見大官艦泊河下。一皂隸上問何處董宅。人指示之。忽不見。數日又至。村人怪而窺之。見舟中端坐一女子。盛飾美容。光彩奪目。左右媵侍十餘人。或問誰家女。曰此馬氏姊也。來迎女婿。或報董氏。使老媪往覘其容。儼與馬女無二。又明日董生死。馬女亦亡。其官艦中坐者。疑是魂魄先赴云。

### 點燈登閣各攻書

河南臨潁縣有查彝者。文雅士也。小有積蓄。娶近村尹貞娘爲妻。花燭之夕。查生解衣就寢。尹貞娘止之曰。妾意郎君幼讀儒書。嘗發奮勵志。揚名顯親。非尋常俗子可比。今日交會。可無一言而就寢乎。妾今謬出鄙句。郎君能隨口答應。妾卽與君同枕。若才力不足。郎君再宜赴學讀書。今宵恐違所願。言訖。查生卽命出題。貞娘乃出詩句曰。點燈登閣各攻書。查生未能應對。而有慚色。遂卽辭妻執燈。逕往學宮而去。是時學中諸友見查生

乘夜而來。皆問之曰。今宵洞房花燭。正宜同伴新人。及時行樂。乃拋棄新人至此。敢問其故。查生因以其妻所出詩句告之。諸友皆爲之駭然。中有姓鄭名正者。平生爲人極好女色。聞查生言。逕往查生房內。與貞娘同宿。貞娘偶出聯語。實非有心相難。不期丈夫懷羞而去。心甚懊悔。見鄭正入房。亦不辨真假。乃謂之曰。郎君不能對答而去。今又回來。殆已思得對句乎。鄭正默然不答。貞娘亦不再問。鄭正乃與貞娘極盡交歡之樂。未及天明而去。次日查生回家。謂貞娘曰。昨夜辱承佳句。小生學問荒疎。不能應答。心甚慚愧。有失陪奉。貞娘曰。君昨夜已回。緣何言此。遂再三詰問其故。查生以實未回來答之。貞娘知爲他人所污。遂謂查生曰。郎君前程萬里。從今可奮志讀書。不必顧戀妾也。言畢。卽入房中。自縊而死。查生救之不及。具棺殮葬。亦不明其致死之由也。適值李公仁用按臨臨潁縣。公庭之前。有桐樹一株。樹下陰涼可愛。公卽移椅於桐樹下。玩月消遣。因出詩句云。移椅倚桐同玩月。欲湊下句而不能得。遂枕椅而臥。似睡非睡之間。見一女子。年近二八。美貌超羣。昂然近前。跪下言曰。大人詩句不勞尋思。何不以點燈登閣各攻書爲對乎。喜其對語工正。因問女子住居何處。可通名姓。女子答曰。大人若要知妾來歷。追究本縣學內秀才。可知其詳。言訖。化陣清風而去。李公醒來。知其所夢有因。次日卽出牌示。傳集臨潁縣秀才。來院赴考。卽以移椅倚桐同玩月屬對。查彝因見詩句。偶合其妻貞娘

前語。遂卽書其下曰。點燈登閣各攻書。諸生作文已畢。李公閱卷。見查彝詩句。深合夢中之意。卽傳查彝問曰。觀汝文章。亦只尋常。所對詩句。却大有可取。吾料此句必他人所爲。非汝所能作也。吾今旣已識破。可實言之。毋得隱諱。查彝聞言。一一稟知。公又問曰。吾想汝夜往學宮。必有同學知汝不回。假冒汝名。與汝妻宿歇。汚其身體。故汝妻懷羞身死。汝可逐一說來。吾當替汝伸冤。查彝稟曰。生員學中。只有姓鄭名正者。平生極好戲謔。或是其人亦未可知。公命鄭強李千拘拿鄭正到案審勘。鄭正初尙抵死不招。後受極刑。只得招承。遂置於法。而旌女如例。

### ●誓將誤嫁訟天庭

蘇州王村徐氏。有女名小翠。年十三時。曾受鄰近某氏聘。嗣俱年長。非復倚牀弄梅之時矣。而小翠亦豐姿綽約。一多情女子也。無如壻耽游惰。不務正業。竟至習成賤役。充當監卒。小翠聞而鄙之。隱有背盟意。蓋彩鳳不屑隨鴉。而狴犴豈堪託翼。碧玉固小家女。恐其若將浼焉。小翠每怨父母之云亡。無以爲計。尋將其歷年所積。綉絲女紅資。餅金十枚付兄。囑令央媒闢說。爲償男氏前聘。索回婚約庚帖。乃兄本無賴。得資赴博。盡於孤注一擲。而僞捏約帖誑妹。謂已憑媒理說。向男氏賄斷云。女不知其僞。遂以爲真。與割絕焉。因卽示意隣媼。欲別



繙良緣。蓋此村男女皆業繙絲。擅名時來城市。此媪遂與護龍街張康田醫室同居之王姓撮合。議定。王則素業緞機。家道小康。急於娶婦。主持中饋。立即問名。并行六禮。請期迎女至家。不用青廬。俗所謂小媳登門。大媳拜堂也。其前聘之夫。遣人偵知女已另嫁王門。招集同類。俟其成禮時。擁入劫女。計泄。王有備。所陳庭吹堂樂。及赴賀筵席。即時撤退。惟燈彩氣象。一時難盡捐除。將前懸和合。改掛壽星畫軸。僞爲慶壽之狀。然前夫早遣人伏於王處。動輒皆知。逆料女已難劫。恐王先敦倫常。再行嘉禮。則事敗矣。是以偕同媒證。當晚赴控於官。官遂召齊後聘夫媒。並主家之女兒質訊。前後所聘。皆係確事。乃斷小翠仍歸前聘。婿卽無力成婚。着其兄養於家中待娶。並償還後聘一切禮費。笞女兄三百。其後聘女媒。亦予掌責完案。小翠在王氏堅不肯歸。而女兄已當堂具結。再四相勸。小翠不得已。大慟而出。曰。月老牽絲。何太憤憤。此千古紅顏之所以薄命者。皆由月老之昏憤無知也。吾死之後。必認於天。以雪此恨。痛哭失聲。哀動行人。

意外嫺緣三十一 共十一則

前世有緣。吳越終成骨肉。三生無分。眼前如隔蓬山。而乃亦旣覲止。遠託絲蘿。斯誠意外之遭逢。實亦情場之特例。眠香倚玉。豔福逼人。佳話流傳。令人妬羨。作意

外嫺緣譜

●阿儂身世付棋枰

蔡州有村童能棋。里中無敵。父母將爲娶婦。力辭曰。吾門戶卑微。所娶不過農家女。非所願也。兒當挾藝出遊。庶幾有美遇。以償平生之志。遂着野人服。自稱小道人。適汴京。過太原真定。每至行棋。覘視自知無出其右者。奮然至燕山。燕爲金都。而棋國手乃一女子。妙觀道人童連日訪其肆。見有誤處。必指示。妙觀懼爲衆哂。戒他少年遮闌於外。不准入視。童怪之。卽彼肆相對租屋。標一牌曰。汝南小道人手談。奉饒天下最高手。一先。妙觀益不平。然揣其能。出己上。未敢與較勝負。弟子之最高者張生。往視之。張受童一子。不可敵。連增至三。歸語妙觀曰。客藝甚高。恐師亦須避席。未幾。好事者聞之。欲鬥兩人。共率錢二百千。約某日會戰於僧舍。妙觀陰使人騰童曰。法當三局兩勝。幸少下我。自約外奉五十千以酬。童曰。吾行囊自不乏。錢非所望。然切慕其顏色。肯容通衽席之歡。乃可。女不得已。許之。及對局。童果兩敗。妙觀但酬錢。而不從其請。適金之宗王貴人宴集。呼童奕戲。詢其與妙觀優劣。童曰。此女棋本劣。向者故下之耳。於是亦呼至前。令賭百千。童探懷出金五兩。曰。可賭此。妙觀以無金辭。童控白座上曰。如彼勝。則得金。某勝。乞得妻。坐客皆大笑。同聲贊成之。妙觀慚懼失措。遂連敗。

既退復背約。童以詞訴於府。引諸王爲證。卒得女爲妻。竟如初志。

◎天教獸長作冰人

義興山陳氏。薄暮有虎咆哮其門。置一物而去。乃肥豕也。取而烹之。懼其復來。繫瘠羊於外以塞口。及夕。虎復啣一物至。大嗥者再去。陳趨視。則一年少女子。雖衣履沾敗。而體貌極妍。扶入室。久而息定。乃言兒是江陰周商女。隨母上塚。爲虎所搏。自分死虎口矣。不意得至此。主人爲易衣。飲以粥湯。俾之縫紉。殊有條理。主婦諷之曰。汝旣無歸。肯爲吾子婦乎。謝曰。兒得主君救援。出死入生。敢不唯命是聽。陳以配其季子。女甚勤儉。舉家愛重之。洪辰。其父母覓得之。大喜。言女未許人。今願與君結婚好。因張宴徵召親友。相與往來。如骨肉云。時人謂之虎媒。

◎欲得馬家女不難

天順甲申年間。建中蔣生。賈於江湖。後客漢陽馬口某店。而齒尙少。美丰儀。相距數家。馬氏有女。臨窗織。光采射人。生偶入。竊見之。歎羨魂銷。是夜女自來曰。承公垂盼。妾亦闕情。故敢呈其醜陋。然家嚴剛厲。必慎口。修持始永其好。生喜逾遇仙。遂共枕席。而口必三緘。足不外趾。惟恐負女。然生漸憊瘁。其濟每夜聞人聲。疑之。語

生曰。君得無中妖乎。生始諱匿。及疾亟。始曰。與馬公女有前緣。常自來歡會。非有他也。其儕曰。君誤矣。馬家崇壙人稠。女從何來。聞此地夙有狐鬼。必是物也。因以粗布盛芝蔴數升。曰。若來。可以此贈之。自能辨識。果如其言。以授女。因跡芝蔴撒止處窺之。乃大別山下。有狐窟。窟洞穴中。生懼大。喊。狐醒曰。今爲汝看破。吾行藏。亦是緣盡。然我不爲子厲。今且報子。汝欲得馬家真女。亦不難。自掘洞中草作三束。曰。以一束煎水自濯。則子病愈。以一束撒馬家屋上。則馬家女病癒。以一束煎水濯女。則癩自除。而女歸汝矣。生復大喜。歸不以告人。而自如其言爲之。女癩徧體。皮癢膿腥。痛不可忍。日夜求死。諸醫不效。其家因書門曰。能起女者。以爲室。生遂謁門曰。我能濯之。濯之以草。一月而愈。遂資其家。得美婦。

●裸露可令高斗見

清雍正初。東光有農人某。粗具中人產。一夕。有劫盜。不甚搜財物。惟就衾中曳其女。入後圃。仰縛於曲項老樹。蓋其意本不在劫也。女哭。詈。客作高斗。睡圃中。聞之。躍起。挺刃出。與鬪。盜悉披靡。女賴以免。然自是輒泣。涕。不語不食。父母寬譬。終不解。窮詰再三。始出一語曰。我身裸露。可令高斗見乎。父母喻意。遂以妻斗。

●權臣這樣下梢頭

休寧吳某。在京都布店作夥。積數十金。謀歸娶婦。賃一騾車出彰義門宿飯店。遇一少年。意甚阜遽。問將何往。吳以實對。夜半。少年逕至榻前。密語曰。我實女也。爲和珅妾。籍沒時。乘間逸出。攜珠寶甚多。願從君偕老。出兩囊示之。皆瓌寶也。吳喜出望外。遂與偕歸。中途慮事洩。仍男裝抵家。始易服焉。自此頓成巨富。婦後生一子。六十餘而卒。

糕垂盡矣值無多

光緒丙子丁丑間。直隸大饑。有兄嫂二人。挈其妹。至天津求食。行至紫竹林。日將暮矣。休於道左。有以小車載糕而鬻者。適在其旁。嫂飢欲食。兄乃出錢買糕。夫婦共食之。不與妹。妹旁坐啜泣。賣糕者大不忍。乃推車就女。曰。糕垂盡矣。值無多。盡以食汝。不責值也。已而三人皆食畢。兄嫂起。招妹偕行。女曰。前路茫茫。將安往。而無食。亦不得生。吾受此人一飽之恩。不如從之。去免爲兄嫂累也。賣糕者喜曰。吾固無妻者。得爲妻。何幸如之。轉求之兄嫂。兄嫂曰。既彼此皆願。吾何間焉。賣糕者乃以車載女。并招兄嫂至其家。翌日成禮。掃舍居兄嫂。其家固不甚貧。有騾二頭。分一與其兄。使賃於人。食其值。

天賜夫人達九重

廣寧閻山公廟。靈應甚著。又其象設穉惡。林木蔽映。人白晝入其中。皆恐怖毛豎。旁近言靜夜時。聞訊掠聲。故過者或遷路避之。參知政事梁公肅。家此鄉之牽馬嶺。作舉子時。與諸生談及鬼神事。因有言我能以昏暮或陰晦之際。入閻山廟。巡廊廡一週。諸生從之。明日晚偕往。約諸生待於廟門外。奮袖逕入。至廟之東隅。摸索中。有一人倚壁而立。梁公意其爲鬼。負之出。諸生迎問何所見。梁公笑曰。我負一鬼至矣。可取火照之。及火至。見是一美婦。衣裝絕與鄉俗不同。氣息奄奄。狀若昏醉。環立守之。良久問曰。問此爲何地。諸生爲言其處。及廟中得之者。且詰其爲人爲鬼。何所從來。婦言我揚州大族某氏女。以吉日迎往壻家。肩輿中忽爲大風所飄。神思散亂。不知何以至此。諸生大喜曰。梁生未授室。神物乃從揚州送一妻。可因而成之。梁公乃挈婦歸。尋擢第。不數十年。致位通顯。婦舉數子。故時人有天賜夫人之目。至於傳達宮禁。梁公以大定二十年。節度彰德都下者。舊仍有及見之者。兵亂後。梁氏尙多。問其家世。多天賜諸孫行云。

### ●運來頃刻成家室

天津有鄒三者。父以沙船起家。死久矣。三嗜賭。耗其貲。田園皆歸他姓。惟屋猶在。與母居之。俄而母死。津俗喪禮尙奢。出殯尤甚。三賣屋治喪。遂無立錫地。寄居博徒家。有姑嫁奚姓。頗富。以其姪不肖。亦久不與通。三年二

十餘。尙未有室。某年逼歲除。窘甚。無以爲生。有博徒與之謀。假以衣冠。使至其姑家求見。姑辭焉。則告闇者曰。此來非有求。特以將成婚。不敢不告長者耳。姑聞之。乃命入見。時衣冠楚楚。頗不藍縷。問頻年何在。以貿易對。問婚期何日。曰。後日是也。姑大喜。贈銀十兩爲婚費。且云。屆期當來賀。姑有子婦二人。亦各送津錢十千。三持銀錢歸。商於博徒。諸博徒喜曰。然則尙有後惠矣。乃卽所居屋。使工爲之標飾。覓一青年妓。飾以荆布。使爲僞新婦者。及期。姑至。見婦。悅之。婦又善承迎。入厨作羹。跪坐而饋。姑欣然食已。謂曰。此屋隘。吾不能宿此。明日當復來。少有資助。明日又至。出屋契一紙。曰。此屋贈汝夫婦。可遷其中。又出田契曰。薄田百畝。粗供饋粥。三驚喜。過望。此妓之父亦博徒。因博負債。暫以女爲錢樹子。既知三有田有屋。卽以女妻之。

●封姨好事作塞修

同治庚午三月。紹興南門外自空墜一女。年十七八。貌娟好。問其姓氏。言語不能通。以手示意。索紙筆。卽與之。自書爲蜀人。距成都三千里。隨母至田間。忽爲狂風吹入空中。瞬息至此。道旁觀者如堵牆。有一士一農一買。皆欲得之。以爲婦。里長聞於官。官命自擇所從。頰頰不對。固強之。乃指爲士者。遂以鼓吹送歸成禮。

●三宵同臥不解衣

萬曆初。吳江下鄉。有富人子顏生。喪父未娶。洞庭西山高翁女。有美名。顏聞而慕之。使請婚焉。高方妙選佳婿。必欲親面。而顏貌甚寢。乃飾其同窗表弟錢生。以往。高翁大喜。姻議遂成。顏自以爲得計。及娶。而高以太湖之隔。必欲親迎。且欲誇示佳婿於親隣也。顏慮中有變。與媒議。復挽錢往。既達。高翁大會賓客。酒半。而狂風大作。舟不能發。高翁恐誤吉期。欲權就其家成禮。錢堅辭之。及明日。風愈狂。兼雪。衆賓俱來。慙。錢不得已而從焉。私語其僕曰。吾以成若主人之事。神明在上。誓不相負。僕唯唯。亦未之信也。合巹之三日。風稍緩。高又固留。錢不可。高夫婦乃具舫自送。僕者掉小舟。疾歸報信。顏見風雪連宵。固已氣憤。及聞錢權作新郎。大怒。俟錢登岸。不交一語。口手並發。高翁聞而駭然。解之不能。乃堅叩之於旁人。盡得其實。於是訟之縣官。錢生訴云。衣食於表。兄唯命是聽。雖三宵同臥。未嘗解衣。官使穩婆驗之。固處子也。顏大悔。願終其婚。而高翁以女無兩番花燭之理。官乃斷歸錢。而責媒。錢竟與高女爲夫婦。錢貧儒。賴婦成家焉。

●早知佳婿是債相

李弘慶令之女。盧生聘之矣。及吉日。女巫謂夫人曰。佳婿盧郎。信長壽者乎。夫人曰。然。女巫曰。是非夫人之子婿也。夫人之婿。形中而白。且無鬚也。夫人驚曰。吾女今夕得適人乎。巫曰。得。夫人曰。既得適人。又何云非盧郎。



也。巫曰：我亦不知適誰也。舉家怒巫，逐之。及盧親迎，見女忽驚而奔，衆賓追之不返。李弘農素負氣，不勝其憤，且恃女容可人，盡邀客入，呼女出拜，指之曰：此女豈驚人者耶？今不覿面，人且以爲獸形也。衆皆憤歎。弘農曰：此女已奉見矣。如有能聘者，願應。今夕佳期，鄭任爲盧之儼，在焉。隨起拜成禮。家衆視其貌，卽巫之所言也。後鄭任逢盧，問其故。盧曰：兩眼赤，且大如盞，牙長數寸，出口兩角，甯不驚而奔乎？鄭素與盧相善，乃出妻以示之。盧大慚而退。

指鹿嫺緣三十一 共三則

指鹿爲馬。李代桃殭。人事無憑。固有出之意料之外者。然而自古嫺緣。無非勢利。或厭貧而易志。或憎賤而悔盟。未敢聲張。竟多曖昧。此中國之惡習也。作指鹿嫺緣譜。

何堪生受朱提餽

安化陶文毅公澍。夫人在南江制府署時。有人親見其右手之背。有凸起一疣。問其故。則蹙然曰：我出身微賤。少常操作。此手爲磨柄所傷耳。蓋文毅少極貧。初聘同邑黃氏女。有富翁吳某。聞黃有姿。謀奪之。爲其子繼室。

以厚利賂黃。黃頓萌異志。迫文毅退婚。文毅不可。黃之妻亦不願。而女利吳之富。其父又主持甚力。遂誓不適陶。會家有養婢。願以身代黃妻。諾。文毅亦坦然受之。卽後之膺一品封誥者也。吳恃富。佔會姓田。遂交惡。吳子被殺死。吳亦繼卒。族人欺黃女寡弱。侵其田產殆盡。時文毅已貢顯。以丁外憂歸里。始悉其顛末。憐黃女在窮鄉。贈之五十金。黃女愧悔欲死。日抱銀號泣。不忍用。旋爲偷兒所盜。忿而自縊。文毅尙每年周恤其家。不倦也。

### ●不做媒人做丈人

吳江金文簡公。士松少貧。恒隨其封翁外出讀書。翁嘗館同邑某氏。某年至除夕。始假歸。主人訝其遲。翁曰。明年正月下旬。爲子聘婦。恐稽時日。故於今歲預補其不足耳。又曰。寒士舉事不易。納幣費實無所出。欲預支明年兩月束脩。可乎。主人如言付之。歸而屆期。備禮延賓。冰人蒞某。舊交也。飲酒歡甚。齋幣至女家。女家徐姓。號素封。見趙色變。憤然曰。幾爲君誤。今而知命氏赤貧。吾女奈何。適窶人子乎。趙謂君已許之。豈能食言。徐堅不允。詞氣俱厲。趙無如何。還白翁。時賓朋滿座。見事中變。咸默然。翁慚甚。語趙曰。君作塞修。而事至此。奈貽笑何。趙俯思久之。乃曰。我與君舊交。家有息女。年與郎君相若。卽以締姻。何如。翁喜諾。立挽座客執柯。以幣納於趙。應期成禮焉。及文簡官大司馬時。徐女已不知何往矣。

●與君遭際一般艱●

衡陽彭剛直公玉麟。未遇時。生計頗窘。幼聘妻鄒氏。家小康。及長。娶有日矣。鄒嫌剛直貧。誓不適。及期。剛直彩輿往迎。鄒號泣臥地不起。族黨計無所出。忽竊下婢挺身前。啓主婦。願代嫁。主母喜甚。以其能解此紛也。臨行。撫其背。囑曰。汝在吾家。吾愛同吾女。汝貌不惡。此往。慎秘之。男兒多薄倖。慎勿以婢學夫人告壻也。及嫁。伉儷彌篤。逾年生子。已而粵寇事起。剛直仗策從軍。轉戰東南。洊擢至兵部尙書。聲望赫然。夫人亦累加寵錫。一日。剛直與夫人飲酒半。追述往昔艱難。慨然身世。夫人乃戲語曰。吾與君遭際之奇同耳。剛直駭愕。願畢其辭。遂備述顛末。時夫人與剛直結褵蓋二十載矣。

●懊惱嫺緣三十三共九則●

人生無家室之慮。則萬事無憂。一身自在。妻孥誠累人之物也。乃或紅鸞方就婚。嫺。朱雀竟生口舌。得馬失馬。禍福無憑。解鈴繫鈴。糾紛愈甚。誠無可如何之事矣。

作懊惱嫺緣譜

●愛女奈何配武夫●

山陽汪文端公廷珍。幼孤。讀書淮安麗正書院。山長任子田器之。及任官京師。汪適舉乾隆丙午鄉試。入都謁之。任留之飯。欲以女妻之。任之夫人方於屏後竊窺。見汪飲啖兼人。身軀雄偉。曰。奈何以吾女與武夫。不允。旋嫁女於草堰場袁某。以不耐貧而死。戚友醮金歛之。袁亦以諸生老。

●十首怨題留客邸

張麗貞。吳江女子。鍾情所至。悞奔匪人。遂致陷獄。其獄中自序云。悔此宵一念之差。嘔心有血。致今日終身之誤。剝面無皮。還願影以自憐。更書空而獨語。妾本吳江望族。曾解披章。閨閣幽姿。未嫻窺戶。北堂恩重。錦函深貯。寧中珠。南浦春明。金屋迴遮。機上錦。况值誓年二八。忍忘律戒三千。夫何隨父嚙城。寄居祿舍。溺女奴之長舌。來奸套之籠頭。設誇國士之才。計偕占鳳。忘數家嚴之惡。悔擬乘龍。伊既曲叙其悲思。儂亦頓深其怨慕。自謂知書識理。不妨反經爲權。逐張倩之離魂。重門夜出。持樂昌之破鏡。永巷宵奔。天明而奔荒郊。日暮而棲別館。一朝消息漏。道旁笑破朱唇。三尺典章嚴。堂上墮生鐵面。雷霆劈開鬼膽。水鑑照出妖形。爲訪婚媾。並非媒妁。所圖燕婉。竟是人奴。方知假假真真。神呆半晌。已悟生生世世。罪大迷天。延息而入圜。撫心而傷塵土。淒涼夜柝。坐看牆角鬼燐寒。憔悴春華。睡起夢中鄉路杳。青草黃泥。畢冤魂於今日。白雲紅日。見慈母以何年。嗚

呼。碩鼠拖腸。羌螂化羽。倘青蘋之得薦。尙白圭之可磨。已決策于外黃。世無張耳。謹錄珉于上蔡。人是季心。已矣。蛾眉。淹然。蟻命。圖再新而不得。伏九死以何辭。謾訴衷腸。十首怨題留客邸。可憐骨肉。一絳清淚寄吾家。

不遵禮制不爲婦

召南申女者。申人之女也。既許嫁於鄆。夫家禮不備。而欲迎之。女與其人言。以爲夫婦者。人倫之始也。不可不正。傳曰。正其本則萬物理。失之毫釐。差之千里。是以本立而道生。源治而流清。故嫁娶者。所以禮重承業。繼續先祖爲宗廟主也。夫家輕禮違制。不可以行。遂不肯往。夫家訟之於理。致之於獄。女終以一物不具。一禮不備。守節持義。必死不往。而作詩曰。雖速我獄。室家不足。言夫家之禮。不備足也。女卒死於獄中。

孝義兩虧非吾夫

潔婦者。魯秋胡子妻也。既納之五日。去而宦於陳。五年乃歸。未至家。見路旁婦人採桑。秋胡子悅之。下車謂曰。若曝採桑。吾行道遠。願託桑陰。下滄。下齋休焉。婦人採桑不輟。秋胡子謂曰。力田不如逢豐年。力桑不如見國卿。吾有金。願以與夫人。婦人曰。嘻。夫採桑力作。紡績織紉。以供衣食。奉二親。養夫子。吾不願金。所願卿無有外意。妾亦無淫泆之志。收子之齋與筓。金。秋胡子遂去。至家。奉金遺母。使人喚婦至。乃嚮採桑者也。秋胡子漸婦。

曰。子東髮修身。辭親往仕。五年乃還。當欣悅馳驟。揚塵疾。至今也。乃悅路旁婦人。下子之裝。以金予之。是忘母也。忘母不孝。好色淫泆。是污行也。污行不義。夫事親不孝。則事君不忠。處家不義。則治官不理。孝義並亡。必不遂矣。妾不忍見子改娶矣。妾亦不嫁。遂去而東走。投河而死。君子曰。潔婦精於善夫。不孝莫大於不愛其親。而愛他人。秋胡子有之矣。

### ●縱有風流無處說

朱淑貞。錢塘人。幼警慧。善讀書。早失父母。嫁市井民家。其夫村惡可厭。淑貞抑抑不得志。作詩多憂怨之思。題圓子云。輕圓絕勝雞頭肉。滑膩偏宜蟹眼湯。縱有風流無處說。已輸湯餅試何郎。蓋自傷其非偶也。宛陵魏端禮輯其詩詞。名曰斷腸集。又有元夕生查子云。去年元夜時。花市燈如晝。月上柳梢頭。人約黃昏後。今年元夜時。月與燈依舊。不見去年人。淚濕春衫袖。又詩云。火樹銀花觸目紅。極天歌吹煖春風。新歡入手愁忙裏。舊事經心憶夢中。但願暫成人繾綣。不妨長任月朦朧。賞燈那得工夫碎。未必明年此會同。詠此詩詞。淑貞殆不貞矣。

### ●一腔幽怨賦雙鵝

古今嫺綠譜

朱靜庵。海甯人。尚賓卿朱祚女。幼穎悟。工詩。嫁教諭周濟爲妻。自傷非偶。情見乎詞。其雙鶴賦略云。惟仙禽之高潔。乘玉雪之貞姿。翔崑崙之琪樹。啄玄圃之靈芝。共遨遊於碧落。同沐浴乎天池。同鬱風而爲侶。矧燕雀之敢窺。何虞人之見獲。遂羈絡于軒墀。蒙主人之至愛。聊隱跡而棲遲。故見呼之卽應。撫之卽馴。山雞雜處。野鶩爲倫。志昂藏而獨立。情偃蹇而弗伸。若夫春雨初晴。光陰滿庭。臨風振羽。向日梳翎。或躡躑而對舞。或天矯而同行。望故巢之修阻。徒奮迅而長鳴。旣而白露初降。金風始高。丹頂皎潔。玄裳飄蕭。發清音于永夜。徹遺響于九皋。感游子之躑躅。使遷客之無聊。

◎月轉花梢玉漏長

陸文繼者。櫛陸李五馬女也。幼聰敏。讀書適周氏。抑鬱不得志。時人爲之歎惜。傳有閨怨一詩云。睡起無言倚繡牀。不熏蘭麝不施妝。數聲長歎流清淚。萬種離愁惱寸腸。脈脈有懷傳侍女。慙慙無病齿心香。最憐憔悴黃昏後。月轉花梢玉漏長。

◎新詩和淚寫郵亭

任邱旅店嘗有女子題壁云。妾白浣月。號蓮舫。家住半塘。幼失雙親。寄養他姓。姿容略異。慧業不同。非敢擅秀。

閨中願效清風林下。豈意我生不辰。所適非偶。日彈琴之相對。百恨纏綿。時捲幔以言征。一時哽咽。余爰題之。驛亭人共憐之。黃土可耳。其詩曰。吳宮春深怨別離。風塵慘愴雙蛾眉。鶻啼月落寸腸斷。香消芍藥空垂垂。流黃未工機上織。生小殷勤弄文筆。新詩和淚寫郵亭。珍重寒宵誰面壁。康熙丙辰三月。宋牧仲尙書華北上過此。挑燈細讀。因隸括原詩爲詞云。面壁淚痕濕。想見含毫燈下立。風鬢雨鬢吳宮隔。芍藥香消堪惜。明妃遠嫁歸何日。一曲琵琶悽惻。河朔間人皆傳唱之。

●惱人誰祭東牀雪

清康熙時。有某閨秀適蔣氏子者。一日曉妝甫畢。積雪初晴。墻方拈筆。登家計簿。女曰。適得一詩。代爲錄之。題爲雪霽二字。蔣書之。誤霽爲祭。女止之。曰。詩且緩錄。尙待推敲。俟其出盡。以生平所作焚棄之。

畫裏嫵緣三十四 共三則

畫中寵愛憐秋士之多情。塞上琵琶怨丹青之無主。自古男女歡慕。每有藉尺縑寸楮以定良緣者。愛城春暖。筆底花開。風月懽娛。情天鑑朗。直教壁上真真呼之。欲出作畫裏嫵緣譜。



呼之欲出是真真

唐進士趙顏於畫工處得一軟障。圖一婦人甚麗。顏謂畫工曰。世無其人也。如有某願納爲妻。畫工曰。予神畫也。此亦有名曰真真。呼其名百日。晝夜不息。必應。應則以百家綵灰酒灌之。必活。顏如其言。遂呼之百日。晝夜不止。乃應諾。急以百家綵灰酒灌之。遂活。下步言笑飲食如常。曰。謝君召妾。妾願事箕帚。終歲生一兒。兒年兩歲。友人曰。此妖也。必與君爲患。余有神劍可斬之。其夕乃遺顏劍。劍纔及顏室。真真乃泣曰。妾南嶽地仙也。無何爲人畫妾之形。君又呼妾名。既不奪君願。君今疑妾。妾不可住。言訖。携其子卻上軟障。嘔出先所飲百家綵灰酒。視其障。唯添一孩子。皆是畫焉。出奇聞錄。

身是崑崙山上女

錢塘一士人。少年狂蕩。其妻早亡。獨居廓處。偶於市中。購得唐解絹畫桂花仙子圖一軸。懸書齋。日夕倚案。瞪目注視。念欲得嘉耦。如圖中人。凡園囿花果。必採擷以薦。一夕有女郎。年可十六七。容顏嬌麗。裳衣輕妍。從月色中來。士人詢其居止。笑而應曰。家在牆東。士人心意東鄰。無是子也。但貪慕艷色。狂不自制。擁之入幃。妖態橫生。曲盡歡昵。凌曉趣辭去。定昏之後復來。自是夕夕無間。每至則室中起異香。枕席皆芬。時說蓬萊閨苑之

事士人頗訝異之。經數旬而內外親表及戚獲輩。竊竊倚聽。穴壁面窺。乃絕代姿首。世所無也。驚爲狐魅之屬。乘士人他出。覓南昌道士來治之。道士吐匣中青蛇逼索。因指此圖謂曰。非爾爲崇耶。可嘗吾劍。忽應曰。身是崑崙山女。與此郎有累世因緣。是以暫帶繯。卿有何禁術而欲制我乎。復語其戚獲輩曰。君今如此行徑。不可留矣。其聲若出畫中也。語未畢。道主裂睛上視。持劍自抵其胸。反走出門。家人忙怖號叫。急謀焚毀此畫。俄頃晝晦。忽有狂風暴起。雲埃四合。彌漫一室。移時朗然。閱其像神如洗矣。隱隱漸失所在。久之空軸而已。里中數歲小兒。並見縮衣神女羅襪行空而去。士人歸。驚訊其事。方悟神仙之遊。臂粧衣香。氤氳不散者。經月悽戀宛轉。凝望無聊。乃延畫師好手數十家。重寫其真。莫能髣髴。於是乃止。終身不復琴瑟焉。好事者賦無題數章。紀之。其一曰。玉京仙路杳冥冥。風折鸞飛去不停。泣盡雲耕何日返。教人遺恨失丹青。耳談云。張文卿秀才親見其事。

### ●牀頭人是畫中眷

臨川貢士張樸。赴省試。行次玉道山中。暮宿旅店。揭薦治榻。得絹畫一幅。展視之。乃一美人寫真。其旁題四娘二字。以問主者。答非吾家物。比來士子應詔東下。每夕有寓客。殆好事少年所攜而遺之者。樸旅懷淫蕩。注目

不釋。援筆書曰。捏土爲香。禱告四娘。四娘有靈。今夕同牀。因掛之於壁。酤酒獨酌。持杯接其吻曰。能爲我飲否。燈下恍惚。覺軸上應聲。莞爾微笑。醉而就枕。俄有女子臥其側。撼之使醒曰。我是卷中人。感爾多情。故來相伴。於是撫接盡歡。將曉告去曰。先詣前途伺候。自是夜夜必來。暨到臨安亦然。但不肯說鄉里姓氏。棒嘗謂之曰。汝旣通靈。能入貢院探題目乎。曰不可。彼處神人守衛。巡察周備。無路可之。試罷西歸。追隨如初。將至玉山。慘然曰。明當抵向來邂逅之地。盍弛擔。吾當與子訣別。及期。棒執其手曰。我未曾娶。願與汝同歸白母。以禮婚聘。女曰。爾我宿緣。合諧伉儷。今則未也。君今舉失利。明年授室。爲別不久。他時當自知。瞥然而去。棒果下第。尋納婚于崇仁吳氏。春來好合。妻之容貌。絕類卷中人。而排行亦第四。一日戲語妻曰。方媒妁議親時。吾私遣畫工圖爾貌。妻未之信。開箚出示。吳門長幼見之。合詞贊歎。以爲無分毫相似。可謂異矣。

幽冥嫺緣三十五 共六則

人鬼殊途。陰陽隔世。一生一死。果有區別矣。乃或勾白骨爲紅顏。結青廬於黃土。青燐點點。映成鬼趣之圖。金盃沈沈。添作妝臺之聘。伊可異已。能不駭乎。作幽冥嫺緣譜。

不妨成就鬼鴛鴦

華亭顧秉藻幼而慧。父母皆奇愛之。咸豐辛酉。粵寇擾江蘇。與諸昆弟奉其母避於滬。得疾而卒。臨終牽母衣。請以仲兄子禮樞爲嗣。母泣而許之。無何。母亦卒。及亂定。遠里諸昆弟將如母命。而以秉藻未娶。不得有嗣。適金山錢氏有女。未許嫁而死。與秉藻年相若也。遂謀合之。做迎娶之禮。迎其柩歸。合葬於秉藻之墓。

也是嫻緣一小劫

清康熙初。孫某爲德州牧。嘗鞠一奇案。初。村人有爲子娶婦者。新婦入門。戚里畢賀。飲至更餘。新郎出見新婦。炫妝趨轉宅後。疑而尾之。宅後有長溪。小橋通之。見新婦渡橋。逕去。益疑。呼之不應。遙以手招婿。婿急趨之。相去盈尺。而卒不可及。行數里。入村落。婦止。謂婿曰。君家寂寞。我不慣住。請與郎暫居妾家。數日便同歸省。言已。抽簪扣扉。亂然有女。番出。應門。婦先入。不得已。從之。既入。則从舅外姑皆在堂上。謂婿曰。我女少嫻。慣未嘗一別離。膝下一旦去。故甲輒戚戚。今僮郎來。甚慰。係念居數日。當送兩人歸。乃爲除室。床褥備具。遂居之。家中賓客見新郎久不至。共索之。宰惟新婦在。不知婿之所往。由此遐邇訪問。略無耗息。翁媪零涕。謂其必死。將半載。婦家情女無偶。遂請於村人。父欲別離。女村人父益懇曰。骸骨衣裳無可驗。證何知吾兒。遂爲異物。縱其奄喪。

周歲而嫁。當亦未晚。胡爲如是急也。婦父益銜之。訟於庭。孫怪之。判令待以三年。存案。遣去。村人子居女家。家人亦相忻待。每與婦議歸。婦亦諾之。而因循不卽行。積半年餘。心不安。欲獨歸。而婦固留之。一日。合家遑遽。似有急難。倉卒謂壻曰。本擬三二日遣夫婦偕歸。不意儀裝未備。忽遘凶。不得已卽先送郎還。於是送出門。旋踵急返。周旋言動。頗甚草草。方欲覓途行。回視院宇無存。但見高塚。大驚。尋路急歸。至家。歷言端末。因與投官陳訴。孫拘婦父諭之。送女于歸。始合壻焉。

願結前生未了緣

隆慶年間。西安易萬戶。以衛兵屯京師。與同鄉某工部君交最驩。二家各有孕。偶會他席。酒酣。隨俗割襟。爲指腹之盟。已工部君以言忤旨。謫遠州去。萬戶亦移邊地。茫然星散。于時萬戶生男。工部生女。第隔越無由踐盟耳。久之。工部染厲。謫鄉。舉家皆殞。以喪歸。葬郊外之野。萬戶亦相繼卒。萬戶男易生。既相與其偶。日夜較執。有鬼起草間。生彎弓逐之。至一墅。見長者衣冠偉然。曰。此非易郎乎。生下馬趨拜。長者攜至堂上。酒數行。曰。吾與君葭莩不薄。命童子持一囊。至發之。羅衫一角。合縫押字尙半。曰。二人情旣斷。金家皆種玉。得雄者爲壻。必偕百年。背盟者天厭之。某年月日。其書坐客名皆列焉。生締視之。識其父字。涕下交頤。忽孺人珠冠緋袍。擁一女。

至。貞色淡容。韶秀華麗。目所未視。生又趨拜。孺人謂長者曰。極知良緣。先人戒命。第媒妁未通。匪管未致。如禮何。長者曰。交盟無執伐。且儼文末耳。君倘不棄。今夕便可就甥室。女已避去。孺人再擁之出。交拜。花燭登飲。皆如故事。兩情極歡。及明。女又戒。且生已忘歸。輾轉累月。生忽念家。曰。路當不遙。歸可卽至。其家極留款。生知其意。謂馬久失調。須騎出盤旋。遂加鞭急去。回視棲處。何有人家。惟羣塚叢墓耳。歸言其事。有知之者曰。盟果有之。第工部舉家絕矣。此其幽冥也。郎君不可再往。生遂舍之。適長安。襲父職。歸卽奉檄理衛事。夜出巡堡。至一處。前女抱一子迎。謂生曰。君卽忘妾。襁中兒誰之子。此子有貴徵。必大君門戶。今以相授。妾亦藉可稱不負君矣。生受子。顧之貌。酷肖己。大悅。迫而與言。忽失女所在。生屢有娶。皆求佳者。然莫能如女。而亦絕無生息。奄忽十有八載。生倦于戎武。此兒果健有略。竟以自代。

◎奈何鬼亦墮名節

新繁縣令妻亡。喚女工作凶服。中有一婦。美麗殊絕。縣令挽而留之。甚見寵愛。後數月。一旦憔悴。言辭頓咽。令怪而問之。曰。本夫將至。身將遠適。所以悲耳。令曰。我在此。誰如我何。第自飲食無苦也。後數日。求去。止之不可。留銀杯一枚爲別。謂令曰。幸其相思。以此爲念。令贈羅十疋。去後恒思之。持銀杯不舍手。每至公衙。卽放案上。

前尉已罷職還里。其妻之柩在新繁。欲遠來移歸。投刺謁令。令甚厚待。尉見銀杯。數竊視之。令問其故。對曰。此是亡妻柩中物。不知何得至此。令嘆良久。因具言始末。兼論婦人形狀聲音。及留杯贈羅之事。尉憤怒。終日後。方開柩。見婦人抱羅而臥。尉怒甚。積薪焚之。

●看來門第似鶯鶯

榮陽鄭德懋。常獨乘馬。逢一婢。姿色甚美。馬前拜云。崔夫人奉迎鄭郎。鄭愕然曰。素不識崔夫人。我未有婚。何故相迎。婢曰。夫人小女。頗有容質。且以清門令族。宜相匹敵。鄭知非人。欲拒之。卽有黃衣蒼頭十餘人至。曰。夫人趣卽進。輒控馬。其行甚急。耳中但聞風鳴。奄至一處。崇垣高門。外皆列植楸桐。鄭立於門外。婢先入。須臾命引入鄭郎。進歷數門。館宇甚盛。夫人著素羅裙。年可四十餘。姿容可愛。立於東階下。侍婢八九。皆鮮整。鄭趨謁再拜。夫人曰。無怪相屈。以鄭郎清族美才。願託嫺好。小女無堪。幸能垂意。鄭見逼。不知所對。但唯唯而已。夫人乃上堂。命引鄭郎自西階升堂。上悉以花厨薦地。左右鋪雕花牀。七寶屏風。黃金屈戍。門垂碧箔。銀鈎珠絡。長筵列饌。皆極丰潔。乃命坐。夫人善清談。處置輕重。世難與比。食畢。令酒。以銀尊貯之。可三斗餘。琥珀色。酌以金鑲杯。侍婢行酒。味極甘香。而暮。一婢前曰。女郎已嚴妝。竟乃命引鄭郎出就外間。浴以香湯。左右進衣冠履襪。

有美婢十人。扶入。恣爲調謔。自堂至門。佈置花燭。乃延入帳。女年十四五。姿色甚黠。目所未覩。被服燦麗。冠絕當時。鄭遂欣然。其夜成禮。宿於東堂。堂中置紅羅繡帳。衾幃裯席。悉皆精絕。女善彈箏箏。曲詞新異。鄭問前乘馬來。今在何處。曰。已伺之矣。如此百餘日。鄭雖愛情頗重。而心稍嫌忌。因謂女曰。可得同歸乎。女慘然曰。幸託契會。得事巾櫛。然幽冥理隔。不遂如何。因涕泣交下。鄭審其怪異。乃白夫人曰。家中相失。頗有疑怪。乞賜還也。夫人曰。過蒙見顧。良深感慕。然幽冥殊途。理當暫隔。分離之際。能不滋然。鄭亦泣下。乃大讌會與別。曰。後三年當相迎也。鄭因拜辭。婦出門。彈淚握手曰。雖有後期。尙延年歲。歡會尙淺。乖離苦楚。努力自愛。鄭亦悲惋。婦以襯體紅衫。及金釵一雙贈別。曰。君未相忘。以此爲念。乃別而去。夫人敕送鄭乘。乃前青驄也。被帶甚精。鄭乘馬出門。倏忽復至。其家奴遽云。家中已失一年矣。視其所贈。皆真物也。家人語云。郎君出行後。其馬自歸。不見有人。送到。鄭始尋其故處。惟見大塚旁有小塚。塋前列樹。皆已枯矣。詢之左右人家。傳此崔夫人及女郎墓也。鄭尤異之。自度三年之期。必當死矣。後至期。果見前使婢乘策來迎。鄭曰。生死固有定命。苟得樂處。吾復何憂。乃悉分判家事。預爲終期。明日乃卒。

●君是生人我是鬼



隋西辛道度者。游學至雍州城四五里北。見一大宅。有青衣女子在門。度詣門下求餐。女子入告。奉女郎命召入閣中。女郎於西榻坐。度稱姓名。叙起居。既畢。命坐東榻。既治飲饌。食畢。女謂度曰。我秦閔王女。出聘曹國。不幸無夫而亡。亡來已二十三年。獨居此宅。今日君來。願爲君婦。經三宿後。女郎自言曰。君自生人。我鬼也。共君契宿。此會可三宵。不可久居。然茲信宿未悉綢繆。既已分飛。將何表信。卽命取牀後盒子開之。以金枕一枚。與度爲信。乃分袂泣別。卽使青衣送出門外。未逾數步。不見舍宅。惟有一塚。度當時慌忙出走。視其金枕在懷。乃無變異。尋至秦國。以枕於市貨之。恰遇秦妃東游。親見度買金枕。疑而索看。詰度何處得來。度具以告。妃聞悲泣。不能自勝。乃令人發塚起柩視之。原葬悉在。惟不見枕。解體看之。交情宛若。秦妃始信之。歎曰。我女大聖。死經二十三年。猶能與生人交往。此是我真女婿也。遂封度爲駙馬都尉。賜金帛車馬還本國。因此以來。後人名女婿爲駙馬。

紅袖嫺緣三十六 共三則

青燈孤館。蕭條秋士之心。紅袖深宵。省識春風之面。人生最難得者。厥維知己。乃者風塵巨眼。出自閨閣。青衣小鳥。依依不離肘腋。蒼岑之契。夫豈偶然。作紅袖嫺

緣譜

●年來甘苦與卿嘗

下邳朱邦禮家於宿。雇買小婢曰張二姐。雖無惡疾。而形體枯悴。肌膚皴皺。絕可憎惡。姑使執庖爨舂汲之役。凡六七年。有遊士劉逸民。叩謁喜其高談雄辨。留以教諸子。在館下。屢歲未嘗輒出戶外。朱極賢重之。每會親朋。必稱贊其靜操。乃命二姐爲供給洗沐。朱蓋以其寢陋。無所置嫌。久之。雇限已滿。告辭而去。朱亦不問其所往。俄而劉亦謝退。後十餘歲。朱赴試省闈。因詣市肆。聞有人呼聲。回顧之。原不識面。其人力邀至所居。具公服再拜。叙至囊契。乃逸民也。既登科第。得京秩矣。方歛羨次。又一婦人著被頂髻。拜於庭中。如初嫁見尊長之禮。朱側身歛避。劉挽之坐。曰。固主翁也。何辭焉。細詢其由。則二姐也。且言曰。自違離之始。無人負書笈。偶值此婦。遂與之偕行。念其道塗勤謹。存於家間。而溫良惠解。可共甘苦。故就以爲妻。恩出高門。不敢忘也。延朱置酒。罷出錢五百以贈之。時政和末也。

●辛苦流離歌團扇

王僧彌與嫂婢謝芳姿通。情好甚篤。嫂篋撻芳姿過苦。東亭聞而止之。芳姿素善歌。而僧彌好持白團扇。嫂令

芳姿歌一曲當赦之。芳姿歌曰：白團扇，辛苦且流離。是郎眼所見，借彌開曰：奈何遺却。芳姿應聲又歌曰：團扇復團扇，許持自遮面。憔悴無復理，羞與郎相見。

●小紅低唱我吹簫

小紅順陽公青衣也。有色藝。順陽公請老姜堯章夔詣之。一月授簡徵新聲。堯章製暗香疏影兩曲。公使二妓肄習之。音節清婉。堯章歸吳興。公尋以小紅贈之。其夕大雪。賦詩曰：自喜新詞韻最嬌。小紅低唱我吹簫。曲終過盡松陵路。回首烟波十里橋。堯章每喜自度曲。吹洞簫。小紅輒從而和之。

異族嫵緣三十七共七則

閉關之世。秦越不通婚媾。自五洲大通以後。嫵姪不限於中西。是世界大同之起點也。今治生殖學者。謂異族配偶。足以改良人種。其理至精。所關匪細。作異族嫵緣譜。

●滿漢聯嫵誠異數

清光緒時。山東巡撫孫寶琦以女嫁慶親王奕劻之子為婦。漢人之聯嫵皇族者。此為僅見。孫字慕韓。浙江錢

塘人。又滿州漢軍旗人之通婚。爲門第所限。而漢軍旗女。指婚與近支王子。爲福晉。郡主鄉主。下嫁於漢軍旗者。從無所聞。光緒朝。漢軍崇禮之女公子。由孝欽后指婚。與貝勒載濤爲福晉。誠異數也。

### ◎海外孤鸞不復歸

歐化東漸。競事獵取。而國際婚媾一語。尤爲留學青年所豔羨。望風附和。接跡國中。大理院推事李方者。當留學英國時。嘗娶英女拍爾利爲妻。旋以不願。呈請離婚。茲錄其原呈如下。具呈大理院推事李方。遣抱案人李興。爲呈請咨行事。竊職係廣東長樂縣人。自幼留學英國。於光緒二十五年。在甘別立與英國人拍爾利結婚。三十一年畢業。回國。遂將拍爾利帶回。現因拍爾利不守婦道。復於三十四年。獨回英國。至今不歸。並來信言。伊不歸。實係彼此情願離異。爲此理合。取具同鄉京官印結。並拍爾利親筆來信。一併呈請尹堂大人查核。照例咨行外務部。轉咨英國公使館辦理。伏乞准予施行云云。

### ◎西山馬上撥琵琶

太清西林春。姓顯氏。蘇州人。才色雙絕。爲貝勒奕繪之側福晉。有天遊閣集。所作詞名東海漁歌。茲錄其三闋焉。慈溪記遊調寄浪淘沙云。花木自成溪。春與人宜。清流荇藻蕩參差。小鳥避人棲不定。撲亂楊枝。歸騎踏香

泥山影沉西。鴛鴦冲破碧烟飛。三十六雙花樣好。同浴清溪。山行調寄南柯子。云。絳綵生涼意。肩輿緩緩遊。連林梨棗綴枝頭。幾處背陰籬。落挂牽牛。遠岫雲初斂。斜陽雨乍收。牧蹤樵徑細尋求。昨夜驟添溪水繞村流。春夜調寄早春怨。云。楊柳風斜。黃昏人靜。睡穩棲鴉。短燭燒殘。長更坐盡。小篆添些紅樓不閉窗紗。被一縷春痕暗遮。澹澹輕煙。溶溶院落。月在梨花。太清嘗與貝勒雪中並轡遊西山。作內家妝束。披紅斗篷。於馬上撥鐵琵琶。手潔如白玉。見者咸謂爲王嬙重生也。

● 一問石室締良緣

泉州僧本稱。言其表兄爲海賈。當南行。二日而東。否則值焦土。船必糜碎。此人行時。遇風迅船駛。既二日半。意其當轉而東。卽回舵。然已無及。遂落焦土。一舟盡溺。此人獨得一木。浮水三日。漂至一島畔。度其必死。捨水登岸。行數十步。得一小徑。路甚光潔。若常有人行者。久之。有婦人至。舉體無片縷。言語啾啾不可解。見外人甚喜。携手歸石室中。至夜與共寢。天明舉大石室。其外。婦人獨出。至日晡歸。齋異果。至味珍甚。皆世所無者。留稍久。始容自便。如是七八年。生三子。一日縱步至海際。適有舟抵岸。亦泉人。以風誤至者。乃舊相識。急登之。婦人奔走呼號。戀戀度不可回。卽歸取三子。對此人裂殺之。其鳥甚大。然但此一婦人耳。

### ●異鳥聯歡驚兩載

山陽有海王三者。始其父買於泉南。航巨浸。爲風濤敗舟。同載數十人已溺。王得一板自託。任其簸蕩。到一島嶼旁。遂陟岸行。山間幽花異木。珍禽怪獸。多中土所未識。而風氣和柔。不類絕嶠。所至空曠。更無居人。王憩於大木下。莫知所屆。忽見一女子。至問曰。汝是甚處人。如何到此。王以舟行遭溺告。女曰。然則隨我去。女容貌頗秀美。髮長委地。不梳掠。語言可通曉。舉體無絲縷。樸檄蔽形。王不能測其爲人耶。爲異物耶。默念業墮他境。一身無歸。亦將畢命豺虎。死可立待。不若姑就之。乃從而下山。抵一洞。深杳潔邃。晃耀常如正晝。蓋其所處。但不設庖爨。女留與同居。朝夕餉以果實。戒使勿妄出。王雖無衣食可換。幸其地不甚覺寒暑。度歲餘。生一子。迨及周晬。女採果未還。王信步往水涯。適有客舟避風於岸。嶼認其人。皆舊識也。急入洞。抱兒至。逕登舟。女繼來。度不可及。呼王姓名罵之。極口悲啼。撲地氣幾絕。王從篷底舉手謝之。亦爲掩涕。此舟已張帆。乃得歸楚。兒既長。楚人目爲海王三。紹興間猶存。

### ●心傷祖國捐私情

雲間劉生。丰姿俊秀。灑落不羣。翩翩佳公子也。年方弱冠。卽負笈游學英倫。肄業某大學校。校內有女生梅麗。

者西方美人也。金髮碧瞳。明豔無匹。與生年相若。而相愛甚篤。幾自忘爲異族之人矣。閒談之次。嘗及中國山水之美。女輒愀然以不得眺賞爲憾。謂他日苟得與君携手偕行。同覽其勝。則此生幸福爲不淺矣。生亦笑曰。苟我祖國山水得置如卿之美人於其間。則遠山黛。秋水瞳。彌可與之競美。當生色不少矣。言次。微露求婚意。女亦心許之。弗以爲忤焉。無何。拳匪事起。生惘惘如有所失。與女踪跡頓疏。視前判若二人。女因詰之。生曰。我國人近方橫被譏誚。苟與卿親。得勿遺辱於卿。而緋言不將四起乎。女曰。此不涉余事。余固愛君至。舉一切匪所措意。聽之可耳。且老母前欲爲余擇配。余因君故。毅然拒之。余之與君。亦云至矣。君甯不知耶。生謝曰。卿之心。余甯不知。然人言實可畏耳。來日方長。卿其三思。女乃大泣曰。君既堅決至此。夫復何言。惟自怨命薄。不與君同生一國耳。生聞言亦泣。遂別。次日。生趨往女處訪之。則女已於夕間自盡矣。留一書致生。語絕哀痛。生讀竟。大慟。遂無心人世。即日蹈海而死。

◎親王屬意劉家婦

清初。豫親王多鐸之妃劉氏。字三秀。常熟人。家世業儒。長兄庶虞。守正不阿。仲兄肇周。狡黠嗜利。劉生而聰穎。六歲母卒。父教之書。時學爲筆札。十歲父死。依兩嫂以居。十四歲猶未字也。邑富人黃亮功。娶於陳而亡。年四

十無子。謀娶劉爲繼室。遣媒妁致意。賡虞不允。肇周利黃多金。力勸之。逾年。劉生女。愛之甚。命名曰珍。黃五十無子。育肇周子七爲嗣。及長。好勇鬪狠。喜與無賴游。劉悔。乃少與財而逐之。時李成棟降清矣。率兵縱掠七方。投旗爲走卒。唆旗將擄劉及侍者張嫗去。至江寧。則已有婦女三百餘人。劉乃雜其中。初至。集於馬棚。越日。豫王府總管滿嫗至矣。滿嫗能漢語。集衆女。上下睨視。選得三十人。令至別所。諦視久之。復去其半。留十餘人。審視其髮眉耳目口鼻指臂。復隔衣而捫其乳。則存者僅五婦。乃令其列坐。殷勤問訊。其一音微澀。復去之。僅得四人。劉與焉。乘輿至王府。張嫗從。劉謂張嫗曰。吾欲與珍相見。故舍垢忍辱而不死。今已矣。其死乎。言罷大哭。俄而王設宴。命四婦侍酒。劉獨倚柱立。側其面。不發一語。額光映燈燭。眼微紅。王豔之。詢以籍貫年歲。及夫爲誰。某均不應。忽大哭。求速死。撞首於柱。滿嫗抱持之。且號且踊。髻解髮丈餘委地。王諭滿嫗曰。善護持之。而劉日夕悲泣。竟不食。張嫗至是。乃語滿嫗曰。彼念女而悲。苟得通信以慰之。或可少進飲食。滿嫗告王。王令滿嫗屬劉作書寄珍。珍得書。以母生兒。牛母死兒死。八字爲復。劉得之。乃喜。適王妃忽喇氏薨。時王年四十。劉年三十五矣。訃至。爲位於堂。劉縞衣素裙。從本旗婦女臨哭。王遇之於中霤。諦視之。密語滿嫗曰。此婦非髮長委地者耶。善視之。及夕。王命侍寢。劉泣曰。如以婢妾蓄我。何惜一死。張嫗力勸之。滿嫗曰。妃已薨。非婢妾也。劉曰。命



我侍寢。非婢妾而何。滿媼會意。以之告王。越數日。將王命。賜劉冠服。是夕。張燈作樂。行婚禮。越歲。生一子。立爲妃。

夢兆嫺緣三十八 共五則

六合一蘧廬也。百年一夢境也。洞房花燭。香憐玉愛。是夢境之至恬適者。乃嫺緣配合之先。往往有小夢以引入大夢。如說書之有楔子。然亦一奇事也。作夢兆嫺

緣譜

●黑龍入夢翻魚缸

海甯陳素庵相國。繼配徐夫人。名燦。字湘蘋。工詞善畫。吳人也。明崇禎中。相國春闈下第。南還。舟泊吳門。遇雨。悶甚。覓散步處。聞徐氏饒花石。因獨詣之。先一夕。徐翁夢黑龍碎其金鯽魚缸。是日。相國至。方徘徊花竹間。誤觸一盆而墮。適碎其缸。相國方踟躕致不安。欲奉價償之。而徐翁欣然問姓名。因留之。小酌。備極款曲。酒酣。自言有二女。俱擅才色。願奉箕帚。時相國適喪偶。聞之心動。素善子平。遂索其二女干支。歸舟推之。則皆貴。惟長女微帶桃花星。因納其次。卽夫人也。抵家後。相國之尊人。以其不第而娶妻也。大怒。欲立遣之。太夫人聞之。曰。

此女果佳。即當告之家廟。以婦禮處之。不然。遺未晚也。及至。見其端麗莊重。即以新婦呼之。後與相國偕老。

### ●巧從白馬馱明珠

龍眠王家裕嘗官常德守備。多惠政。軍民信之。清康熙壬戌夏。一日。偶至廐中之別門。有老漁伺於外。進且却。意謂獻魚也。呼之。乃前跪曰。前日捕魚荒洲。聞呼救聲。望之。乃一女子。縛於覆舟。急往解其縛。飲以湯。徐問之。乃曰。我本南寧張氏士人女。年十八。避亂山谷。大兵克滇。搜獲之。欲肆辱。幸毀容獲免。然猶百計防我。求死不得。師旋從馬上縛來。及登舟。復縛之舟尾。次桃源白馬渡。風逆舟覆。橫浮水面。人盡沒。我獨以繫在尾。出水上。不死。流至此三日矣。翁若再遲至。饑寒死矣。今遇翁。實再生我。旋解懷中所餘簪珥。見貽。民不受。女曰。既活我。盍至翁家。徐圖寄信父母。使來迎。當有厚報。民云。我非望報。惟生涯一葉。草廬半間。置汝其中。必爲人所疑。報官詰治。則汝我皆受累矣。女曰。翁處既不可。抑思善良有力之家。可轉送收養乎。民曰。人非畏累。即貪財貪色。儻以汝爲側室。或轉鬻以求贏利。我實負汝矣。今常德守備王公。君子也。好行其德。必能全汝。女首肯。故民夫婦載之以來。民先詣署前。不得通。因伺於此。果得見公。亦此女之緣也。王乃命家人迎女至。則端潔婉好。雖久在兵間。閨釐凝重。問之。謂以遭亂故。猶未字。王乃收爲義女。而以十金給漁。漁曰。公固好義。民亦非爲利者。堅

辭不受。問其姓名。曰：民今年七十餘。夫婦二人。無子女。一蓑一笠。終老煙波足矣。初不望報於後。何用知姓名。爲終不言。歡然而去。王視女如己出。又數因人寄訊其家。卒無人至。心念女年漸長。欲爲擇配。會有原籍常德之貴州武舉周臣侯者。至常祀祖。謁王。王見其少年倜儻。屬意焉。叩之。尙未婚。他日再來。遂留飲。同座有趙某。周之中表兄也。王語之。趙驚曰：此殆天緣矣。乃言周於數月前夢授職歸。拜香火堂。都不見一切神位。惟小屏有硃書一天字。入內拜尊屬。則見一女子持紅絲待側。飲食甚盛。同飲者爲王公玉。相與劇飲。醉而讀史通。至東漢秦嘉妻小傳而寤。次日以夢告。我等羣相賀。謂授官必得上缺。且有締姻之喜。豈知先有此遇。而我公之姓。又適符其夢耶。語罷。又一友驚呼曰：王姓非應在公。乃我也。我姓王。字公玉。夢中先得之。天其令我作合耶。蓋此友自岳陽來。王雖與久遊。亦不知其字公玉也。周就視公玉貌。悉與夢中符。乃丐其執柯。王欣然允。既定。遂擇吉日納聘。以女歸臣侯。

命婦當年曾見逐

陳協揆大受之夫人。湖南祁陽富室女也。父母甚愛之。先納聘於富室子。于歸日。既交拜。僮者方去。蓋頭紅巾。墜視其面。麻纏肥。駭而逃。不能成禮。賓客皆失色。謀所以勸合之。而夫人坦然遂臥。次日晨起。滿牀便溺。汚染。

新被褥且循坊乃出而退婚。送之門者亦自汗顏。歸後且三年。無聞名者。其父母常以爲憂。邑有陳大受者。方爲諸生。塾師爲之作伐。女父以爲貧。尙猶豫。師曰。余觀大受才器。非長貧者。翁然之。贅於家。大受自此蟬聯科第。歷涉顯要。官且至協辦矣。乾隆時。某公主薨。太后哭之慟。時時悼念。抑鬱幾成疾。高宗懼。思所以解母后憂者。未得。會宮人有見夫人者。曰。陳大受妻之貌。酷肖公主。是言聞於宮闈。太后立召之入宮。一見。喜曰。真吾女也。留居宮中。賞賜無算。自是時召之入。而宮主之愛。移於夫人矣。當宿宮中時。一夕欲溲。兩宮女舁一金桶至。夫人追憶前事。不覺失笑。蓋牀上之遺夢。中正遊宮也。後太后入旬萬壽。詔宣兩命婦馳驛來京祝壽。其一爲夫人。年六十矣。太后賜龍頭杖一。宮女四。內監四。

### ● 嫻緣自昔夢神人

吳江徐元英。字華國。年少而稱長者。有富人欲以女妻之。華國曰。非吾嫻也。及吳氏庚帖。至不發。緘映之日中。譚其姓曰。此吾妻也。遂娶之。生三子。長卯。次崧。次良。華國曰。吾惟一子爾。卯良吳殤。惟崧成立。人怪而問之曰。君預知妻姓吳氏。惟有一子。其故何也。華國曰。吾昔夢神人使吏與我一牋。有文曰。室吳氏。年終四十三。子兩耳佳。兩耳一人也。天定之矣。豈可強乎。

●舟中人是呂家婦

楚士呂鳳梧遊姑蘇。一日泛舟。見他舟一女子。美而鬢。來撓去楫。一瞬卽過。然思之。盈盈在目也。是夕就枕。夢有人告曰。舟中人。汝妻也。呂固未娶。心不能無動。然無可蹤跡。亦姑置之。明年。呂以貢入城。均。遂如京師。偶於琉璃廠。見一畫。畫有一女。酷似舟中人。上有詩云。新妝宜面出簾來。共數庭花幾朶開。我比敬君差解事。不曾輕去畫齊臺。呂以青蚨一貫買得之。是歲以知縣籤分江西。與同官沈某甚相得。沈。蘇人也。一日。至呂齋中。見畫。大驚曰。此亡婦像。僕所手繪。昔歲在京師。亡一篋。遂失此篋。君得毋於都門市上得之乎。呂曰。然則僕曾見君夫人。因告以吳門舟中相遇事。沈曰。否否。吾婦前一年已物故矣。呂曰。若然。何相似之甚。沈曰。此必吾姨也。吾外舅有二女。面目相同。雖家人不能別之。長者卽亡婦。君所見者其妹也。呂因以夢中語告。沈曰。吾姨固待聘。當爲君作塞修。後竟宛轉媒合之。呂既娶婦。詢以曩日泛舟事。婦詢其時地。則謂爾時實不在姑蘇。更無泛舟之事。夫妻均駭。詔不置。意其亡婦現靈耳。

再世嫺緣二十九 共二則

死者不可再生。斷者不能更續。男女終身之恨。由於婚配差池者。十常八九。乃精

誠所感。竟有永結長久夫妻者。三生石上之盟。重尋息壤。七夕長生之誓。無間廻輪。殆佛家所謂夙因歟。作再世嫺緣譜。

●原是姜家舊玉簫

唐四川節度使韋臯。少遊江夏。止于姜使君之館。姜氏孺子曰荆寶。已習二經。雖兄呼韋。而恭事之禮如父也。荆寶有小青衣曰玉簫。纔十歲。常令祇事韋兄。玉簫亦勤於應奉。後二載。姜使君入關求官。而家累不行。韋乃居止頭陀寺。荆寶亦時遣玉簫往役給奉。玉簫年稍長大。因而有情。時陳廉使得韋季父書云。姪臯久客貴州。切望發遣歸覲。廉使啓緘。遺以舟楫服用。仍恐淹留。泊舟江澗。俾篙工促行。韋昏暝拭淚。乃載書以別荆寶。寶頃刻與玉簫俱來。既悲且喜。寶命青衣從往。韋以違覲日久。不敢俱行。乃固辭之。遂與言約。少則五載。多則七載。取玉簫留玉指環一枚。并詩一首遺之。洎五年不至。玉簫乃靜禱於鸚鵡洲。又逾年至八年春。玉簫歎曰。韋家郎君。一別七年。是不來耳。遂絕食而殞。姜氏感其節操。以玉環著於中指而殯焉。後韋鎮蜀。到府三日。詢獄囚。其輕重之繫。近三百餘人。其中一輩。五器所拘。偷視廳事私語云。僕射是當時韋兄也。乃厲聲曰。僕射僕射。憶姜家荆寶否。韋曰。深憶之。犯何罪而重繫。答曰。某辭別之後。尋以明經及第。再選青城縣令。家人誤執麻舍。

庫牌印等。韋曰。家人之犯。固非己尤。卽與雪冤。仍歸墨綬。乃奏眉州牧。敕下。未令赴任。遣人監守。且留賓幕。時屬大軍之後。草創事繁。凡經數月。方問玉簫何在。姜曰。僕射維舟之夕。與伊留約七載。旣逾時不至。乃絕食而終。因誦留贈玉環詩曰。黃雀啣來已數春。別時留解贈佳人。長江不見魚書至。爲遣相思夢入秦。韋聞之。益增悽歎。廣修經像。以報夙心。且想念之懷。無繇再會。時有祖山人者。有少翁之術。能令逝者相親。但令府公齋戒七日。清夜玉簫乃至。謝曰。承僕射寫經造像之力。旬日便當託生。却後十三年。再爲侍妾。以謝鴻恩。臨去微笑曰。丈夫薄情。令人死生隔矣。後韋以隴右之功。終德宗之代。理蜀不替。是故年深。累遷中書令。天下響附。灑薨歸心。因作生日。節鎮所賀。皆貢珍奇。獨東川盧八座送一歌姬。未當破瓜之年。亦以玉簫爲號。觀之。乃真姜氏之玉簫也。而中指有玉環隱出。不異留別之玉環。韋歎曰。吾乃知存歿之分。一往一來。玉簫之言驗矣。

●願來生生富貴家

唐李元平。大會五年。客於東陽寺中。讀書歲餘。薄暮。見一女子。紅裙繡縵。容色美麗。領數青衣。來入僧院。元平悅而窺之。問以所適及姓氏。青衣怒曰。誰家兒郎。遽此相逼。俱爲士類。不合形跡也。元平拜求請見。不許。須臾。女在院出。四顧。忽見元平。有如舊識。元平非意所望。延入問其行里。女曰。亦欲見君論夙昔之事。我已非人。得

無懼乎。元平心既相悅，略無疑阻。女曰：吾父昔任江州刺史，君前身爲門夫，舊在使館，雖生於貧賤，而容色可悅。我因緣之，故私與君通。纔過十旬，君患霍亂，歿。我不敢哭，哀慟倍常，便潛以朱筆塗君左股，將以爲誌。常持千眼千手咒，每旦焚香發願，各生富貴之家，相慕願爲夫婦。請君驗之。元平乃自視，實如其言。因留宿歡甚。及曉將別，謂元平曰：託生時至，不可久留。後身之父見任刺史，我年十六，君卽爲縣令。此時正當與君爲夫婦。幸存思戀，慎勿婚他。然天命已定，君雖別娶，亦不可得。悲泣而去。他年果爲夫婦。

### 方外嫺緣四十共二則

人生擾攘百年，無非因室家之累。擺脫不得，若夫空門遁迹，則已四大皆空。一塵不染，乃竟有出世之後，重復入世而尋煩惱者。毋乃色空關鍵，參詳不透乎。作方

### 外嫺緣譜

#### 鼠姑花老心何毒

江蘇高淳縣，地處湖濱，與安徽當塗縣相接壤。邑有谷姓少婦，困於惡姑之凌虐，遽爾披薙爲尼，遞入左近之青蓮庵，持齋繡佛，居然尼也。而月貌花容，姿容絕麗。迨至母族與翁夫涉訟公庭，經縣主李筱鶴大令靜心研



鞠見其蠻腰樊口。嫺娜傳停。雖八千煩惱絲不存一根。而丰姿自不可掩。裙下雙鉤約略。纖不盈握。一種嬌羞之態。真所謂我見猶憐者。知鼠姑花固是太毒。抑亦由母姑之導引而然。時值星會良宵。卽勸令兩家言歸於好。用鼓樂迎之返。當堂判曰。訊得小谷孫氏。係文生谷鶯鳴長子蕃青之妻。孫徐氏親女。孫宣炳胞妹。劉祚灼及妻孫氏之內姪女也。年未及笄。早締朱陳之好。髮初覆額。先歸夫壻之家。既合卺以諧歡。當同心而黽勉。乃蓮開並蒂。尙未呈天上石麟。而棒唱當頭。頓驚散林間宿鳥。鼠姑花何其毒也。蘋婆果豈堪食乎。只緣摧折頻經。難守命宮之磨蝎。遂乃倉皇遽遁。冀開生路於網魚。泣訴母姑。認作桃源之路。背離骨肉。恐傷萱室之心。而孫徐氏未覩女容。誤聞女死。屢聽蜂蝶報。將信將疑。詎知海市蜃樓。是真是假。乃竟率其子弟。大開鬧壻之風。毀彼肌膚。應得傷人之咎。若劉孫氏葭莩誼切。瓜葛嫌無。密鎖春光。不許柳條暗洩。深藏夏屋。未容梅訊潛通。既然投我以求生。忍令還家而送死。竟使檣檀披薤。冀匿跡以銷聲。遂教秦晉參商。久與師而構怨。復敢兇謀是狡。屢求鄰國之書。豈知鶴去仍還。已返連城之壁。錯中又錯。問爾何詞。冤外生冤。伊誰之過。雖訊無圖財實據。究難辭買禍根由。罪坐夫男。律原不赦。辟生婦女。法尙可寬。小谷孫氏。職本有虧。應科以背夫之罪。逃非得已。宜憐其惜命之情。業經訓責當堂。向翁夫而服禮。更令跪求中夜。復羞澀以陳詞。例無離異之文。禮有往

歸之戒。趁此橋墳烏鵲。會隔水之仙郎。合當與駕青鸞。送離魂之倩女。仍願鼓琴鼓瑟。卜五世而克昌。更期宜室宜家。侍重闈而稱慶。其姑大谷孫氏。心當知悔。傷已早平。其翁文生谷鶯鳴。既列膠庠。應思慈孝。小人有母。非不知穎叔之風。夫子多情。難免抱季常之懼。與子蕃青等。冤沉既白。眼盼留青。看施報之循環。人孰無女。肆欺凌於孱弱。我獨何心。幾番跋涉辛勤。差幸珠還合浦。費盡心機。子細頓教錢罄流沙。第蚌已飛空。鶯難出谷。揆諸情理。母家自合分償。憫其困窮。姑氏亦當共濟。斷令孫劉兩姓。合幫尋費百圓。金作贖刑。盛世尙寬宏之典。革其餘罪。小民免枷杖之施。本縣執法守經。總求一是。行權達變。用示兩全。以盡斯父母之心。苦衷若揭。爲成人婚媾之意。曲體咸周。其各懷遵。永歸和好。供結悉存檔案。人證概令釋還。此判。

●未許披緇參靜禪

嘉善城外荷花樓。尼庵也。有俊尼順寶者。年纔二十。聰明伶俐。姿首絕佳。乃披薙未及半年。遽爾還俗而去。有知其事者。謂順寶本邑中楊韓氏聘媳。夫家以無力迎娶。擬效世俗搶親之舉。不圖順寶早有所聞。自願紅顏。心傷薄命。與其表舅父鈕阿四相商。情願削髮爲尼。且倩鈕在庵作伴。以防不測。而爲有備無患之計。楊韓氏不察。意以甥舅犯姦。拐逃藏匿。控之於官。時江湘嵐大令。握善邑篆。大令以名進士現宰官身。所至有政聲。爲

浙人所稱頌。庭訊此案。察出冤誣。拔筆判斷。洋洋數百字。駢四儷六。鋒發韻流。一時善邑人民。傳誦不置。其判詞云。現訊得該民爲子求婚。愆期未娶。備禮苦無金穴。思劫紅綃。阿嬌出自小家。難藏碧玉。楊枝露潤。向我佛以皈依。蓮座雲深。借逃禪以匿處。迎來織女。無端誤犯牽牛。疑是文君。越禮而奔司馬。盍亦思同居二女。自然志不同行。矧其爲猶子比兒。本已視之猶父。且鉏阿四。藉藉載載。攜弱息以偕臨。雖韓順寶粉黛盈盈。非小姑之獨處。無論年殊老稚。海棠豈壓梨花。須知分有尊卑。鴉舅甯諧鳩婦。匪寇婚媾。詎能禁其往來。招我由房。亦祇相爲禦侮。豈是狂蜂浪蝶。雲鎖陽臺。何堪打鴨驚鴛。星臨貫索。豚以招而入笠。烹鮮號宰治之庭。鼠以黠而穿墉。行露速無家之訟。夫莫須有冤沈三字。慘留疑獄以千秋。忍小嬌生盟締百年。冤聽鑠金於衆口。原是無瑕之璧。當還合浦之珠。于歸庶百兩之將。讀詩而識婚盟之重。無故則二十而嫁。考禮剛符待字之年。桃夭可詠乎蓁蓁。葭葦詎容夫草草。乃至搶親之舉。鄉愚每視爲故常。只茲涼薄之風。官吏當嚴行懲辦。况又捏爲蜚語。尤敢擅用私刑。第因其婦而罰其姑。旣不可以訓俗。若舍其主而懲其從。又非所以平情。偶爾參禪。未弛雙趺之繡鳳。令其蓄髮。卽看兩鬢之堆蟬。姑施法外之仁。成全美滿。快奏房中之曲。永慶團圓。聽到子規。之子不如歸去。毋爲姑惡。阿姑甯學痴聾。宜爾室家。遵茲批示。由是鉏阿四。挈順寶歸。閱數月而與楊氏子成婚。伉儷

和諧前嫌盡釋。而風流令尹。是足傳已。

### 痴癖嫵緣四十一 其二則

人之嗜好。各有所癖。然有至於不可解者。人人之所惡。而彼獨激而愛之。若非此不足以立於人世。毫無生趣者。其殆劉豈嗜痴之類歟。作痴癖嫵緣譜。

#### ●彩鳳甘心隨黑鴉

某世家女。明眸善睐。映麗無雙。而又纖穠合度。修短適中。一肌一容。咸有美人丰格。於是芳名藉甚。傳遍十里洋場。咸稱之曰海上第一美人。秉性端靜。不喜與人相往返。雖求其垂青者。實繁有徒。而芳心不屬。故小姑居處。猶無郎焉。無何。三人市虎。閩城爭傳。謂個妮子已得一意中人。是必系出世家。而狀貌類於潘宋者。詎知事出意外。緣自三生。蓋其人短小類侏儒。面黑而麻。雙眉倒豎。以配人家灶下婢。尙嫌不稱。寧足以偶美人哉。更一探其家世。則尤卑卑不足道。蓋既非金張貴戚。亦非王謝故家。實一繩樞之子。而廁身於某洋貨號中。爲夥耳。然此女初不以爲嫌。携手偕行。喁喁密語。與之情好。乃至篤。視古今來英俊少年。風流人物。舉不足與之相敵者。無感乎咸訝其賞識之奇。用情之怪矣。

●生平嗜好與人殊

徐某者。浙中富家翁也。有女一。面黑而麻。見者驚以爲鬼。不敢向之。一正視。年已三十。無與論婚者。文士沈某。能詩工文。名噪一時。而性落拓。小事家人。生產以是家日落。常數日不舉炊。女父聞其名。延之司筆牘。賓主之間。至相得焉。女父有嬖童一。貌姣好如弱女子。女亦悅之。遂與之通。繼繕者年餘。爲父所覺。大怒。欲急爲擇配。因屬意於沈。使人致意。沈初遜謝。既而探知女醜。大笑曰。生平嗜好與人殊。鹹酸即醜。便是佳處。遂允之。女父大悅。詎女忽堅持不嫁。父令其母詢之。則言非某僮不嫁。父母俱大怒。因遂僮去。女遂自盡而死。沈聞之。爲詩以弔之。或舉僮事以告沈。曰。此不當弔耶。使有桃李之姿。而無松柏之操。吾又何取焉。

斷袖嫺緣四十一共九則

怡紅公子。慘綠少年。矢就乾推濕之情。極傳粉薰香之態。憐卿憐我。此生不羨鴛鴦。難弟難兄。來世願爲夫婦。伊可怪也。吾亦存之作斷袖嫺緣譜。

●怕棄前魚掩袖啼

魏王與龍陽君共船而釣。龍陽君涕下。王曰。何爲泣。曰。爲臣之所得魚也。王曰。何泣也。對曰。臣之所得魚也。臣

甚喜。後得又益大。臣欲棄前得魚矣。今以臣之凶惡而得爲王拂枕席。今四海之內。美人亦甚多矣。聞臣之得幸於王也。必褰裳趨王。臣亦彙之所得魚也。亦將棄矣。臣安能無涕出乎。魏王於是布令於四海之內。曰。敢言美人者族。

### ●頗將身試黃泉路

江乙說安陵君主曰。君無咫尺之功。骨肉之親。處尊位。受厚祿。一國之衆。見君莫不歛衽而拜。撫委而服。何以也。曰。遇主以色。不然。無以至此。江乙曰。以財交者。財盡而交絕。以色交者。華落而愛渝。是以嬖色不敵席。寵臣不敵軒。今君擅楚國之勢。而無以自結於王。竊爲君危之。安陵君曰。然則奈何。曰。願君必請從死。以身爲殉。如是必長得重於楚國。曰。謹受命。三年。楚王游於雲夢。結駟千乘。旌旗蔽天。野火之起也。若雲霓。咒犀之聲。若雷霆。有狂咒羣車衣輪而至。王親張弓而射。一發而斃。王抽旃旄而抑咒首。仰天而笑曰。樂矣。今日之遊也。寡人萬歲千秋之後。誰與樂此矣。安陵君泣數行下。進曰。臣入則編席。出則陪乘。大王萬歲千秋之後。願得以身試黃泉。辟螻蟻。又何如得此樂而樂之。王大悅。封纒爲安陵君。

### ●多事文人咏小史

晉張翰周小史詩曰。翩翩周生。婉孌幼童。年有十五。如日在東。香膚朱澤。素質參紅。團轉圓頰。齒蒼芙蓉。爾形既淑。爾服亦鮮。輕車隨風。飛霧流烟。轉側綺靡。顧盼便娟。和顏善笑。美口善言。梁劉遵繁華詩曰。可憐周小童。微笑摘蘭叢。鮮膚勝粉白。顰臉若桃紅。挾彈雕陵下。垂釣蓮葉東。腕動飄香麝。衣輕任好風。幸承拂枕選。侍奉華堂中。本知傷輕薄。含詞蓋自通。剪袖恩雖重。殘桃愛未終。蛾眉詎須疾。新妝近八宮。所爲周小童者。意卽周小史。古有其人。擅美名如子都。宋朝者。而詩人競咏之耳。

●爭鷄險釀醋風波

梁生東粵小吏也。所嬖狡童。爲邑長俞華麓所奪。俞每出。童乘馬隨之。梁憤甚。乃挾利刃俟童於路。折脅之。使下。遂挾以西竄。俞抵衙。問童何在。左右以馬不進對。久之。至徒馬耳。俞怒甚。左右亦驚疑。詢諸途人。言梁生也。而梁生家云。實未歸。有司承命旨索之。不獲。迺楛其父。而懸重賞購生。生居西粵歲餘。聞俞遷去。乃歸。有司以俞漁獵外色已甚。頗不直之。以故釋生父。而縱生不問。生與童相好如初。

●生緣未了期同穴

萬生者。楚黃之諸生也。所善鄭生曰孟哥。始遇鄭於觀優處。垂髻也。未同而言。進以雪梨不却。萬喜甚。期明日

更會於此。將深挑之。而鄭不果。來訪其耗。則已奉父命從學中州矣。惘然者久之。凡歲餘。復遇諸途。則風霜盈面。殊不似故吾。萬心憐更甚。數從周旋。遂締密好。邑少年以爲是鬼子者。而亦狡童耶。欲相與謫。鄭以恥。萬生萬不願也。匿鄭他所飲食焉。久之。鄭色澤如故。稍行都市中。前邑少年更相與誇鄭生美。爭調之。鄭亦不願。蓋萬與鄭出入。比目者數年。而鄭齒長矣。萬固貧士。而鄭尤貧。萬乃爲鄭擇婚。且分割其舍三之一舍之。而迎其父母養焉。萬行則鄭從。若愛弟。行遠則鄭爲經理家事。若幹僕。病則侍湯藥。若孝子。齋中設別榻。十日而五宿。兩家之人皆以爲固然。不之訝。叩其門。登其堂。亦復忘其爲兩家者。萬惑日者言。法當客死。乃預屬其內戚田公子皮。其友楊也。萬一如日者言。二君爲政。必令我與鄭同穴。鄭生恂恂寡言。絕與浮薄子不類。而軀殊渺小。或稱之。纔得六十觔耳。

### ●偏教小袖妬宮人

董賢字聖卿。云陽人也。父恭爲御史。任賢爲太子舍人。哀帝立。賢隨太子官爲郎。二歲餘。俸滿。在殿下。爲人美麗。自喜。哀帝望見。說其儀貌。識而問之。曰。是舍人董賢邪。因引上與語。拜爲黃門郎。繇是始幸。問其父。即日徵爲騎陵令。遷光祿大夫。賢寵愛日甚。爲駙馬都尉侍中。出則參乘。入御左右。旬月間。賞賜累鉅萬。貴震朝廷。常



與上起臥。又嘗晝寢。偏藉上袖。上欲起。賢未覺。不欲動賢。迺斷袖而起。賢自是輕衣小袖。不用奢帶脩裙。故使便易。宮人皆效其斷袖。賢性柔和便辟。善爲媚以自固。每賜休沐。不肯出。常留中視醫藥。上以賢難歸。詔令賢妻得以引籍殿中。止賢廬。若吏妻子。居官寺舍。又召賢女弟以爲昭儀。位次皇后。更名其舍爲椒風。以配椒房。云。昭儀及賢與妻。且夕上下。並侍左右。賞賜昭儀及賢妻。亦各千萬數。遷賢父爲少府。賜爵關內侯。食邑復徙爲衛尉。又以賢妻父爲將作大匠。弟爲執金吾。詔將作大匠。爲賢起大第北闕下。重五殿。洞六門。土木之功。窮極技巧。柱檻衣以綺錦。下至賢家僮僕。皆受上賜。及武庫禁兵。上方珍玩。盡在董氏。而乘輿服。乃其副也。

●心悅君兮君不知

楚襄城君始封。衣翠衣。帶玉鉤。履編烏。立乎水上。大夫莊辛見而說。曰。願把君手可乎。襄城君作色不言。辛遷延進曰。君不聞鄂君乎。乘青翰之舟。張翠蓋。會鐘鼓之音。越人擁楫而歌曰。今夕何夕兮。塞舟中流。今日何日兮。得與王子同舟。蒙羞被好兮。不訾詬恥。心幾煩而不絕兮。得知王子。山有木兮。木有枝。心悅君兮。君不知。於是鄂君舉繡被而覆之。襄城君乃奉手進辛。

●入地應如同命鳥

一市兒慕兵子色。而無地與狎。兵子夜司直通州倉。凡司直出入門者。必籍記之甚嚴。市兒因代未到者名入與狎。其夜月明。復有一美者翫月。市兒語兵子曰。吾姑往調之。兵子曰。可往而美者大怒。蓋百夫長胤子也。語闕不已。市兒遂毆美者死。棄屍井中。兵子曰。君爲我至。義不可忘。我當代君死。君可應我名出矣。但囹圄中顯相顧也。市兒遂出。而兵子自稱殺人坐死。兵子囚囹圄二年。食皆自市兒所饋。後忽不繼。爲私期招之。又不至。志恨久之。訴於司刑者。司刑遂出兵子入市兒。踰年行刑。兵子復曰。渠雖負義。非我初心。我終不令渠死。我獨生耳。亦觸木死屍旁。

### 餘桃未許他人食

張幼文與張千仞俱世家子。幼文美如好女。弱不勝衣。而尤善修飾。經坐處。如荀令之留香也。千仞與之交甚密。出入比目。及院試發案。二人連名。人咸異之。既娶。歡好無倦。而婦人之不端者。見幼文無不狂惑失志。百計求合。幼文竟以是犯血症。千仞日侍湯藥。衣不解帶。疾革。目視千仞不能言。千仞曰。吾嘗終身無外交。以此報汝。如違誓。亦效汝死法。幼文點頭含淚而逝。時年未二十也。千仞哀毀。過於伉儷。久之。千仞復與朱生者爲密約。半載亦犯血症。千仞之伯父伯起先生臥園中。夜半忽夢承塵豁開。幼文立於上。伯起招之。使下。幼文答曰。

吾不下矣。只待八大來同行耳。千仞八房居長。故小名八大也。又曰。欲得金剛經。煩楷書見慰。語畢忽不見。而叩門聲甚急。伯起驚覺。則千仞家報凶信者也。誓亦靈矣哉。伯起爲作小傳。并寫金剛經數部焚之。

異類嫺緣四十二共十一則

古今說部不脫談狐誌怪之窠臼。情之所至。甚以人倫而縱獸慾。其最古者。如塗山娶婦。玄鳥生商等事。至聊齋誌異。則推波助瀾。蔚爲大觀矣。然而衣冠之族。淪於異類。究有所不忍言者。姑擇雅正可傳者。摘書備格。作異類嫺緣譜。

● 猩娘長抱夫兒痛

金陵商客富小二。泛海至大洋。遇暴風舟溺。富生漂蕩抵岸。行數十步。滿目皆山巒。全無居寢。飢困乏甚。忽值一林桃李。纍纍果實。採食之。俄有披髮而人形者。接踵而至。徧身生毛。略以木葉自蔽。逢人皆喜。挾以歸。言語極嘲啾。微可曉解。每日只啖生果。環島百千穴。悉一種類。雖在岩谷。亦秩秩有倫。各爲四偶。不相雜揉。衆共擇一少艾女子以配富。旋生一男。富風聞諸船上人言。知爲猩猩國生兒。全肖父。微有長毫如毛。時慮富竄伏。暫出。輒運巨石窒其竇。或倩他人守視。既誕此男。乃聽自如。凡三歲。因携男獨縱步。望林杪高桅趨而下。得客舟。

求附行許之。卽抱男以登。無來追者。遂得歸。男既長大。父啓茶肆於市。使之主持。賦性極馴。傍人目之爲猩猩  
八郎。

### ●哥兒真是殺風景

貴州市民李十六。開茶肆於觀風橋下。淳熙八年春夜。已扃戶。其僕崔三未寢。聞外人叩門。問爲誰。曰我也。崔  
意爲主人。急啟關。乃一少年女子。容質甚美。駭曰。娘子何自來。此是李家茶店耳。豈非錯認乎。曰。我只是左側  
孫家新婦。因取怒阿姑。被逐出。終夜無所歸。願寄一宵。崔曰。我受傭於人。安敢自擅。女以死哀懇。久不肯去。崔  
不得已。引至西旁一隅。授以席。使之寢。久之。起就崔榻。密語曰。我不慣孤眠。汝有意否。崔喜出望外。卽留共宿。  
雞鳴而去。繼此時時一來。崔以人奴。獲好婦。愜適所願。不復詢究本末。一夕。女曰。汝月得僱值。不過千錢。當不  
足給用。袖出官券十千與之。其後屢致薄助。崔又益喜。兄崔二者。素習弋獵。常出游他州。忽詣弟處。相問訊。寄  
寓旬餘。女杳不至。崔思戀篤切。始見夢。寢乃吐情實告兄。兄曰。此地多鬼魅。慮害汝命。速爲之圖。崔曰。弟與之  
相從半年。且賴渠拯恤。義均伉儷。難誣以鬼也。兄曰。然則知我至。則絕迹何耶。崔曰。正以兄弟防嫌。于禮不可。  
兄曰。彼每至。從何處出入。曰。入自外門。繇樓梯而下。兄是晚捨去。取獵具。捲網數枚。散布之。抵暮。伏于隱所。三

更後晏然有聲。急篝火照視。得一斑狸。長三尺死焉。兄曰。是物蓋惑吾弟者也。剝其皮而烹其肉。崔慘懼。悽淚不能勝情。異日獨處室中。覺異香馥郁。女已立燈下。大罵曰。我與汝恩義如此。又數濟汝窘乏。何爲輕信狂兄之言。幸我是時未離家。僅殺我一婢。壞衫子一領而已。崔遜謝。女笑曰。固知非汝所爲。吾不恨汝。遂駐留如初。

●我是當年鄭四娘

唐天寶末。東平尉李曆。初得官。自東京之任。夜投故城店中。有賣胡餅者。其妻姓鄭。色美。李目而悅之。因宿其舍。留連數日。乃以十五千轉索此婦。既到東平。寵遇甚至。姓婉約多媚黠。女工之事。罔不心了。于音聲特究其妙。在東平三歲。有子一人。其後李充租綱。入京與鄭同還。至故城。大會鄉里。飲宴累十餘日。不獲已。事理須去。行至郭門。鄭忽言腹痛。下馬便走。勢疾如風。李與其僕數人極購追。不能及也。便入故城。轉入易水村。足力少息。李不能捨。復逐之。垂及。因入小穴。極聲呼之。寂無所應。懸結悽愴。言發淚下。會日暮。將草塞穴口。還店止宿。及明。又往呼之。無所見。乃以火燼久之。村人爲掘深數丈。見牝狐死穴中。衣服脫卸如蛻。脚上着錦襪。李歎息良久。方埋之。歸店取獵犬噬其子。子略不驚怕。便將入都。寄親人家養之。輸綱畢。復還東京。婚于蕭氏。蕭氏常呼李爲野狐壻。李初無以答。一日晚。李與蕭在房狎戲。復言其事。忽聞堂前有人聲。李問阿誰。夜來。答曰。君豈

不識鄉四娘耶。李素所鍾念者。聞其言。遽欣然躍起。問鬼乎人乎。答曰。身卽鬼也。人神道殊。賢夫人何至數相謾罵。且所生之子。遠寄人家。其人皆言狐生。不給衣食。豈不念乎。宜早爲撫育。九泉無恨。若夫人相侮。又小兒不收。必將爲君之患。言畢不見。蕭遂不敢復說其事。

### ●山林辜負百年心

申屠澄者。貞元九年。自黃衣調補漢州什邡尉之官。至貞符縣東十里許。遇風雪大寒。馬不能進。見路傍有茅舍。中有煙火甚溫。乃往就之。有老父。媪及處女。環火而坐。女年方十四五。雖蓬髮垢衣。而雪膚花臉。舉止妍媚。父媪見澄來。遽起曰。客甚衝寒雪。請前就火。澄欣謝之。坐良久。天色已暝。風雪不止。澄曰。西去縣尙遠。請宿于此可乎。父媪曰。但蓬室爲陋耳。敢不承命。澄隨解鞍。施食秣馬。其女方修華靚飾。自帷箔間復出。而閑麗之態。尤過向時。有頃。媪自外挈酒壺。至于火前。煖飲。謂澄曰。以君冒寒。且進一杯。以禦凝冽。澄曰。座上尙欠小娘子。父媪皆笑曰。田舍家所育。豈可備賓主。女卽迴眸斜視曰。酒豈足貴。謂人不宜預飲也。母卽牽裙使坐於側。澄欲舉令以觀女意。執杯曰。請徵書語。屬目前事。乃曰。厭厭夜飲。不醉無歸。女低鬟微笑曰。天色如此。歸亦何往哉。俄巡至女。哂曰。風雨如晦。雞鳴不已。澄愕然歎曰。小娘子明慧若此。某幸未婚。敢請媒如何。翁曰。是雖寒且

賤亦常嬌傑之。頃有過客以金帛爲問。某惜別未許。不期貴客又欲援拾。豈是分耶。願以爲託。澄隨修子壻禮。祛囊以遺之。嫗悉無所受。曰。郎君不嫌寒賤。何事過費。一日又謂澄曰。此孤遠無鄰。又乏粧奩之具。俟略備數事。人便可行矣。又一日。從容爲別。澄乃以所乘馬載女而行。既至官。俸祿甚薄。妻力贊成家。交結賓客。旬月之內。大獲名譽。而夫妻情義益洽。至於厚親族。撫甥姪。及僮僕。斷養無不歡心。後秩滿將歸。已生一男一女。亦甚明慧。澄尤加敬焉。常作贈內詩曰。一尉慙梅福。三年愧孟光。此情何所喻。川上有鴛鴦。其妻終日吟咏。似默有和者。然未嘗出口。每謂澄曰。爲婦之道。不可不知書。倘便作詩。反似嫗妾耳。澄罷官。卽罄室歸秦。過和州。至嘉陵江畔。臨泉石。藉草憩息。其妻忽悵然謂澄曰。前日見贈一篇。尋卽有和。初不擬奉示。今遇此景物。不能終默。乃吟曰。瑟琴情雖重。山林志自深。常憂時節變。辜負百年心。吟罷。潛然良久。若有慕焉。澄曰。詩則麗矣。然山林非弱質所思。儻憶賢尊。今則至矣。何忽悲泣乎。後二十餘日。復過妻家。草舍依然。俱不復有人矣。澄與妻俱止其舍。妻思慕之深。盡日泣涕。忽於壁角故衣之下。見一虎皮。塵埃盡滿。妻見之。忽大笑曰。不知此物尙在耶。披之。卽化爲虎。咆哮擊擻。突門而去。澄驚走避之。携二子尋其路。望林大哭。數日。竟不知所之。

不歸我女當存子

隆慶戊辰。維揚寶應。一女子及笄。臨河盥濯。有獺自水中出。注目窺女。逡迴不及。女懼還家。是夜秋月正朗。忽見美少年潛入淫女。女昏復甦。如是經歲。其家始知之。禁不得聞。某方士善符咒。邀以禁治。果一少年至。伏階下。索楷筆題云。有來終有去。情易復情難。勿斷腹中子。明月秋江寒。又曰。不與我女。當存我子。再不犯君矣。忽化獺走出。已女果生一獺。其家欲刃。衆曰。彼妖也。而信我人也。而妄乎。遂棄獺。邪入水。老獺適至。抱擁而去。

●風流好是偷香蝶

陶必行。江湖之逸士也。一日放舟洞庭。泊於羣山之下。是夜月色皎潔。必行豁然吟一絕曰。一湖煙水綠于羅。蘋藻涼風起白波。是處扁舟歸去晚。滿蓬豪興月明多。吟間。聞岸上笑語聲。視之。乃二女子。容色絕美。衣裳甚腴。相與吟詩於沙渚。一錦衣者吟曰。采采珍禽世罕儔。天生匹偶對風流。丹心不改當同舊。翠羽同揮每共遊。齊瓦對眠金殿晚。點沙變躡玉田秋。此生莫遣輕離別。交頸成雙到白頭。一素衣者吟曰。同盟三五共優游。鎮日清閒得自由。片雪晴飛紅蓼晚。玉衣寒映碧波悠。相親相近來還去。無束無拘沒又浮。歲暮江湖誰是侶。忘機長伴釣魚舟。必行登岸趨之。二女亦不駭走。乃徐言曰。先生遊游江湖。曾識妾二人否。必行曰。不識。錦衣者曰。妾楊氏。此素衣妹歐氏也。必行曰。然則何以夜行。女曰。妾輩生長於斯。就此玩月博笑耳。必行挑曰。予舟中



無人過舫肯否。女欣然從之。乃攜手登舟。酌於篷下。極其歡謔。已而就寢。兩情甚濃。必行喜而吟曰。倚翠偎紅。情最奇。巫山歸婦雨雲迷。二女同聲和曰。風流好是偷香蝶。纔向東來又向西。天將曙。二女急起躍舟。涉波而去。必行但見一鴛鴦一白鷗也。

⑤ 生肖屬雞年十八

蘇州婁門陳元善。情性瀟灑。尤好奉道。曾學請仙。召將諸術。自稱洞真。往來嘉定諸大家。嘗寓談氏。談氏有一雞。畜十八年矣。一日元善與主人語。雞自庭中飛至其前。舒翅伸頸。遂死於地。夜睡書房中。有女子欸門笑而入。自稱主人之女。慕君曠達。故來相就。元善視之。姿色妍麗。問其年。曰十八年。遂留與狎。自是晨往夜來。嘗自言屬雞。隨元善所至。女輒隨之。每來。元善遂覺昏沉如夢。去則洒然。如是歲餘。元善亦疑之。訪之談氏。並無此女。乃述其事。主人曰。必是祟也。彼且云年十八而屬雞。以今歲計之。生肖不合。獨吾家所畜雞。自死者其年恰十八。得無是乎。乃用法水符咒以辟之。女來如故。密藏符於懷袖。女輒怒曰。爾乃疑我。手反覆撲之。俟符墜地。則奪去。或敵以周易置褰肚中。女既撲之再三。終不墜。乃去。一夕與數友同宿。數友相戒無睡。以覘其來。忽聞元善夢中有聲。視之。見有物濕牀。如交合者。神元善即遺精矣。衆乃大譟。逐之。見帳頂一黑團。雞作聲飛去。元

善乃結壇召術士遣之女來謝曰無遂我我數日將往無錫託生矣汝送我不可至井亭懼爲井神所收當送我於野地耳如其言以符水祭物送城外數里荒僻處自是遂絕

### ●寸趾允宜匹瘦腰

桃源女子吳寸趾夜恒夢與一書生合問其姓氏曰僕瘦腰郎君也女意其爲休文昭路人夢耳久之若真焉一日晝寢書生忽見形入女帳既合而去出戶漸小化作蜂飛入花叢中女取養之自後恒引蜂至女家甚衆其家竟以作蜜富甲里中寸趾以足小得名天寶中事也見誠齋雜志

### ●雲鳳歸來抱女飛

西方衛羅國王有女字曰配英與鳳共處於是靈鳳常以羽翼扇女面後十年中女忽有胎王意怪之因斬鳳頭埋於長林邱中後生女名曰皇妃王女思靈鳳之遂好駕而臨之長林邱中歌曰杳杳靈鳳綿綿長歸悠悠我思永與願違萬劫無期何時來飛是鳳忽然而生抱女俱飛逕入雲中出洞立木行經

### ●祈蠶合祀馬頭娘

蠶女者當高辛帝時蜀地未立長君無所統攝其父爲鄰所掠去已逾年唯所乘之馬猶在女念父隔絕或廢

食飲其母慰撫之。因誓於衆曰：有得父還者，以此女嫁之。部下之人，唯聞其誓，無能致其父歸者。馬聞其言，驚躍振迅，絕其拘絆而去。數日，父乃乘馬自是。馬嘶鳴不已。父問其故，母以誓衆之言白之。父曰：誓於人不誓於馬，安有人而偶非類乎？但厚其芻食，馬不肯食。每見女出入，輒怒目奮擊。如是者不一。父怒射殺之，曝其皮於庭。女行過其側，馬皮蹶然而起，捲女飛去。旬日，待皮於大樹之上。女化爲蠶，食葉吐絲成繭，以衣被於人間。因名其樹曰桑。桑者喪也。父母悔恨，念之不已。忽見蠶女乘流雲駕此馬，侍衛數十人，自天而下。謂父母曰：太上以我孝能致身心不忘，義授以九宮仙嬪之任，長生于天矣。無復憶念也。乃冲虛而去。今家在什邡綿竹德陽三縣界。每歲祈蠶者，四方雲集，皆獲靈應。宮觀諸尼塑女子之像，披馬皮，謂之馬頭娘，以祈蠶桑焉。

真個虎雌不噬人

正德間木工邱高，奉化人。附東吳主人李七船造番夷。至海傍渡舟山，遭厲且死。衆棄之山麓而去。數日不死。忽一虎來，親耽耽，聲咆哮，斂齒而不噬。若閔其垂死者，高始怖甚。既見其不噬，沾沾可親。因指口求食。虎去以兔豕來，不可食。虎雌虎也，故相依坐身畔。飼以乳，高賴虎乳得活。數日起行，因敲石取火，掇朽枝煨食。日益強健。與虎相習，漸有牝牡之事。後有雄虎來，求醜。虎怒相搏，高倚虎持竿逐之，去遠且已。久之，虎遂有娠，生一子。

居然人也。高緇虎曰：虎妻虎妻，吾逗此荒山，雖生猶死，遠望有舟山，恨無舟楫，汝識水性否？虎帖耳聽受，便躍入海。如履地，尾如檣，已而登岸，高左挾子，右持斧鋸，騎虎渡海，尾後風生，俄頃已到舟山，衆皆驚避，高止之曰：無傷也。高伐木結茅屋，鳴虎曰：汝勿晝出，虎德其語，夜拖獸鹿，高晝則鬻之，人呼爲虎邱嫂，生子名虎孫，性猛暴，虎項獨骨臂，年十二，力舉數百斤，或薦於浙省，督府胡公，馳檄招來，破倭戍時，受上賞，後高死，與虎合葬，成家曰虎冢，至今海上談者，謂猛虎可親，必指虎冢云。

### 草木嫻緣四十四 共四則

人非草木，豈得無情？草木非人，豈能有情？然而絳珠還淚，頑石通靈，太荒青埂之歷史，幾於無人不曉，情天慾界中，果有不可思議之奇事歟？作草木嫻緣譜。

#### ●今宵欲把高枝折

仁和狄明善之海鹽舟，至瞰浦六七里，天色已暝，野無人居，遙見前村明燈，疾趨赴，則一酒肆也。明善逕入肆門，惟見一女甚美，問曰：郎君爲飲而來耶？明善然之，女遂引明善至肆後小軒，匾曰：天香毓秀。女又問曰：郎君何姓？明善曰：僕姓狄，名明善，杭州仁和人，也。敢問芳卿尊姓？女曰：姓桂，名淑芳，嚴君早世，族屬凋零，故僑居於

此以貨酒爲生耳。遂設席與狄對酌。明善半醉。乃咏桂一律以挑之。詩曰。玉宇無塵風露涼。連雲老翠吐新黃。桂分蟾窟根因異。名自燕山秀出嘗。綴樹妝成金粟子。逼人情味水沉香。今宵欲把高枝折。分付蛾眉自主張。女聞而笑曰。君之詩。其御溝之紅葉乎。乃相與就寢。極其繾綣。越明日辭去。女泣曰。君此去難期。倘因事至此。不吝一見。妾之所願也。明善亦歎歎而別。明年秋復往訪之。第見豐草喬林。杳無酒肆。惟一老桂夾道而花耳。

不信蒲房有玉環

中和中有士人蘇昌遠。居蘇州屬邑。有小莊。去官道十里。吳中水鄉。率多荷菱。忽一日見一女郎。素衣紅臉。容質豔麗。閱其色。恍若神仙中人。自是與之相狎。以莊爲幽會之所。蘇生惑之。既甚。嘗以玉環贈之。結繫殷勤。或一日見檻前白蓮花。開放殊異。俯而玩之。見花房中有物。細視乃所贈玉環也。因折之。其妖遂絕。

豔於林隱妻梅花

和州之含山別墅。四望寥廓。草木蕃盛。春花秋鳥。自度歲華。人亦罕到之者。洪熙間。有士人戴君恩者。適他所。路迷。偶過其地。疊疊朱門。重重綺閣。煙雲繚緲。望之若畫圖然。君恩爲驚訝。謂不當有此華屋也。本立久之。忽見門內出二美人。一衣黃。一衣素。笑迎於君恩前。曰。郎君人才也。請垂一顧可乎。君恩閱其人。從之。於是美人

前導。君恩後隨。歷重門。登崇階。乃至中堂。叙禮延坐。羅以佳果。飲以醇醪。情意頗濃。而君恩時半酣。乃散步於中堂四壁。見壁間挂黃白菊二幅。花蕊清麗。筆端秋色盈盈。君恩大悅。卽顧謂美人曰。壁間畫菊甚工。不可不贈以句。當各咏短律何如。於是黃衣美人先咏黃菊曰。芳叢燁燁殿秋光。嬌倚西風學道妝。一自義熙人采後。冷煙疎雨幾重陽。君恩吟曰。平生霜露最能禁。彭澤陶潛自賞音。蝴蝶不知秋已暮。尙穿籬落戀殘金。白衣美人咏白菊曰。嫩寒籬落數株開。露粉吹香入酒盃。却笑陶家狂老子。良花錯認白衣來。君恩吟曰。冷香庭院曉霜濃。粉蝶飛來不見踪。寂寞有誰知晚節。秋風江上玉芙蓉。三人吟畢。撫掌大笑。彼此俱忘情矣。是夕二美人共薦枕席。翌日君恩辭歸。美人泣曰。衾枕未溫。安忍棄去。君思曰。固不忍舍。其如家人之屬目懸切何。去而復來。庶幾可也。於是黃衣美人出金掩髻。白衣美人出銀鳳釵。兩股以贈別。僉曰。願郎視物思人。黃衣美人泣吟曰。山自青青水自流。臨期話別不勝愁。合陽門外千條柳。難繫檀郎欲去舟。白衣美人亦泣吟曰。爲道郎君赴遠行。惻惻不盡別離情。眼前落葉紅如許。總是愁人淚染成。君恩歎歎。不及成韻。慰答。三人各含淚而別。君恩歸第時。切眷戀。念念不忘。迨明年復有故他往。道經別墅。見美人訪之。則不知所在。君恩驚以爲神。急取掩髻鳳釵視之。皆菊之黃白瓣也。

● 悔。倩。蕉。娘。侑。酒。觴。

潘昌簡。紹熙三年。知鄂州蒲城縣。携婺源陳致明爲館客。邑小無民事。潘每出書院。與陳欸飲。庭間芭蕉甚盛。當捧盃屬客曰。只令蕉小娘子佐尊。如是一歲。陳遂有所感。一女子綠衣媚容。入與之狎。寢則同衾。歷百日。憔悴龍鍾。了無人色。潘初不悟其然。以爲抱痛。招醫療拯。略不能成效。迨疾棘。問其所致。乃云。蕉小娘子也。潘卽令妾除。已無及矣。

中華民國十四年五月出版

古今嫺緣譜(全一册)

定價大洋六角

外埠酌加寄費

版權所有

編輯者 蕭山王藝

校訂者 琴石山人

印刷者 上海開會文堂書局

發行者 上海會文堂書局

分發行所 會文堂書局

漢口黃陂街  
廣東雙門底  
北京楊梅竹斜街  
奉天鼓樓北  
濟南西門大街  
長沙南陽街

總發行所上海會文堂書局

河南路  
拋球場



